

〇〇〇〇  
意可香

（十集）

取却環著

意可香

談愛情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4 5492B

121

社會言  
情小說

# 意可香

耿郁溪著

## 第一章 多情却似總無情

夏天正午，毒熱的太陽，照在磚邁地的庭院裏，透著那壓熱火熾。兩棵棗樹的陰影兒，連條狗都遮不住；牠是又細又高。在那高處，鳴着銀鐸，像磨到極度的聲音，令人聽得無聊而且不耐煩；困，而又睡不着，這個院落，是大通公寓的前院，除了櫃房下房之外，還有七八號住客的屋子。這些屋子裏的客人，有錢的陪着情人到游泳池，北海去了；沒錢的在屋裏拿了本小說，光着脊梁躺在床上等睏。只有三號的客人，沒有閒着，在屋裏舉行演禮。演的不是結婚禮也不是訂婚禮，而是「求婚禮」，求婚似乎比結婚還要嚴肅而重大，結婚就是成功，而求婚的結果，未必沒有失敗。所以終身大事，就在此一禮了。演禮的先生姓范，單名一個綽字。廿多歲，團團的臉，帶得身體無一處不給人一個團團的印感。爲了演禮，還請了一個讀禮員兼導演。因爲這「求婚禮」就是他創造的。創造這求婚禮的姓楊，叫勝仁，長得非常瘦，瘦得夏天裏都看不見冒油。楊勝仁對於求婚頗有經驗，他以前已經舉行過七八次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結過一次婚。他的經驗全是從失敗裏得來的。楊勝仁說：「失敗是成功的母親，努力是成功的父親，有了失敗，再配上努力，才能有成功呢。」到底是洋聖人，說出話來都有點哲學味兒，楊勝仁進到三號房子，那范統正在照着鏡子表情，一言一語，臉上都表現出來。那

語言都是楊勝仁以七八次之經驗研究出來的。沒有一句不自以為誠懇動人，沒有一句不帶詩味。他把枕頭靠着牆壁立在床上，他向着枕頭，跪在床下，一腿跪着，這是藝術。兩隻手舉起來，似捧着什麼東西，表示要求賜予和接受賞給的樣子。他說：「親愛的，我實在不能忍住我的愛弦的震動了，我要奏出一句最後的歌調給你聽，這是偉大的歌調。親愛的，你能允許我嗎？一個偉大的詩人，必須一個美麗的人來安慰他。我現在，需要你嫁給我！只有我能娶你，只有你能嫁我。親愛的，世界上再也沒有像我們倆結合這樣的幸福了。」他一邊說着，一邊摘下戒指，枕頭旁立着一把笞帚，把戒指戴在笞帚上，於是這個演禮便算告成。今天是演禮，明天是正式的求婚祭，或是求婚式。他覺得他的表情的細微，言語的幽揚，再無遺憾了。這時楊勝仁走進來：「哈囉，毫肚油肚！」范統立起來道：「成功了！老楊，我真感謝你，若是沒有你這一套，我這一輩子也不用打算求婚了。我所以老沒有舉行的原因，就是沒有詞兒，不知怎麼說好。你編的太好了，我想明天一定不會碰釘子。」楊勝仁把西服上身扔在床上，把襯衫的袖子，捲到肩膀兒地方，三個牛痘花，彷彿刻在骨頭上似的。他道：「告訴你，我將來一定要作一本求婚經，你看吧，一定比處世奇術還要賣的衝。」范統道：「當然，我一定買十本兒，終身使用。」楊勝仁道：「沒有終身使用的，一個人只使用幾次還不夠瞧的嗎？我說，練習怎麼樣了？」范統道：「我想是成功了，明天不會碰釘子的。」楊勝仁道：「小汪性情我都替你捉摸透了。我這套兒，可以說完全是衝着她編的，你說去吧，一說就成。」

范統道：「是真漂亮，我一見了她，簡直就說不出話來，你說她人，怎麼會這樣

「要不是把你這套詞兒背熟了，明天我一樣抓瞎。今這樣熟，明天還許打磕絆呢。」范統對於功課也沒有下過這樣苦工夫。楊勝仁表示有經驗道：「最好是態度拿穩了，別駭怕，你就這樣想：失敗就失敗了，倒許能成功，心裏越怕越說不上來。現在先從頭兒演習演習，我看看怎麼樣。」說着，又把枕頭稍微歪一點道：「小汪坐着永遠斜着身體好看，你得從側面跪下。」范統先把戒指戴好，剛要往下跪，楊勝仁攔住道：「不成不成，你必須一邊說着一邊跪，才顯得自然。」於是他先向枕頭作個樣子，一邊說着一邊跪下道：「你看見沒有？這樣才成。」范統福至心靈，學得跟楊勝仁一個樣，楊勝仁還在旁邊挑毛病，彷彿攝影匠似的擺佈着頭一次照像的人。范統這個地方一點不飯桶，學得有勁着哪。他就好像今天學了明天一交卷兒就成了，他並沒有料到那位汪小姐對他究竟是什麼態度，明天的求婚禮，汪小姐還不知道，那時范統突如其來的演這一套，汪小姐要起什麼印感，不但范統沒把握知道，就是楊勝仁也有幾分疑慮，究竟他碰過釘子多了，不敢保操左分，不過他極力鼓動着范統去試，試成了，他再去破壞，說那套詞是他編的；試不成，他可以知道還得努力改良。到底明天成不成，現在還是個謎。要想知道這個謎揭開了是個什麼，還須先知道范統和汪小姐的關係，汪小姐名字叫時瀾，是個十九歲的活潑女郎，在活潑裏還有大方，有穩重。不但美麗，而且真「夠味兒」。「夠味兒」這三個字，解釋很難，連派頭兒，神氣，姿態，言語，都算在一塊兒，再加上一句俗話：「還有那麼一股勁兒。」令人一見，又驚又愛。她是去年暑假裏，和范統一齊考入北京的一個最高學府，難得的是范統不知怎麼就會考上了。范統

對於功課，就如同他對於世道人情一樣，不求甚解，只要及格，就算念了書了。對於世故，也還不大清楚，雖然他自己滿以為清楚，但是他有時又知道不如別人如楊勝仁等——知道的多。汪晴瀾不但在女生裏，就連男生算在一起，她的功課，也出類拔粹的。只有一個男同學名子叫黎士方的。是她略好些而世故或者不及她，年歲也相同，長得也很漂亮，不過還有點稚氣，天真未泯的樣子。汪晴瀾對於同學的態度，無論男女智慧，都是一個樣子，不分厚薄，但在每一個人看來，都覺得自己所接受的好像比別人都優，范統就是因為這樣而才向汪晴瀾進攻。在一開學的時候，大家聚在一堂，誰也不理誰，慢慢的從許多生面孔裏，找那合乎自己眼光的來親近，自己的眼光不同，趣味也不一樣，不知不覺的一班裏就分出許多部落來，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兒，有那姑姑不疼，舅舅不愛的人，便保守中立，或個自為戰。范統便歸於這一派裏。別人對於汪晴瀾，都互相幫忙，商議進攻之策，惟有范統先生，匹馬單槍，總想單獨媾和。大家都知道他這飯桶意見弄得好壞不管，只是大家先消遣解悶兒。在學校裏光念書多沒意思？每個禮拜出個笑料，大家消遣消遣，生活也倒不寂寞。范統對於大家的意思和汪晴瀾對他的意思，他一樣看成是真的，因為誰也告訴他，所以他總在悶桶裏。連楊勝仁雖然說別人也看作是玩物，而他對於范統也是帶些嘲弄的意味的，范統有這樣好處，碰個釘子不算什麼，所以他並不覺得大家對他有什麼壞意來。這個同學對他說：「老范——真不好意思叫他的名子——，小汪對你不壞，大概知道這一班裏就屬你心眼兒不錯，進攻呀！你算是一班的驕子了？」那個同學又對他說：「密司特范，方才小汪直看你似乎對你有意了。」努力

呀。祝你勝利！」范統對於人家說他的壞話，他有時很不相信，可是人家若是說他的好話，他便以為那是千真萬確的善意，而對人加以好感。於是他便說：「老張，請你吃杯冰激凌。」老張剛說完，老李又來說，汪晴瀾再也沒想到別人也借她的名子白吃冰激凌。像楊勝仁這樣賣力氣，已經不算是吃杯冰激凌所能報酬的呀。范統一人學校，也看出汪晴瀾的可愛，不過他自己也知道汪晴瀾不會愛他，所以他最初也沒什麼野心。後來被同學的你一句我一句，把假的空氣，居然造成了固體，他竟確切不疑的相信汪晴瀾對他實在有意了，他試着偷看了汪晴瀾幾回，果然汪晴瀾也在看他，他的心跳起來，臉也跟着熱了。本來他是從小在縣城裏讀書，那裏跟這樣摩登大姑娘小媳婦的一塊兒呆過？到了這裏，見了她們，還有點拘束的慌。在平日看報和讀小說的經驗，知道到了大學就男女社交公開，自由戀愛，自己未嘗不心嚮往之；現在一入大學，果然是這個樣子，遂感到驚奇而快意，為表示自己足時代的驕子，心裏常躍欲試，但因鄉氣未脫，膽子未放，還有點拿不出套子來。他並不傻，人家說他傻，他還不樂意。人家若說他機靈他能請人一頓飯他自己也常琢磨着：「汪晴瀾爲什麼愛我呢？如果說愛我漂亮，那是假話，我不會信；如果愛我功課好，這話也騙不了我。他們都說愛我老實誠懇，我想這話太對了，絕不是騙我的。女人原來是愛老實誠懇的男子，何況我雖不太富，總算有錢。更何況我雖不大漂亮，但也是不大難看呀。太漂亮的男人，心最不可靠，女人不是不知道的，誰不願意嫁一個忠實的丈夫，有錢而多情呢？這樣一說，汪晴瀾之愛我，是沒有疑問了。」他把自己的優點全想出來之後，於是自己在和汪晴瀾的戀愛，在汪晴瀾並不知道之下，



他已確定爲事實了。他想汪晴瀾竟看作是自己的情人，別人若是向汪晴瀾多看了一眼，他都非常生氣，以爲侮辱了他一個樣。有一天，這堂先生請假，大家都跑出教室，或是到操場去玩，或是到圖書館去看書，或是在庭院裏散步，或是到宿舍裏閒談，范統一個人在教室裏寫筆記，別看范統功課不濟，但筆記却記得很詳細，他拿筆記當作一種門面了。功課記在心裏，有誰能看見呢？若是把筆記記好了，拿給誰看，也得說咱們用功，寄回家裏，爸爸一定歡喜，知道兒子在學校裏，還寫這麼些樣的字，怎不高興寄錢——他正在畫筆記——他的筆記只可謂之畫，照貓畫虎的畫。畫完了連他都不知道這筆是代數的方乘式還是物理化學的方乘式。他正在寫着，忽然一個輕快的脚步聲走進來，他聽得熟了，這脚步聲是汪晴瀾的。屋裏並沒有別人，他心裏跳起來，簡直不敢抬頭望她，就聽見她好像在找東西，又好像故意逗留教室裏不去，——這是范統這樣想着。果然，汪晴瀾走過來，他更心跳的緊了。就聽汪晴瀾說：「范，不，密司特范，借我鋼筆用一用可以吧？」說時笑了。這是頭一次和范統直接談話，范統真不知怎麼好了，忙把自來水鋼筆雙手遞了過去。汪晴瀾接過去，伏在另一個桌上，在一本書裏好像寫了幾行字，然後把鋼筆又遞給范統道：「謝謝！怎不到院子裏散散步？」范統這時魂不守舍的樣子道：「沒，沒有。」汪晴瀾一笑跑了出去。她是那樣活潑嫵娜，范統眼睛都直了。這時又走進一個男同學的來，范統才魂歸了殼。那同學的向范統道：「喝，你們兩個人倒真清靜，在教室裏談起知心話來了。」那同學有意戲弄他，他笑了道：「沒有談幾句。」同學道：「沒有好？我全都聽見了，說實話，你們 KISS 沒有？」范統笑得嘴閉不上了。

他道：「別瞎說了！」拿鄭重的話當笑話說，彷彿又承認又不承認的神氣。那同學的道：「最後那一個吻我可見了，以前的我可不知道，真的，你們接了幾個吻？你要是不說，我給你們宣佈去。」范統笑道：「我說下課咱一塊兒吃飯去，我的請。」人家一說好話，雖然明知是瞪眼撒謊，也得有所酬謝人家，這話使自已多麼痛快呀！第二堂上了課，大家在聽先生的講，范統却一個人想着碴兒樂，嘴唇含着自來水筆，想到汪晴瀾方才和自已借筆說話，多麼動人心呢。這筆也是經過美人手澤的，吻在嘴邊上去。他心裏道：「方才屋裏沒有人，她完全是想藉着借鋼筆的機會跟我說話，我應當跟她多聊一會兒就對啦。她還不是說叫我到院裏散步嗎？那就是有意約我陪着她，媽的我那時會沒想到。下堂找她說話，試一試。他一邊想着一邊樂，先生有時看見他都要嚇一跳。下堂後，想找汪晴瀾說話，可是又不好意思的，又怕別人瞧着不大方。有幾個倒是湊到汪晴瀾的身旁，可是又不知說什麼好，想了半天沒詞兒，幌搖幌搖身體剛要張嘴，汪晴瀾又跑到別處去啦。後來，勉強強強，警警扭扭的找着幾個機會，和汪晴瀾談上兩句半話，談話的工夫，還沒有他轉腰子的工夫長。結結巴巴，吞吞吐吐，腳踢不出一個響屁來。汪晴瀾也沒大理會。這一年的工夫，就這麼平平常常的過去了，但范統並不以為平常，他自己若是給他作生活史，這一年要算最不平凡的一頁了。汪晴瀾的名聲，是越來越大，幾乎成了校裏的皇后，校外的明星。在范統以為能和汪晴瀾同學而同班，已經能增光耀祖，何況他們還談過話，還心心「單」印呢？在這一年裏，不但范統這樣平平淡淡過了，就是別的同学，也是馬馬虎虎的過來，第一原因是同學一年就談戀愛，未免過急。第

二是汪晴瀾太神秘了，對於任何人——除了對黎士方有些不同——全都一樣，不即不離的，叫任何人連黎士方都算上，對她都是又愛又不敢愛。也有幾個愛而碰釘子的，有的寫信而被退回來，有的請看電影而被拒絕。碰釘子最多的是楊勝仁，即求婚一次，就碰了兩三回了，但他並不灰心，他總覺得有希望，汪晴瀾對他特殊，所以給他釘子碰者，乃是在試探他能忍不能忍，他和范統一樣作着這個美妙的夢。不過他和范統不同者，就是他比范統勇氣，他有創造力，他有時又不太認真，他能夠在台下演戲，又能在台上落淚，他是把真事當戲作，把戲又當真事演，說他沒心，又有心，說他有心又沒心。看着他比范統機靈，而其實也不免糊塗。他們比作勞瑞哈代所串演的一對糊塗蟲，那是最恰當不過了。到了暑假，各自回家，楊勝仁一面對汪晴瀾仍舊進攻，一面對范統說：「胖子你的機會來了？」范胖子道：「怎麼見得？瘦子。」一還一報，你叫我胖子，我叫你瘦子，楊勝仁道：「何以見得，有詩爲證。」范胖子道：「你先別作詩。到底怎麼一回事？」楊勝仁道：「我告訴你，暑假裏全都回家了，這是給你一個獨自進攻的機會，這個機會可不能放鬆呀！」范統道：「怎麼進攻呢？」楊勝仁道：「先給她寫信。」范統道：「寫信往那兒寄呀？」楊勝仁道：「寄到她的家裏。」范統道：「她家住在什麼地方呀？」楊勝仁道：「我知道。」楊勝仁已經寫過兩次信了。范統道：「到底是你成。我怎麼就沒跟她打聽。」楊勝仁道：「跟她打聽遠成，學校有的是冊子，一查就得。」范統笑道：「你倒有這個心，可是怎麼寫信呢？」楊勝仁道：「先寫一封套信，這封信可別寫求婚的事，那太快了。這封信若是得了回信，你再寫第二封信，約她出來，自要她出來。」

你就可以當面求婚。」范統驚奇道：「真的嗎？」楊勝仁道：「屢試不爽。」范統道：「你替我寫這封信成不成？我沒有譜兒，尺牘大全裏沒有這類的，我找了很多次，也沒有男學生給女學生的信。學生文庫裏倒有幾封信，但又是男學生給男學生的，女學生給女學生的。」楊勝仁道：「好吧，我給你作一篇，明天給你帶來。」其實他那裏能作？也不過是抄。回家拿了一本「情書選」，打開選了半天，也沒有合適的，那情書盡是外國人的，裏面除了外國人名就是外國地名，不適用；拿了一本章衣萍的「情書一束」一看，倒是中國人作的，可惜不是情書，而是小說。他急得沒辦法，忽然看見報上文藝版裏，登着一個「拾來的信」一篇文章，那正是一篇情書，不知道是誰給誰的現代有為青年，想給心裏想的人通信而又沒有勇氣，便把信前面寫了一個題目，什麼「拾來的信」，「寄不出的情書」，當作稿子投到報上去，拿報紙作媒介，一方面得稿費，一方面叫送報的把情書送到意中人的眼前，倘對方看了而有回響，那是最好了，如果遭了對方白眼，那就只當作寫了一篇稿，好像於自己人格無傷。不過這種情書，十篇有九篇都是肉麻而不通的。楊勝仁見了這篇求愛的信，十分喜歡，抄總比自己作省力的多，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把那篇整個兒抄上了，馬馬虎虎的也沒有看清楚，反正知道是情書，第二天交給范統，叫范統看一看，范統說：「沒有錯兒，你的文章我知道，比我強的多。」他看也沒看，把信就發了，並且還請了楊勝仁一頓晚餐。楊勝仁叫他應當再謄寫一遍，范統也沒有再謄，他不知道楊勝仁已經給汪晴瀾寫過多少次信，他的筆跡汪晴瀾已經認識了。信到了汪晴瀾的手裏，汪晴瀾正在無聊，接到了信，不勝喜歡，至少可以消磨一會兒光

陰。但是她一看信皮上寫着「大通公寓范統寄。」不由怔了，范統怎麼也想起寫信來？她打開看裏面，只見頭一句便寫的是：「親愛的晴瀾。」她道：「怎麼突然的這麼不客氣起來？真可氣！」她又往下一看才知道是楊勝仁的筆跡，她點了點頭，知道：「一定是楊勝仁恨我了，故意假冒范統的名字寫信，叫我好憎恨范統，范統那糊塗蛋，一定要對我起反感，我才不上他的當。」她又往下看，只見下面寫着：「自從學校分離後，又不少日子沒見了，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你呀。你在家裏都忙些什麼？昨天姑母到家來，淑秀說晴妹近來很健康的。」汪晴瀾：「范統住在公寓，怎麼又跑出家來？淑秀又是誰呀？這更可以是楊勝仁胡造謠言了。」底下她也不再看了，楊勝仁抄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這裏。汪晴瀾想道：「楊勝仁真可氣，故意給同學互相離間挑撥，他沒准兒用我的名子給范統寫信罵他呢。我倒給范統寫封信的好，我說接到他的信了，他一定很奇怪，問我誰冒了他的名子寫信。我然後把原信寄了回去，他非得和楊勝仁發脾氣不可，對，我也該叫楊勝仁吃點苦子吧。反正我也裝不知道是他寫的，范統還看不出來嗎？」想罷，便寫了一封回信，說信接到了，並且又問信上提的淑秀是誰？信發了，第二天便由大通公寓的夥計送到三號范先生屋裏。范統接到一看，差點兒抱着夥計接個吻，他一邊樂一邊打開信來看，寥寥幾行，很客氣的，這真是難得呀，不過她問淑秀是誰，自己也不知道淑秀是誰呀。信裏怎麼又跑出來個淑秀來，回頭問問楊勝仁再說，這兩天楊勝仁天天來，打聽消息。今天來了，聽見范統在屋裏樂，他也樂了，曉得必來了回信，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怎麼會真來回信，難道她真看上了范統了嗎？他過來先敲門道：「哈囉。」這是

外國人的規矩，楊勝仁永遠行外國規矩的。范統笑道：「瘦子快來！范統萬歲！」他一邊歡呼一邊把楊勝仁囑進來，楊勝仁先看了他手裏拿着的信，便道：「我看看。怎麼樣？咱們不是吹吧？」范統把信遞給他道：「我真得感謝你呢。」可是她問淑秀是誰，那裏有這麼一個淑秀呢？你怎麼跟她提起來。」楊勝仁道：「是嗎？呀！」他摸了摸腦袋，把她的信看了，他自料到一定是抄的那封信裏，有淑秀這麼一個名子，自己沒留心，也給抄在裏面，遂道：「淑秀是一個古人，當然你也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了，我寫信向來用典。淑秀是古時一個最鍾情的一個女子，是希臘人，我拿汪晴瀾比作淑秀，說她最多情，所以她喜歡了。」范統道：「淑秀很像中國人的名子。」楊勝仁道：「是呀，這是譯音譯的，原名是淑特秀克。」范統道：「你的外國書倒是讀得不少！」楊勝仁得意了，他道：「莎士比亞還拿她作了一個劇本，嘉波演了一個電影，可惜沒到中國來。」范統叫他虎得一怔一怔的，他道：「那麼怎麼回答她？還得你出主意，一事不煩二主，將來我們成功，一定請你喝喜酒。」楊勝仁這時真羨慕他，反而有點嫉妬了，他想：「我給她寫了這麼多信，她連理我也不理，替范統抄了一篇，她倒寫了回信，真是范統倒有這造化。」想罷便說道：「我再給你寫第二封信，這第二封信只要簡簡單單，把她約出來，然後你就當面求婚，准成，沒有跑兒。」范統道：「那麼給她寫吧，這裏有紙筆。」說着，把紙筆拿了出來，楊勝仁道：「約她上那兒呢？」范統道：「電影院。」楊勝仁道：「電影院裏怎麼求婚呢，公園人太多，咖啡館裏沒有下跪的地方，飯館裏求婚不大莊重，求婚是一件莊重的事呀，況且你的話還沒說完，夥計進來啦，多彆扭。」范統道：

「最好的到公寓來，你看怎麼樣？」楊勝仁真有點醋意，他道：「公寓是多，也不大方便。」范統道：「人多還能上我們屋裏跑嗎？是不是？那天你也來，最好晚一點來，等我舉行了求婚禮之後，你再來，然後你就同我們一塊兒吃飯去，我們聘你爲介紹人，怎麼樣？」楊勝仁想了想道：「也好，就這樣辦。馬上寫信。」說着把信寫了，約汪晴瀾到公寓一敘。信發了之後，范統說：「還不懂得怎樣求婚。」楊勝仁道：「我教給你，這是我自己造的求婚禮。」這樣，范統和楊勝仁學的求婚禮，每天行演習。在約定的頭一天，他演習成功，可是楊勝仁還給他摘出許多毛病來，並且告訴他：「沉住了氣，臨陣別害怕，見了她一暈場，那就糟了。」他們把這件事看得和考試一樣。自己固然溫習得很熟，可是人家究竟出得什麼題目，一點也不知道。楊勝仁又說：「這屋裏得變更一下，最低的限制，必須合乎藝術，叫她一進屋來，就起美感才成。范統問他怎麼重新佈置一下，楊勝仁說：「得整個兒搬出去重新佈置；屋壁的塵土，都得掃一下。」范統一聽，立刻叫夥計，夥計正在睡午覺，困眼朦朧的，彷彿聽見叫誰，可是得不答應就不答聲。范統見半天沒人言語，又大喊一聲道：「夥計，誰來給誰五毛。」夥計在夢中聽見了五毛，立刻全驚醒了，精神奮發的跑了出來，說道：「那兒叫？那兒叫？」范統道：「你們就聽見錢了。」夥計笑道：「好，范先生叫誰敢不應。」范統數了數人，全體動員了，連裏院的夥計都跑出來。范統道：「用不了這麼些個，兩個人就成了。老張跟李斗吧。」老張跟李斗立刻捲起袖子道：「范先生您幹麼？」范統道：「把屋裏的東西，通通搬到院子來。」夥計一聽，這簡直有點折騰，可是有五毛錢的外給，只得搬，連

范統帶楊勝仁一齊動手，一會便搬盡了。院子裏成了小市，夥計一邊搭着一邊說：「這雙鞋范先生不穿了，給我吧。」李斗說：「這雙襪子都破到上邊來了，范先生我給您扔了吧。」說着，揣在懷裏，老張道：「范先生這把扇子不要了……」范統道：「誰說不要了？你們跑這兒，檢洋落兒來了？」夥計笑着，拿起蠅必立死的噴霧器，照着狗身上一打，說道：「狗蠅大概也怕這水兒。」范統道：「你給我擱下吧！」楊勝仁站在屋裏端相了一看便指定那個地方擱床。那個地方擺桌子，那個地方掛畫兒。把屋裏的土擲了。立刻烟塵瀰漫，嗆得楊勝仁直咳嗽。李斗道：「床擱在犄角兒，順着牆，多麼寬敞呀！這麼斜着擱着，不大是樣兒。」楊勝仁道：「你懂什麼，這叫作藝術。這必須合乎光線角度。李斗不懂什麼叫光線什麼叫角度。桌子都擺好了，還有點不平，楊勝仁道：「胖子你把桌子抬一抬，我把桌腿兒再墊一墊就成了。」范統把桌子稍微抬起一些，楊勝仁在底下墊木板兒，等到范統把桌子往下一落，就聽楊勝仁嚷道：「哎唷，留神我手指啊！」范統低頭一看，好勁，還壓着手指頭呢。他把桌子再抬起來，楊勝仁把手撤出來。他的手又是那麼瘦，壓得骨頭節兒都是疼的。范統笑道：「我說怎麼還活動不平呢，原來還有個手指頭墊着，我還往下按了按呢。」楊勝仁道：「好，你可真損透了。」范統道：「先來兩瓶汽水兒。」楊勝仁道：「乾脆，來個西瓜吧，汽水兒喝得肚子都不合適了。」范統遂給了夥計錢，李斗說：「范先生幹麼想起收拾屋子？」楊勝仁道：「明天范先生有貴客來臨。」李斗道：「明天您要是買什麼，你叫我李斗，我買比別人便宜。」說着出去了，一會兒抱進一個西瓜來，說是一塊五買的，別人得兩塊，至損了



也得一塊八。范統根本不叫這真的，人逢喜事，幹什麼都可以原諒。楊勝仁一邊吃着西瓜，一邊告訴范統，說明天汪晴瀾來了，怎麼讓坐。讓她在那裏坐着，如此自己跪着才合適。教了他許多許多。范統一一記在心裏。當晚一同吃了飯，臨別范統囑咐他明天最好晚一些去，因為他須得機會才能求婚，最好在四點以後。楊勝仁道：「新時間舊時間？」范統道：「咱們還是舊時間。」楊勝仁走了。第二天范統起來，把屋裏整理好了，又點了幾根香水香。自己把鬍子刮了刮，換了一身新衣服，不管熱不熱，老在身上穿着，準知道汪晴瀾什麼時候來呢？雖然定在下午二時，萬一她一高興，早晨來呢？一切都整理好了，靜等光臨，一看，鐘才上午九點，早得很，趁這時候先上趟廁所，由廁所回來，又叫夥計李斗買了些糖果香蕉之類。還沒有來。看了看報，報也看不下去。一聽院子裏有女人說話，連忙便往外跑，一看，進裏院去了。好幾次都不對。本來還沒到時候嗎？他自己安慰自己。想了想求婚的詞兒，有一處打了磕絆，又趕緊拿出小抄兒來讀了讀，想了想姿式。十點多鐘了，別的屋裏放開了無線電，張傻子緒得貴的相聲，招得夥計都站在院裏聽，吵得范統無耐心煩。穿着衣服有點熱，拿起一塊糖來，看一看又擱下了，磕了一個瓜子，把皮吐在地下，又拾了起來，沒地方放，扔在抽屜裏了。痰筒是剛剛的，連吐沫都捨不得往裏唾。十一點鐘，公寓還不開飯。好容易李斗把飯端來，他急把飯吃了。吃完，便把碟子碗端在院裏，然後又開了門放放味氣，順便溜進幾個蒼蠅來，忙打了些蠅必立死，才重新把門關好。等一會兒，汪晴瀾還沒有來，他出汗了，剛吃過飯，又搭着正午，那有不出汗的呢？把上身脫了。看了看，十二點一刻。有點着急，又有點困。

又提心吊膽。自己又把小抄掏出來讀。試着背誦了幾遍。想到今天就可以求婚了，不禁又有點興奮。鐘打了一點，離着約定時間還有一個鐘頭，心情有點緊張，這時楊勝仁給他打電話，問小汪來沒來，他告訴他沒有呢。楊勝仁又勸他沉住了氣，別着慌。他的手都出汗了。回到屋裏，擦了擦，李斗笑着走進來道：「范先生，有客人來找，跟我一同進來了。」范統一聽，說不出來的驚喜若狂，他手足失措的樣子道：「那裏？你拿幾瓶汽水去。」李斗往旁邊一閃，走進一個鄉下人來。范統一看，幾一暈了過去。李斗並不知道，他昨天聽楊勝仁說今天有貴客光臨，以為一定是范先生最喜歡的人，要不然不致於收拾屋子，所以今天一有人找，他連回稟也沒有，直接就同進來了，他還以為這是一俏呢。其實范統大不樂意了。來的這位是家鄉裏的一個老前輩，和自己的父親很好，因為城裏有買賣，時常到北京來，范統的父親給他錢，也叫這個鄉親給帶來，或是向他買賣裏撥。他還負着調查和督察范統的責任，因為有這幾種原因，還真不好意思得罪他。來了就得好好應酬，不然他給父親奏一本，馬上就不給帶錢。今天是剛下的火車，因為給他帶着錢，所以直接先到他這兒來。范統沒有什麼說的，只好強陪笑臉，老伯長老伯短。范老伯還是真拍老腔，彷彿他的父親也得由他管。進到屋來，先把烟袋抽出來，坐在床上，一邊抽着一邊說道：「你爸爸叫我看看你在城裏念得書念得怎麼樣了，聽說大學裏男女合校，你爸爸可有點不放心，叫我調查調查你。」范統道：「是老伯，我一向就知道念書，什麼也不懂，男女合校不合校，咱們滿不理。」范老伯道：「這話對，而今的女學生，簡直不是那麼一回事了。」范統恨不能他馬上就走才好，范老伯把錢掏出來，也有五

塊一張的也有一塊一張的，很多，都是范統的爸爸血汗掙來的錢。范老伯道：「點點，五十塊錢。」范統拿起來放在抽屜裏道：「老伯真會說笑話，那還有錯嗎？哈哈！」李斗拿進四五瓶子汽水來，說道：「打開吧？」他很想張羅張羅。范統道：「老伯不喜歡喝汽水。要不然您喝杯再走，怪熱的。」他是有點逐客的意思。范老伯道：「我還沒吃飯，喝那門子汽水？你給我叫趟飯去。」李斗道：「是，本胡同的小飯舖，挺乾淨，您吃什麼，我給您叫去，噫，范先生昨天爲您現收拾屋子。」他還想買好兒，他知道這是范統的貴客。范老伯道：「你知道我要來？好孩子，倒是出來強的多。」范統笑了，可是跟着又皺眉，爲了五十塊錢，怎麼不留人吃飯？李斗道：「來個木樨肉，一碗熬東瓜，嘿，東瓜可好，您喝酒不喝，我給您打去。」范老伯道：「來他四兩吧，今兒我又高興了。隨使你顛對兩個菜就得了。李斗答應着出去了。范統恨不能踢他一脚。范老伯把旱烟抽得滿屋裏烟氣，抽完了把旱煙袋的灰都磕在地下。然後吹了吹，一口黏痰，啐在洗臉盆架子上。由架子上往下滴達。范統看着，心裏這厭煩就不用提了。范老伯還是扯上沒完，范統支吾答應，心裏想着汪晴瀾快來了，真是着彀得厲害。一會兒飯來了，范老伯先喝酒，一口一口的喝，一邊喝着，一邊說着，酒一入肚，話是特別的多。他說：「這五十塊錢怎麼也夠花些日子的呀，這年頭兒真得儉省着花。」范統道：「這五十塊錢，不夠買五本外國書的。外國原版書，一本十幾塊。」范老伯道：「十幾塊一本書？我恆買洋麵，我們鄉裏，一本三字經，才三大枚，現在貴啦，也才五分錢。洋書一賣就十幾塊？咱們鄉下一年的學費也用不了啊！」范統道：「那不能這樣說啊，這不是大學嗎？」

范老伯道：「大學也用不了這些錢，跟中庸一樣，就是論語貴一點兒，分上論下論兩本。」范統也不再抬槓，他是恨不能馬上請他吃完，馬上就走才好。極力對付，他道：「您還沒到舖子去嗎？」范老伯道：「沒有，一直就到這兒來了。」范統道：「回頭您就到舖子去嗎？」范老伯道：「不，吃完饭，咱們爺兒倆洗個澡去，鄉間沒澡堂子，就是這樣不好，我身體也不成啦，以前的時候，這熱天，早到河裏去啦。」范老伯一盞一盞的喝，范統一看鐘，一點多啦，汪晴瀾快來啦，若是這時候進來，多彆扭呀，她要看見范老伯，要不惡心才怪呢。這還不提，耽誤了求婚大事，這是多麼重大的犧牲呀。他這時好像熱鍋裏的螞蟻，不知怎麼好了，他想：「甯肯同范老伯一塊兒洗澡，向汪晴瀾失了約，也不能叫汪晴瀾看見了范老伯。她一看見有這樣的親友本家，她非傷心不可。」范老伯好容易把酒喝完。又慢慢吃飯，吃飯總比喝酒工夫短些，可是鐘已經敲了兩下，和汪晴瀾約會時間到了，他想到汪晴瀾不會準時到，多少要耽擱一些，爲是表示小姐的身份，可是范老伯吃完了再不走，那可真着急了。他算計再有五分鐘，范老伯可以吃完飯，再休息五分，走後再收拾屋子五分，假如汪晴瀾一刻鐘後來，還不礙事。可是范老伯吃完了飯，並沒有即刻就走的意思，拿起筭籌，折下一根細苗兒——就是范統它戴戒指的那根——向牙縫裏亂戳，剔出許多牙花子來，都吐在地下了。范統看着這惡心，要不是看着他是老前輩，非給他一個耳瓜子不可。范統把李斗叫來，傢伙拿出去，然後叫他掃地，爲是給范老伯看，范老伯才不理會那個，仍是一邊睜着一邊說：「咱們洗澡去吧。」說着，又把烟袋拿出來，范統道：「我還有事，回頭得到一個同學家裏，現在人家正在等着我呢。」

他以為范老伯一定要走了，但是范老伯抽足了烟，打了兩個哈欠，困了起來，他道：「坐火車真累人。」說着，便歪在范統的床上，就想睡覺。吃飽了食困，再一喝點酒，大熱的天，更想睡了。范統越發着慌，他心裏道：「我甯叫汪晴瀾白跑一趟，我也不能叫他在這兒睡覺。遂道：「要不然老伯咱們還是洗澡去吧！」范老伯道：「我又困上來了。」范統道：「澡堂子睡更好。脫光了睡多舒服！」范老伯道：「好，聽你的。」范統又叫李斗僱車，「一看鐘是兩點一刻。他想汪晴瀾一定快來了。至遲也就兩點半來。不能叫范老伯看見我有女朋友，也不能叫汪晴瀾看見有這本家。遂連忙扶范老伯走出來，把門鎖上，坐了車到澡堂子，他想等范老伯睡着了，自己再偷着跑回來，大概還許趕得上，臨走的時候，把鑰匙交給李斗，說有人來找他，開開門讓在屋裏坐，等一會兒，馬上就回來。到了澡堂子。胡亂洗了洗，見范老伯睡着了，便慌忙穿了衣服，本來洗得就出汗，又一穿衣服，又一着慌，汗越發出得多，衣服全都濕了，他給了澡錢，一看鐘，三點了，匆匆往外便跑，夥計直疑心，怕他騙了范老伯的錢，他坐了車又回到公寓，進門便問李斗道：「有人找我嗎？」李斗道：「有一位，在屋裏等着您呢。」范統一聽，心靈幾乎跳了出來，擦了擦汗，脚步似乎求快，可是却往慢裏走，一邊心裏亂想，也想不出一個什麼來，求婚的詞別忘了，恐怕背不下來了，現背也來不及。他不知道怎麼才好，抓耳搔腮，又想着見面幾句應說什麼，又想着怎麼求婚，又想沉住了氣，可是結果却更着慌。他倒不敢進屋裏去了，看見屋門開着，想着汪晴瀾在屋裏坐在床上，怎樣的等着焦急，那種美貌，真動人呀！不知別的屋裏客人看見沒有，如果看見，一定要羨慕自

已是這樣幸福呢。他漸漸往近走，咳嗽了一聲，屋裏沒有言語，他想一定是害羞。他到門口兒往裏看，見床上躺着一個人，他立刻轟的一下臉紅了，可是穩定再一看，迎面伸着兩隻腳，穿着兩隻打了前樁的皮鞋，涼了，完全涼了，他覺得李斗欺騙了自己，他走進門來，床上的楊勝仁跳起來道：「好呀，你還回來呀？敢則你們甜蜜去了，把我留在屋裏，你昨天不是說同我一塊兒玩去嗎？爲什麼你帶她獨自走了？其實我也並不奪你的，幹麼呀？我給你們弄成事了，你們又把我甩了，好呀！」范統簡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道：「什麼跟什麼呀！」楊勝仁：「你別跟我裝傻，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一進門李斗就告訴我了，說那位貴客來了，在這兒吃的飯，范先生給買的汽水兒，糖果，臨完一塊兒走了。好呀，剛求了婚就一塊兒玩去啦，真是特別快車。得啦，你算是達到目的了，我呢，最低的限度，你得叫我見見。」范統道：「什麼跟什麼？我同着出去的是我家的一位老前輩。」楊勝仁道：「你別瞎說了。」范統道：「你不信叫李斗來。」說着把李斗叫來，楊勝仁道：「方才范先生同着出去的男是女人。」李斗知道他們這裏有事，便道：「是位先生。瞧！」楊勝仁道：「難道小汪沒來？」范統道：「誰知道呀？你什麼時候來的？」楊勝仁道：「我剛來的。」——我問你，李斗，方才有個女人來找范先生沒有？」李斗知道沒有，可是如果回答沒有，他們許不高興，一不高興，就許拿夥計出氣，他回道：「經我手可沒有，可是剛才聽他們說有個女的來了，也沒提找范先生，在院子裏轉了轉就走了，也許看你沒在家，所以走了。」范統着急道：「那你沒有問一問嗎？」李斗道：「別的房子叫我買東西去啦，我沒看見，別人也不好意思問。」范統突然坐在

床上，嘆了口氣道：「其命也歟？」楊勝仁倒樂了說道：「你別撰文了，沒準兒是她不是呢。」於是他們又問什麼樣兒，這李斗完全在撒謊，他只好隨便比畫比畫，反正往漂亮裏說吧。兩個人一聽，往汪晴瀾身上一琢磨，確是有點像，范統更後悔不置，楊勝仁道：「誰叫你偏是她來的時候你出去？」范統這時把范老伯恨的把牙咬得亂響，終身大事，叫老梆子給耽誤了。李斗趕緊躲開了，范統怔怔的站在那裏，楊勝仁道：「不要緊，還有挽救之策，慢慢想法子，不過這次騙了她，給了她一個最壞印象，挽回來比較麻煩一些，反正咱們得想法子，我再努力給你個主意，決不能叫煮熟的鴨子又飛了。」范統得了安慰。「走，咱們吃晚飯去！」楊勝仁道：「什麼時候就吃晚飯？咱們先看電影去吧，看二場，看完電影再吃飯。」他們遂一同走了出去。究竟汪晴瀾來沒來呢？不用說，她並沒有來。她接到范統的信，冷笑了一下，扔在紙篋裏了，根本她就瞧不起他們。她雖然是天真，活潑，大方，對誰都是和藹，但是內心裏却是非常驕傲。她學的是西洋畫系，她俱有藝術天才，她愛美，她有時態度很嚴肅，有時又很頑皮，沒有一個同學能夠抓住她的準脾氣，沒有一個同學能說出她個性是什麼。她好像是一個大宮殿，整個外字是那樣莊嚴壯麗，而每一小部分如一椽，一瓦，一柱，莫不雕着巧小玲瓏的花樣。進到裏面，感到她或是空洞的而却又被一種嚴肅偉大的環境籠罩住了。她是那樣神祕啊！同學的裏面，不管是否同班，凡是男性，沒有不想追逐她的，就是校外的學生，也要不遠數里外騎車跑來相看，一直追逐到她的家完事，這種追逐的法子，也不知其樂趣究屬何在？有的老遠跑來却同未見着，徒跑一趟，然而這也舒服，就如同上課一樣，

如果不來，就覺這天少辦了一件大事。汪晴瀾每天接觸許多生面孔，漸漸都變成熟習了。她對於這些人，並不感覺到憎惡，她有些可憐他們，同時把自己的驕傲，無形中又養成好多。她在中學的時候，也是騎着自由車，戴着大草帽，頭髮直散着的，也並沒有使人注意，覺得未來的皇后全在那裏。可是一入大學雖然有時仍不免其天真，但環境使得她穩重了，同時和異性接觸的時候多了，對於姿態容顏上，略加了些人工，再加上年齡的發育，春情發動，遂把她作成了一朵美麗的花，潔白而含情的聖處女。暑假期間，追逐的人，無法尋她的芳踪，也就只有忍着等着，等到開學，再演進一步的追求。汪晴瀾呢，有時在家裏看看書，有時到各先生家去學畫，有時拿着寫生的傢具到中南海等處去寫生。她有審美力，善於模倣的，而且有着天才，所以她學着什麼都是進步極快而且像極了。她最愛黎士方用粉筆在黑板上寫着羅馬體的英文字，她也時常去模倣，模倣得極像，同學們便拿這事來哄他們。黎士方是他們這班的班長，雖然是二十一歲，可是比汪晴瀾還顯得天真雅氣，他又聰明，又活潑，又漂亮，又有和小孩子一般的性情，他熱烈的愛着汪晴瀾。他給汪晴瀾起了一名字叫「Fiene Tipple」，他時常在黑板上寫着羅馬的英文名字，象徵着她有拜倫所寫的雅典姑娘那樣的美好，他有時在上課時間，給汪晴瀾畫像，因為他們的座位是挨着的，汪晴瀾的動人的眸子，帶着笑意的看着他。如畫得了，往往被同學搶去貼在黑板上，黎士方又忙揭下來，帶在兜裏。他們時常一塊在圖書館看書，一塊兒到飯館子吃飯，同學們遂時常的鬧着吃糖的把戲。有時黎士方拿塊糖在汪晴瀾的嘴唇上，她閉着眼睛把糖含在嘴唇上，她又偷偷給他塞了兩塊糖，他也高興的



吃了。他們就像小孩子一般的愛着。可是汪晴瀾表面總是那樣不大積極的態度，黎士方心裏熱烈的燃着愛燄，而遇着汪晴瀾這樣渺茫的不可捉摸的，永遠不沸也不凍冰的 *Empire*，真是叫他沒有辦法。有一次，同學故意和他們開玩笑，對汪晴瀾說：「你對黎士方真好啊。」汪晴瀾笑道：「同學的不都是一樣嗎？什麼叫好？」同學道：「你們能夠不說話嗎？」汪晴瀾笑道：「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又一個同學的道：「我實在不敢相信。」汪晴瀾道：「你瞧着的，我從現在就不理他了。」說完以後，便真個不和黎士方說話了。黎士方立刻難過了，就像小孩子要他母親抱抱的樣子，要求汪晴瀾和他說話，汪晴瀾只是笑着不理他，黎士方却在旁邊哀求禱告似的說：「你理我呀！我真寂寞呀！」汪晴瀾仍是不言語，却用鉛筆在紙上寫着：「你好好看書，明天我就理你了。跟你說話了。」黎士方道：「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究竟爲什麼不理我呢。」她寫道：「因爲你們都太壞了，壞死了。」黎士方道：「不，你不許不理我！」她笑着，只是搖頭。第二天，她仍舊沒有理他，黎士方非常難過，一賭氣把書放在一旁，也不看了，汪晴瀾見了這樣子，很覺好笑，便把書打開，又放在他的面前，說道：「你不許不看，明天就考了，真的，好好看書吧！」這回黎士方得報復機會，他也不去理她。汪晴瀾又道：「你瞧，真是幹麼這麼大氣呢？快看吧！」說着又低聲道：「我理你了。」黎士方笑了，用鉛筆輕輕打了她的眼皮一下。他們又快樂的好起來了。他們就這樣天真的愛好着。一直到暑假，汪晴瀾不準黎士方去找她，也不準給她寫信，她也不給黎士方寫信，黎士方也摸不清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這樣的分別了一暑假。這一個暑假裏，就熱

鬧了楊勝仁和范統兩個人。他們又在計劃第二步進攻的方略，楊勝仁又願范統嘗試，又怕范統成功。所以故意延遲他的計劃施行，不知不覺的就到了第二學年一學期的開始了。大家在家裏荒蕪了兩個月的光陰，有時覺得在家膩了，真不如學校開了學，大家還可以湊湊熱鬧。開學的頭兩天是檢查身體，大家全去，黎土方也去了，到了學校便找汪晴瀾，這一個暑假的悶，真要把他驚悶得壞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見到汪晴瀾，他看了各學校所發的榜裏，並沒有汪晴瀾的名字，他知道她並沒有轉學，心裏還有些安慰。但是等了許久。仍沒有汪晴瀾的影子，他有些苦悶了，垂頭喪氣的走回宿舍。躺在床上想她因為什麼沒有來，是不是退學了。怎麼想也想不出所以然來。這時忽然聽差走來，告訴他有人給他打電話，他連忙去接，那邊問：「喂，你是誰呀？」他一聽是汪晴瀾的聲音，不由喜歡極了。便是：「我是黎土方呀。」那邊說：「喂，我妹妹有幾道代數不會算，請你給算算。」黎土方道：「不，我不會算，並且我也不管算。」他知道這並不是重要的話。這邊說：「喝，好大架子。」黎土方道：「你在那裏呢？為什麼不到學校來？我等你許久了。」那邊笑道：「我嗎？就離你不遠。我要回家了，再見！」黎土方一聽，曉得她一定是在學校裏打的，急忙把耳機掛上，由宿舍到街上的旁門跑出來，又往大門那方向走，走到大門。果然見汪晴瀾在那裏，他們相見，全都笑了，汪晴瀾一邊走出來一邊笑着說：「慫好啊！老沒有。」黎土方一邊和她走着一邊說道：「我老早就等着你，始終沒有見你來，我以為你不再來了呢。我很掃興，跑到宿舍裏納悶，不想你却給我打電話來。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呢。」汪晴瀾道：「我呀，在你沒有等我的時候來的。」黎土方道：「怎麼知

道我在宿舍裏？」汪晴瀾道：「算出來的。」黎士方道：「你還那樣說話。我問你，你暑假裏都作了些什麼？」汪晴瀾道：「我嗎？吃飯，睡覺……」黎士方道：「你真會捉弄人，你知道我這一暑假是怎樣惦記你的一切呀！今天我恨不能見了你，就把你的一切都知道了才好，你總是這樣打岔。」汪晴瀾道：「真的，我暑假什麼也沒有作，只畫了兩張寫生畫，其餘的也是每天去學國畫，寫文章。玩只是看了幾回電影，去了兩趟游泳池，別的什麼也沒有了。」黎士方道：「我希望都是你一個人這樣玩。」汪晴瀾笑道：「不，每次都是好多朋友跟着。」黎士方見了她這樣似說笑話似正經的樣子，真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他道：「有人給你寫信嗎？」汪晴瀾道：「沒有，有，喂，我想起來了，我告訴你一件事。」黎士方道：「什麼事？」汪晴瀾想了想道：「不必說了沒有什麼。」黎士方道：「你瞧，說告訴我又不言語了，人要說半語子話不好的。」汪晴瀾道：「告訴你，你又該瞎說去了。」黎士方道：「我絕對不說。」汪晴瀾道：「明天再告訴你吧，汽車快來了，你回去吧。」他們已經到了汽車站。黎士方道：「等汽車來了我再走。我問你，你那天搬到學校來？」汪晴瀾道：「明天不搬來，後天一定搬來的，你回去吧，我不喜歡你陪同我站着。」黎士方道：「等汽車來我就走還不成嗎？」汪晴瀾道：「不，你若是不聽我的話，我就不理你了。」黎士方道：「那麼你叫我好好看你一下！」汪晴瀾向他作了一個鬼臉兒，然後又笑了，笑得那麼好看。黎士方滿意了，這才告別回校，可是離開她不久，就猛然想起一個問題來：「她一定僱洋車到別處去吧？爲什麼不叫我陪她等汽車呢？」直回到學校宿舍，也沒有把這問題解決了，他那時很想

回去看一看她是否在等汽車，後來因為怕汪晴瀾看見，反而顯得自己小氣，甯肯叫自己煩悶，也不願使她不高興。第二天起便上課了，雖然名是上課，可是也還有許多教員沒來齊，一天未必上兩堂的課，黎士方和汪晴瀾的光陰，便全消耗在圖書館裏了。他們在圖書館裏，總是坐在一起看書，或是小聲兒的談話。那圖書館的管理員，坐在一進門口地方，天天看見他們一同走出走入，便時常向着他們笑。管理員很瘦，愛咳嗽，汪晴瀾時常背起手來學着他的咳嗽，像極了，同學無不笑，黎士方也笑，笑完更愛她了。這天他們又到圖書館裏，黎士方瞥了許多的話要向她說，還有很多的問題要求她解釋，自認識以至到現在，他所見所聞而對她生出的疑問，臚列了好多，準備一起提出來問她，他要求她坐在他的旁邊，她答應了，便坐在他的旁邊，而共看一本雜誌，黎士方便乘机問她，但又不知爲了什麼，心裏總是發怯，而他對於汪晴瀾的疑問，又全湧了上來。他道：「聽說你認識一個姓楊的嗎？」汪晴瀾道：「楊什麼？我認識三個姓楊的呢。」黎士方一聽，不禁悲哀起來，他聽別人說汪晴瀾和一個姓楊的很好，現在竟會有了三個姓楊的，其朋友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不再問她，只是默默的，汪晴瀾也是默默的。他嘆息了一聲，汪晴瀾道：「夫子爲何發喟呀？」黎士方本想說：「我難過。」可是被她這話給說樂了，他道：「看書吧！」於是兩個人又看起書來。黎士方見她很注意的看書，於是又道：「我時常在教室裏，看你聽先生講書，總是聚精會神的，你真用功呀！」汪晴瀾道：「我沒有用功，我是在打坐呢。別看我眼裏看着他，可是我心裏却想着別的呢。」黎士方笑道：「想什麼呢？」汪晴瀾一聽，正顏厲色的道：「你管不着。」黎士方又慌了，忙解

釋道：「我所謂之想什麼，只是直覺的，你不是說你想嗎？當然有的可想了，我問的並不是曲折的。也許你想到歐戰，想到報上的小說，我並沒有別的意思。」汪晴瀾道：「你壞死啦！你壞死啦！」黎士方便學她的口吻道：「你壞死啦！你壞死啦！」她也笑了，說道：「我不準你以後再問這個。」黎士方道：「好吧，我不再問這些了。」說着，兩個人又看着書，看了一會兒，汪晴瀾道：「快黑了吧？」黎士方道：「不看了嗎？」汪晴瀾道：「不看了，可是我先走，你先坐一會兒再出去。」黎士方叫她這一說，反而更加疑慮，便道：「不，我同一塊兒去。」汪晴瀾道：「你若是不聽說，我就不理你了。」黎士方無法，只得叫她走去，他實在難過，不知她又赴誰的約會，為什麼不叫我跟着她呢？他又多了一個疑問。書也看不下去了，呆呆的坐在那裏，坐了會兒，把書還了，無精打彩的走出來。他真有點恨汪晴瀾。出了圖書館的門，便往宿舍那邊走，過了拐角兒，就聽後邊叫道：「喂！」他回頭一看，却是汪晴瀾她出來之後，並沒有走，却在拐角等着他，他又喜歡了，想到她等的時刻，不算太短，不由歉然道：「早知道你在等我，我何必又呆坐在那裏一會兒呢？」汪晴瀾道：「我寧願在外邊多等你一會兒，我不願你隨着我先後出來。」黎士方道：「這是爲什麼呢？」汪晴瀾道：「不爲什麼，我就是這樣麼。」黎士方真摸不清她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們一塊兒走着，快到女生宿舍的時候，她笑道：「明天見。」黎士方道：「Good-night Ripple」她笑着，向他點了一點頭，轉身到甬道，進到宿舍裏去了。黎士方有些悵然。望着汪晴瀾將消逝的影子，說不出來一種寂寞心情擁上來，她回到房裏，她就不寂寞嗎？黎士方自己問着自己，走開

了，一直回到自己宿舍。鄰舍正拉着胡琴，談笑得很熱鬧。他便一個人躺在牀上，想着汪晴瀾。第二天，黎士方聽說飯廳裏起了風潮，差一點鬧了全武行，他一打聽才知道汪晴瀾有個很好的同學叫王玉坤的時常跟她在一塊兒。那王玉坤長得很有點像男性，身量很小。面相很忠實的。汪晴瀾把別人給她的信，總叫王玉坤看，王玉坤又對別的女同學說，別的女同學使用種嘲笑的态度對范統一諷刺，說：「盡是白字，還要寫情書，真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怎麼一回事了。」范統聽了，急不得惱不得。男同學聽了，便會哄起來，有個叫吳世飛的哄得最厲害，在飯廳裏嚷着：「哎呀，情書盡是白字兒呀，好難看！」楊勝仁有點掛不住了，因為信是他寫的呀。遂慫恿范統道：「揍他，媽的這小子，他給破壞呢。」范統當真氣上來，拿起一個碟子來，照着吳世飛打去，吳世飛躲開了，沒有打着，可是他也急了，站起來要和范統衝突，大家急忙給攔住了。可是雙方仍箭拔弩張的虎視眈眈。范統自那次以後，身上總帶着一把銳利的刀子。大家看這情形，也全各自警戒着，不再理他了，黎士方聽了這消息後，想到汪晴瀾會說有件事對自己說，大概就是這件事吧。他覺汪晴瀾對於自己和對於別人一比較，還真是一百一呢。他高興了。到了晚上，吃完飯後，他想汪晴瀾一定在圖書館呢，於是他也走來，到了圖書館一看果然她在那裏，他便拿了一本雜誌，坐在她的對面，她抬頭一看，却是黎士方，不免相視一笑。這時西文室裏，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們便暢談起來。黎士方這時便發揮他的議論了，把他的人生觀和戀愛問題，談得滔滔不絕，他認為這是極嚴肅鄭重的事了。汪晴瀾只是伏在桌上，把兩隻手掌支柱下巴，望着他微笑，靜靜的聽着，黎士方講了半天，她只是唯唯諾

諾，等到他講到深情的典型人物時，汪晴瀾伏在案上笑，他不由問道：「妳爲什麼笑？」汪晴瀾道：「你的長篇大論，我並沒有聽見。」黎士方一聽，有些失望，窘態可掬，可是他覺得汪晴瀾這時候又極可愛。他道：「那妳爲什麼不回答我？」汪晴瀾道：「反正就是那樣兒，反正有時候不是那樣兒……」她有點轉不回来了。黎士方不樂意的道：「那樣兒呀？」她道：「反正有時候人跟我說話，我聽着，可是也許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黎士方道：「我覺得妳一定很難過。」她道：「我不難過。」她回答得是那麼靈巧。黎士方道：「那麼我很難過了。」她笑着注視着他，也沒有說什麼。他悵然的望了望她，她表示出羞滯的樣子。他站了起來，說了一聲晚安，彷彿負氣的樣子走去了。她望着他的背影，笑了笑。黎士方走出後，又覺得後悔，可是回去，究屬有損於自己尊嚴，終是頹然去了。

## 第二章 道是無情却有情

黎士方由圖書館出來，他在院裏站了一會兒，以爲汪晴瀾或者隨後就出來，可是等了一會兒，她也沒有出來。他非常氣恨。第二天，也不理她了，他本不想理她，可是又蒙不住的想她，想她是那麼可愛。到了晚上，也想汪晴瀾必定又在圖書館，他要故意氣她一氣，和別人借了一個帽子，戴着進了圖書館，一見果然汪晴瀾一個人在西文室裏，他便故意大聲的搬動椅子，坐在汪晴瀾的對面，帽子也不摘，表示無禮貌的樣子，汪晴瀾抬起頭來看了看他，却笑了笑，仍舊低頭看書。黎士方見計不能售，坐了會子，又覺無聊。一

生氣，用手捻電燈上的電門，燈滅了，立刻屋裏一定黑了。他以為她要質問他，可是汪晴瀾並沒有急，又把電燈捻亮了。仍是低頭看書，黎士方這時撒起無賴，又把電燈捻滅，汪晴瀾又把電燈捻開，黎士方再想捻滅時，而汪晴瀾的手卻沒有離開電門。她知道黎士方還要捻的。黎士方的手觸到她的手上，就彷彿過了電似的，立時氣全消了，又把手撤回來。汪晴瀾嬌聲嬌氣的說道：「幹麼呀？」黎士方笑了，說道：「你可以允許我坐在你的旁邊嗎？」汪晴瀾點了點頭。他便欣然走了過去，把帽子摘了，兩個人又並肩的談起來。他還拿着筆記本，一邊談着一邊用鉛筆在本上寫着，汪晴瀾道：「你爲什麼要把燈捻滅？」黎士方學她的口氣說道：「我就那樣兒，反正我就是那樣兒。」汪晴瀾笑了道：「你昨天不是說這種人生觀不好嗎？你不是說對於人生態度，應當嚴肅嗎？」黎士方笑道：「我昨天的話，你不是沒有聽嗎？」於是他們全笑了。汪晴瀾道：「你壞死啦！」黎士方便用鉛筆在筆記本上寫道：「你愛我嗎？」汪晴瀾一看，只笑而不言。黎士方又着急了，再三要她答復，她只是笑，也不說愛，也不說不愛，正這時電燈滅了，他們正自奇異，只聽各屋裏都一陣騷然，他們這才知道是沒有了電。黎士方這時以爲汪晴瀾一定要離開他走去，或者坐得遠一些，可是她並沒有動彈，她却說：「都是你捻燈捻的！這也不捻了吧？」黎士方道：「這是電燈公司的毛病，與我何干呢？我覺得這樣黑暗，也另有一種趣味，你說是不？」汪晴瀾沒有言語。他們還是挨着坐着，在這黑暗裏，彷彿另有一種力量襲來，使得他們都感到有些三不自然。黎士方低聲說道：「我可以握你的手嗎？」汪晴瀾道：「不，好好坐有吧，不然我要離開你了。」黎



士方怕她離開，反而倒握了她的手，她道：「你撒開我！」黎士方道：「不，我不能撒開你。」她道：「你不撒開我，我可要急了。」黎士方道：「你急吧！」她不言語了，由着黎士方握着她自己的手，而暗裏却吹着口哨兒，彷彿對別人作一種烟幕彈。黎士方這時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一會兒，電燈又着了，他把她的手撒開，仔細觀察她的神色。汪晴瀾這時只是低了頭去看書，什麼也沒說，也不再理黎士方，於是黎士方越摸不清她是怎麼一回事了。他有點不安，但又不好問她。汪晴瀾偷着看他的神氣有些好笑，她本想照舊和他談話，然爲自己尊嚴起見，似乎應當給他一點小懲罰，不然他便拿握手當不了一回事了。於是作出生氣的樣子，站起來就走了，連理黎士方也不理。黎士方見他這樣，當真心裏慌了。心裏特別後悔，說不出來的懊喪，他也看不下書去了，還了書，走出來，汪晴瀾也沒有等他，他真着急了。他想：「晴瀾一定生氣了。我方才不應對她那樣粗暴，我爲什麼一定要握她的手呢？這不是把自己的輕薄完全露出來了嗎？」他一個人沿着短松牆，一邊走一邊想，又後悔又埋怨自己。轉了許久，走回宿舍裏。和他同宿舍的同學，叫郭實，是一個很誠實的同學，和黎士方感情最好。因爲他是黎士方的好朋友，所以汪晴瀾也拿他當作好朋友，她這是一種不自覺的把黎士方看作是自己的同一個樣了。黎士方所喜歡的，她也喜歡，黎士方所憎惡的，她也憎惡。雖然這也是一種見解相同，但也是不知不覺的陷入愛網裏的。這個，黎士方却一點沒有理解清楚，甚至他有時見她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他覺得難過。他回到宿舍，郭實却道：「你怎麼又犯小性兒了？」說得黎士方一怔，問道：「怎麼？」郭實道：「方才汪晴瀾和我一同走，見你

由圖書館出來，她叫了你好幾聲，你都不理她，先是低着頭兒走，怎麼又惱了她了嗎？」黎士方一聽，不禁又難過起來，方才已經給她一個不好的印象，這又叫她疑惑自己不理她，再也沒有像這樣大的罪過了，他便對郭實把方才的情形說了，郭實便安慰他說：「戀愛是越有波折越有味的。」黎士方道：「你不知道，我真怕有一點不好叫她看了去，我實在怕她極了，她又叫我愛又叫我怕，她真是神祕得很。」郭實道：「士方，假如你不認爲我的話是冒昧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她不是神，用不着崇拜她，她不過比平常女人多一些聰明而已，她一樣的需要愛與熱情，甚或還迫切些。」黎士方道：「不過她的交際太廣，態度那樣叫人摸不清。假如痛痛快快的對我說，愛或不愛，我都滿足，她只是含含糊糊的，叫人不知道這樣好。」郭實道：「茶花女裏不是說過嗎？取得一個沒有經世的少女的愛情，就如同進攻一座無守兵的城池一樣的沒有意思。努力吧朋友！不平凡的愛情才是真愛情。」黎士方一聽，彷彿得了安慰，又高興起來。第二天一清晨，大家全到教室來上課，楊勝仁見了同學便道：「我哈腰，勾羅一馬斯。」楊勝仁是不論東西，只要是洋，他就要學。這堂先生沒來，大家便在教室裏閒談，有的因爲下一堂是西畫寫生，便把器具都拿了出來，有的畫着前次尙未畫完的畫。這時，又傳來一個消息，就是下一堂先生也請假，西畫是連着兩堂的，兩位先生一請假，上午便沒有課了，大家莫不歡天喜地，郭實道：「這麼好的秋光，多麼醉人哪！」大家聽了，不由全向外看，陽光由玻璃射進來，真顯得那麼可愛，晴空藍得像陰丹士林。黎士方道：「這種美景良辰，到公園走走才好。」吳世飛道：「就是大街溜溜也是舒服的呀。中秋節到了，街上真透着

那麼火熾，究竟還是有錢的多啊！」范統約、楊勝仁道：「走啊，到公寓吃月餅去。」范統知道楊勝仁是非有吃才去。楊勝仁道：「走，聊會子，月餅不月餅沒關係。」這時又有幾個同學道：「對呀，到公寓聊會兒去。」大家都聽見月餅了。吳世飛道：「喂，聽說這學期學校找個摸脫兒，就住在那公寓裏，非常漂亮。咱們找她談談也不錯。」范統道：「不歡迎你。」他還記着飯廳那個碴兒呢。楊勝仁道：「藝術是至高神聖的東西，摸脫兒是藝術的源泉，你這小子盡不安好心，對得起藝術嗎，你？」楊勝仁立刻就幫助范統說話。范統道：「沒那工夫費話。走。」他們一大羣全去吃月餅去了。楊勝仁道：「其實跟摸脫兒談談天也沒有關係，都是研究藝術的，談談藝術，也沒有什麼。只要心裏坦白怕什麼。」其實他也惦記着看摸脫兒呢。黎士方見他們全走了，便向汪晴瀾道：「公園有幾個畫展，我可以陪着你去看嗎？」汪晴瀾略一遲疑道：「我不大想去。」黎士方道：「嘔，你還沒有原諒我昨天的粗野嗎？」汪晴瀾笑了，低聲說道：「不。」黎士方道：「那麼爲什麼總不願意同我一塊玩呢？」汪晴瀾看了看王玉坤，黎士方明白了，她是怕王玉坤寂寞的，因爲在她寂寞的時候，王玉坤總是陪着她玩，黎士方也覺得把王玉坤一個人拋下，怪不忍的，他道：「那麼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去吧！」汪晴瀾還沒有說話，那靠窗戶的一個女生，把筆一扔，伏在桌上哭了。幾個同學的一看，不由全很奇怪，走過來，那哭着的女生叫吳燕，她的功課很好，平時也很用功。外表上看來，是一個極豁達老實，達觀的人，但是女孩子的心裏，究竟隱藏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吳燕是很聰明的，就是不美麗。其實才二十歲，但是人家望着總像三十多歲的樣子，就是二十五

六歲的同學，見了她都稱呼她爲老大姐。她自己知道自己的容貌是醜的，對於人家這樣稱呼自己，雖然覺得這是自己的缺陷，但終掩不掉青春的悲哀，女人美麗的而沒有人追求，她是要悲哀的；而醜陋也沒有人追逐，她一樣是悲哀的。吳燕她並不希求異性的追逐，不過她想到青春時代的一切快活，自己完全不能享受，這才是難過的呀！這樣好的秋光，是不屬於自己的；這樣熱鬧的節季，也是不屬於自己的。公園，是那些美麗的活潑的情侶的公園，自己好像沒有福氣去逛。雖然賣票並不禁售於醜陋的人，但醜的人自己先失了勇氣，一個醜的人逛公園，多少總有人看兩眼，說：「這樣的女人也來逛公園嗎？」卽或吃個月餅，也還會有入說：「她也這樣高興吃月餅嗎？」天地間，沒有一樣是屬於醜陋的人屬於她們的只有嘲笑，譏諷而已。甚至於連「聰明」都不該是她們的。吳燕眼看着人家一對一對的全走了，誰來理會自己呢？這樣的人生，是多麼慘酷呢？就這樣把自己的青春斷送了嗎？她想到這裏，不由把筆一扔，伏在桌上哭了。汪晴瀾忙安慰她道：「燕姊你是想家了嗎？」每逢佳節是要思親的，所以汪晴瀾想到這裏了。吳燕搖了搖頭，仍是伏在桌上。汪晴瀾又道：「那麼你不舒服嗎？是不是要叫校醫看看？」吳燕搖了搖頭。汪晴瀾道：「你疲乏了嗎？不願意畫了嗎？我替你畫。」吳燕仍是搖頭，大家見問不出緣故來，便相繼走去，汪晴瀾見大家全走了，立時想了起來，她道：「燕姊，你是不是感到寂寞的悲哀了呢？來！我們一起去玩吧。有你，有玉坤，有我，還有黎士方，好不好？」吳燕很感激她的慰問，但是她道：「你們玩去吧，我不去的。」汪晴瀾道：「要不然我陪你玩吧，我也不去了。」吳燕對於她溫情，自然非常感動，可是她

不願意爲了自己而就誤人家的快樂，她道：「真的，你們去吧，我一點不寂寞。」假如黎士方這時候若是說，一塊兒玩去吧。她也就去了，但黎士方在和汪晴瀾玩的時候，他不願意別人參加的，假在汪晴瀾非要拉着她一同去，那自己就不去了。他只覺得吳燕可憐，男子不應該不愛她，可是他自己就先不愛她。他以為男子不給醜女人一些安慰是不對的，但自己就先不能安慰她，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如果一個醜女人再沒有錢，再沒有勢力，他這一生休想得到幸福。光是說：「我有靈魂，我有思想，」那不成，沒有人理會的，考個練習生人家都不會取錄。人類的社會，原是如此。汪晴瀾對黎士方道：「你們去吧，我不去的。」黎士方對郭實道：「要不然咱們也上公寓去，那裏倒熱鬧。」郭實道：「范統的屋裏裝不下了。」黎士方道：「還有同學住在那裏，咱們不一定在范統屋裏玩。」郭實遂同黎士方去了。黎士方也是好玩的，郭實就比他沉靜的多，可是他老聽信黎士方的。他們來到公寓，一進門，就聽范統屋裏人聲噪雜，好熱鬧，楊勝仁的聲音最尖，他說：「黎士方老也不成，我跟你們打這個賭，他若是成功，我不姓楊。」范統笑道：「姓我的范。」楊勝仁道：「別玩笑了」范統有時候也會搶個便宜什麼的。這時，偏巧黎士方走進來，說道：「什麼打賭不打賭？」大家一看，便道：「說着曹操，曹操就來了。」楊勝仁立刻不好意思起來，捧過一個月餅來道：「正給你留着呢，來吧，這是你的。」黎士方道：「什麼成功不成功？」這時有多事就說出來道：「楊勝仁說你追求汪晴瀾定不會成功。」黎士方笑了，楊勝仁忙道：「真的，我真敢打這個賭。我看出來黎士方並不愛汪晴瀾，所以我才敢說這個話，你們看他笑了不是？噢，他要

是追汪晴瀾，那一追一個準兒，可是他不要她，你不信你問他，他準不要汪晴瀾。」黎士方笑道：「你們原來又談汪晴瀾。」楊勝仁道：「可惜老范的機會，假如暑假再延長一個月，范統準可以成功了。你說是不是老范？」他藉着機會又拿起一個月餅來。范統面現得意之狀，黎士方看了，覺得是侮辱汪晴瀾，準知道他們不會追求成功，汪晴瀾不會愛他們，可是他們這種態度却越叫人難堪。雖然汪晴瀾未必屬於自己，可是自己愛汪晴瀾，就不願意汪晴瀾的名子，在他們這一羣人的嘴裏當作談話資料而加以談諧玩笑，他覺得這是對汪晴瀾一種侮辱，他纔想叫汪晴瀾不必給他們作種種口實，但自己又不能對汪晴瀾說這種話，所以他認爲這是一種苦惱，因爲汪晴瀾並不是屬於他的，莫可奈何。有一次，汪晴瀾和別的同學用粉筆頭兒互相打「怕司」，一個工友看見了，背地裏說：「這那叫大學生，簡直是流氓。」他聽了難過極了，便去對汪晴瀾說，汪晴瀾只是對他笑，她也不惱，她也不聽從，只是笑，笑得黎士方一點辦法沒有。所以他們這樣談說汪晴瀾，他雖然生氣，可是也莫奈何。他道：「我們不談這個事，談點別的吧。」郭實是向着黎士方的，就是他知道黎士方和汪晴瀾的關係，他道：「對啦，不談這個，給我一個月餅吧！」大家笑道：「你合着是借機會要月餅。」楊勝仁道：「這裏就剩下一個了，這是你的福氣。」郭實轉了過來道：「難道就站着吃？」楊勝仁道：「都坐滿了，有什麼主意。」范統道：「坐在我的腿上吧！」大家笑了，范統有時也能俏皮兩句，雖然俏皮得那麼不漂亮，可是大家看在月餅面上，也得笑一笑，黎士方道：「本來地方就小，這床和桌還斜擺着，豈不更佔地方。」范統道：「這是藝術。」楊勝仁道：「我說，吃

渴了就得喝，叫李斗沏茶。」范統遂扯着嗓子一喊李斗，李斗一見屋裏這些人，就有些暈了，看這樣子，三壺開水未必夠。他一進門，被郭實攪着，簡直都轉不開身了。郭實道：「我得坐下，諸位裏升啊。裏升裏升！」李升道：「李斗是我兄弟，我叫李斗。」大家一聽，便都笑了，李斗不知他們笑的是什麼，說道：「跟您們諸位說，我李斗的名子可叫開了，比李升強，」說着一伸大拇指，差點兒把壺掉在地下。楊勝仁低聲道：「我說李斗，裏院的孫姑娘在不在？」李斗道：「說不清，大概沒出去。」楊勝仁道：「請來咱們跟她談談怎麼樣？」李斗道：「我給你請去，可是來不來我不管，人家還有老太太，管得挺嚴呢。」郭實道：「那就不必叫她來了，碰了釘子，也不好看。」楊勝仁道：「不會碰釘子。她的飯碗在咱們手裏握着，咱們說不要她，她也沒辦法。她現在不能不巴結咱們。」郭實道：「那樣一來，有點不人道了。我們叫她來要她願意，不是被什麼條件逼迫來的，那也就沒有意思了。根本咱們就不該存這種心理。來談，交個朋友，也到無妨，不必作什麼要挾。」楊勝仁道：「你別跟我抬槓，我也是這麼一說，當然咱們把心眼放在正處。並沒有看輕了她，找她談，爲是調劑調劑空氣，也沒有什麼的。你又太道學了。」黎士方道：「我們這樣談着還不熱鬧嗎何必找她？明天上課不是也見的着她嗎？」范統道：「不但覓着她，而且看到她的裸體，哈哈！」黎士方道：「你們這種態度，實在對於藝術是不敬的，根本你們考這系就懷着別的心腸的。」楊勝仁道：「你莫這樣說，人必須看環境，這個環境是支配行爲的，有這環境，就有這思想和行爲，識時務者爲俊傑。隨遇而安，適可而止，這才是大丈夫。黎士方笑道：「不怨你叫洋

聖人。說得那麼好聽，就是你的話和你的行爲，就不一致。我看你什麼環境都是這種思想。」郭實怕他們爲這件事吵起來，反而不美。遂含糊糊糊的也不知說了些什麼，一邊暗中把李斗揪了一下，李斗走了。他又說：「愛美是人人都有的。老楊的理論也不錯。本來「爲藝術而藝術」與「爲人生而藝術」。兩種見解不大相同，可是勝仁的意思，比較籠統些。他把藝術和人生看得分不清了。他把藝術看作人生，把人生看作藝術。比方他要在台上演戲，他非要把女角的一哭一笑都看成是真的，而下台必求婚不可。又比如現在吃月餅，他能看成這是藝術。這是他的獨到處。」郭實這些話，表面是誇他，暗中是譏諷他，他也沒聽出來，大家借這機會，也一哄而散，回到學校裏吃飯。郭實對黎士方道：「你說話真直，究竟你還是天真的。別看我老實，可是世故却比你多了，以後說話還是謹慎些好，犯不上得罪人，像你這樣率真處世，人家偏說你是諷刺，是毒辣；像我這樣心裏勁兒，人家偏說我老實，沒辦法。天下有幾個看透人生的？像他們那一羣糊塗蟲，就叫他們去吧！」黎士方見郭實這樣說話，很覺奇怪，這是他第一次和自己發表他的人生觀。雖然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和自己不大一樣，可是知道他完全是好意，並且說的也很有道理，遂也不再說什麼。按着他的意思，是非叫那些糊塗蟲弄成明白不可。人的聰明當然是不齊的，那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知識淺薄，思想過鈍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可恕；最使他生氣的是這種人偏偏把自己井蛙之見，認爲比別人對。這種人如果不叫他明白過來，自己起心裏不痛快，到了正午，大家都去吃飯，黎士方因學校距離家裏很近，每天都是回到家裏去吃，可是雖然回到家裏，心却在學校裏。回家吃飯，吃完飯，便往學



校跑，連歇也不歇。家裏姊姊時常罵他，說他把家當作飯館，飯館還有算帳的工夫，有時也湖壺茶喝，回到家裏連這點工夫都沒有，便往學校跑。其實那裏知道他的心已經沒有一時一刻不縈繞在汪晴瀾的身上呢？今天方要回家吃飯，走在大門，正好趕上汪晴瀾和王玉坤，吳燕也出去到飯館吃飯去。汪晴瀾道：「你那兒去？」黎士方道：「我回家去。」汪晴瀾道：「是不是吃飯去？」黎士方道：「對啦？」汪晴瀾道：「跟我們一塊吃去好不？」黎士方道：「好吧。」他們便一同出了校門，到附近一個飯舖裏去吃飯，黎士方雖然很快活，可是他並沒有說什麼話，只是談了些學校的功課。吃完了飯，他們又往學校回來，走在半途，汪晴瀾道：「你怎麼好像不愛說話了？」黎士方道：「話要說就是很多，可是我不知怎麼說好？能不能允許我陪着你在大街多散散步？」汪晴瀾道：「我們一塊兒走走也好。」吳燕明白，便道：「我和王玉坤先回去了，你們散散步吧，我還有筆記沒有整理呢。」王玉坤也道：「對啦，我也回去了，你們散步吧。」說着便和吳燕匆匆去了。汪晴瀾望了黎士方一笑道：「你看，都是你這一句話，叫人家都離開我們了。」黎士方道：「她們跟咱們在一塊兒，她們也不舒服。」汪晴瀾道：「沒有你不是很好嗎？」黎士方道：「不是你叫我和你們一同吃飯的嗎？」汪晴瀾道：「你總有得說。還有什麼話，說吧！」黎士方道：「我真不喜歡同學在背地裏談論妳，給妳起外號什麼的。」汪晴瀾道：「他們要談論我有什麼辦法？我能跟他們說：你們別背地裏談我。成嗎？」黎士方道：「不是那樣，至少你須作得無法叫他們來談你才好。」汪晴瀾道：「怎麼樣作才能不叫他們談我呢？」黎士方道：「只要你把你自己作得再平凡一些就成了。」

汪晴瀾道：「我現在不是很平凡的嗎？」黎士方道：「不，你是太神祕了，或者你自己以為平凡，但是別人看着你總是怪神祕的。」汪晴瀾笑道：「還有這些事，我却不信了，我覺得我一點也不神祕。」黎士方道：「你能夠作到叫人不注意你就成了。或者是在服裝上，動作上，言語上……」汪晴瀾道：「你先別說，我現在穿着藍布大褂，和你一個樣，有什麼惹人注目的。」黎士方道：「反正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神氣，你總是被人注意的。」汪晴瀾笑道：「這都是你的多疑，作的自私，一切男子對女子所有的不平等的思想表現，這只是暴露了男人的殘忍的本性。我不希望你對我有這種觀念。」黎士方道：「我是尊重你的，因為尊重你，所以才不願意別人輕視你。」看他們說你怎麼美麗，怎麼追逐，但是他們的心裏只是想玩弄你，根本就沒有一個真心愛你的……」汪晴瀾道：「夠了夠了，我都明白，可是我是一個女人，我沒有多大的力量，來叫人不玩弄我，何況你又叫我平凡，我怎麼辦呢？反正有我的心計，不管人家如何輕視我，想玩弄我，可是不落在陷阱裏，我不受愚弄，也就成了，士方，謝謝你的好意。今天算是我們坦白的誠懇的互相暴露着心曲，我很高興有你這樣一個知己，我接受你對於我的好意的勸告。不過我要聲明，我不希望你拿着尊重我的盾牌，來限制我的自由。」黎士方見她今天忽然很莊重的和自己說話，知道她已經把愛情這件事加以重視了，至少她對於自己的愛情不像以前那樣看得不關痛癢。或者她已經感到兩性安慰的迫切需要了。他很喜歡，可是他又爲了難，以前雖然態度總是嬉戲的而不太莊嚴，但是他可以毫無忌諱的去進攻；現在情形好像嚴重了，却多少給進攻的機會以不便利。戀愛真難啊！可是爲什麼又有愛

呢？他默然的走着，汪晴瀾道：「呀，我們該回去吧，快上課了。」於是他們又往回走。黎士方的意思是想痛痛快快的叫汪晴瀾說出「我愛你」這句話來，甚至還說：「我永遠愛你，我不再愛別人。」他才放心。可是汪晴瀾不管是嬉戲的，莊嚴的，表現得都不那麼真切。他們往回走着，汪晴瀾說道：「吳燕是很可憐的，她太寂寞了，你應當給她一點安慰。你是正班長她是副班長，她的功課又那樣好，性情又那樣穩重，爲什麼大家都不喜歡她呢？」黎士方道：「你是想叫我愛她嗎？」汪晴瀾道：「難道非得愛人才安慰嗎？朋友就不應當安慰嗎？同學就不應當安慰嗎？都是同學，爲什麼大家都歡了笑而叫她單獨着呢。再者說，她也並不算難看，她只是老實就是了。你們男子，永遠看人家美醜來交朋友，這也太不對了。」黎士方道：「好，我聽你的，本來平時還就是我常和她談談，不過我老怕……」汪晴瀾道：「你怕怎麼？你不會把她忘掉是個女性嗎？爲什麼要把男女的界限分得那麼清楚呢？她實在可憐，一個朋友也沒有。你腦筋這樣清楚，爲什麼也會有這種思想？告訴你，她只是比那些妖豔的姑娘醜些罷了，比起那醜的却是好看得多。我要是男人，我就交那樣的的朋友。凡是自己知道自己醜的，她多一半是不醜，那真正醜的却永遠以爲她是相當的漂亮，真惡心，她們不但外形醜，連心都是醜的了。汪晴瀾的話，的確不假，越是醜的女人，才越愛搔首弄姿。男人也是如此。那自己覺得不漂亮的，可是不漂亮而已，却不是醜。可是一般男人交女朋友，還是以貌取人，女人交男朋友，總以貧富爲定。這好像是天下定律了。卽或怎樣的清高，而男人有錢的，女人好看的，總要佔上風。那見錢不動與見美不動的「心」除非是鐵打的。黎士方被汪晴

瀾這一說，心裏很覺慚愧，覺得汪晴瀾實在比自己偉大的多，可是汪晴瀾是不是拜金主義，這却是自己始終沒有體驗出來呢。他們回到了學校，剛剛打着上課鐘，他們無暇再到宿舍，便一直到教室裏去了。黎士方因為沒有帶書，便要求與吳燕同看一本書。吳燕欣然允諾了。因為同學都知道他們兩個人絕不會有愛的可能性。所以也並不以為意。等到先生寫筆記的時候，黎士方便拿過她的筆記本和鋼筆，替她抄寫。說給她抄寫好了，明天再抄她的。他的鋼筆字寫得是那樣秀麗整齊。下課之後，一齊到宿舍去了。男生到男生宿舍，女生到女生宿舍。范統又約楊勝仁到公寓計劃第二步進攻的辦法。據楊勝仁說這次要用電擊作戰法，向汪晴瀾進攻，第一先封鎖汪晴瀾的周圍環境，使各個同學都無法接近汪晴瀾；第二用半磅重的情書，向汪晴瀾作有效投擲，讓她燃起愛情的火燄，第三天毅然做快速部隊般的向汪晴瀾求婚。他這次用的是最新戰法，保范統得最後勝利。范統聽着很像那麼一回事，所以這兩天儘要求着楊勝仁，叫他趕緊想辦法。別看楊勝仁說得那樣好，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今天又被范統拉去研究去了。黎士方和郭實回到自己宿舍，吳世飛却由後邊趕來，因為吳世飛盡注意這些閒事，范統和楊勝仁商量二次進攻汪晴瀾的話，他全聽見了，特追出來報告黎士方。他們一同進到宿舍，吳世飛道：「我說，范統又要進攻汪晴瀾了。」黎士方道：「叫他進攻他的。」吳世飛道：「你說人的智慧相差為什麼這樣遠？像范統這樣執迷不悟，怎麼會像個大學生呢？」郭實道：「人的智慧本來差不多的，何況又同在一班。不過人一遇到錢和女人，就彷彿迷了本性似的，利令智昏起來。卽或是大聰明人，到這時候都不免糊塗，何況根本就不聰明的人

呢。」吳世飛道：「這要是跟范統開個玩笑，他一定上當。」黎士方道：「怎麼開玩笑？算啦吧，他那樣一輩子也成不了事。」吳世飛道：「我說，今天吳燕可高興了，跟你坐在一塊兒看書，你還給她抄寫筆記，她今天晚上睡覺一定把那筆記本放在枕頭上，挨着她的臉，你信不信？」黎士方笑了，他道：「那倒不一定，她會知道我不愛她的。」吳世飛道：「那可別說，老郭剛才不是說麼，人一遇到錢與女人便迷惑，女人遇到男人一樣迷惑呀。」郭實道：「這話倒是有理，士方還得謹慎，士方還得謹慎，不要太大意吧！」黎士方道：「這是汪晴瀾叫我這樣作的。」郭實道：「她叫你這樣作不成。如果勾起吳燕的愛來，你又要感到擺脫之苦了。」於是他們又談到戀愛問題，他們都覺得戀愛又神祕又不神祕，作起來容易得隨手而得，難的却怎麼也弄不到好處。比方兩方都有了愛，按說就可以隨了兩個人的心意那麼愛就得了。可是偏不，裏面總有一些警警扭扭的心緒，可是誰也不願意警警扭扭，誰都願意一帆風順，但是結果總要出點毛病，弄得圓滿，便可結合，倘若稍一不慎，卽至決裂，甚至弄成相思病，而把命繞在裏頭的往往有之。兩個人的事，兩個人全希望好，而結果却總不好，你說這不是像冥冥之中有人在操縱一樣嗎？神祕就神祕在這兒，這個玩藝兒，簡直不是嘗試的事。沒有戀愛的人趁早兒別想牠。現在風氣大開，初中的學生也全講起戀愛，這是多麼危險的呀！三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說着，上面的話，也不知那句是誰說的了。說了一陣，歎息一陣，可是說過之後，自己的愛人的影子，又擺到腦筋裏來，想着愛了她才好。「神祕就在這兒！」這是吳世飛說的。他聽見飯鐘響了，一邊說着一邊往外走。黎士方他是騎了車，回家去吃。到了晚上回來，大

家又聊了一陣。第二天上課，有人體寫生，大家看到這個模脫兒小姐了。她的身體是那樣的，各部曲線都恰到好處。說也奇怪在這種環境裏，男女同學看到這一絲不掛，玉體斜立，竟會引不起一點猥褻的心。他們都被那至神至聖的藝術所感應，而不敢有一點遐念了，不但男女同學間不會有那輕薄的意念，就是對於模脫兒孫小姐，也並沒有什麼可以引起慾念的動機。不過那不懂得藝術的，不免有一點衝動，這種衝動好像是下意識的，只略一現出便逝去了。在這種偉大嚴肅的環境裏，雖然那紅潤的肉色像冬天果店的電燈下照耀着薄皮柿子似的美好動人，但是彼此也不會遞個眼色，或是往某一部分多看幾眼。青年人之有性慾衝動，多半是一種好奇心所驅使，倘若真個實行自然的裸體的生活，則司空見慣，也倒不會有什麼不良的印象，所以下課後，孫小姐着上她那短的旗袍，披上風衣，反而叫楊勝仁和范統之流，想到她那肉體的曲線以及不能見的部分而引起追逐的念頭來了。有許多女人都說：「不嫁藝術家。」因為藝術家好像沒感情的，不會溫存。其實不然，藝術家正是極富於感情的，不過他們對於肉的美的敏感，要超過平常人多少倍去，他們把那極平凡的愛，看得實在不重要。他們要在這裏發揮他們的天才而創造人間至偉不朽的藝術。只有楊勝仁和范統這種沒藝術天才而只想混個文憑了事的半瓶子，時常作一種藝術之外的肉之爭逐。下課了楊勝仁似乎想把這功課延長時間才好，可是他說不出，看看同學，同學竟沒有一個談到這種問題，對於方才那模脫兒，彷彿一放下筆就連影兒也不存在。在這下課休息的當兒，大家都走到院外來活動，有的仍在屋裏畫。那汗疇瀾的書袋，就放在桌上，有一本筆記，還在袋外放着。吳世飛專門愛調查人

的祕密，假如能知道人家的一個不公開的消息，就如同發現新大陸似的。他見汪晴瀾沒在屋裏，便走過來翻那筆記本，一翻，却見裏面夾着一封信，信紙在信皮外邊，他便把那信紙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這封信不給大姐看，不給二姐看，我請你糖吃，你怎麼不請我呢？給二姐兩塊，三姐兩塊，不給大姐，給你五塊。」以外還有許多話，他零零碎碎的記着這麼幾句，他又看信皮，見上面寫着「章緘。」他知道這一點已經足了，便仍就把那筆記本合上，離在一邊，找到黎士方說道：「我說，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黎士方道：「什麼消息？」吳世飛道：「我方才翻汪晴瀾的筆記本，看見她那本裏夾着一封信。信皮寫着章緘，信裏寫着請吃糖什麼的。」於是他便把信裏的話，背給他聽。黎士方聽了，不覺很難過，可是他仍裝着鎮靜的樣子，點了點頭，也不言語。見了汪晴瀾，也不問她，和平常一樣的不動聲色。心裏却再也安置不下了。燃燒着嫉妬的火焰，功課也聽不下去了，他又喜歡吳世飛，他又恨吳世飛。喜歡吳世飛告訴自己一點不知道的事，恨的是他竟把自己的愁恨引了出來，他說不出的難過，一方面盼望吳世飛的話是假話，一方面可是又知道吳世飛不是假話。這一天，他都是不痛快的。到了晚上，他想到汪晴瀾一定在圖書館裏，便走進圖書館，一見果然她和王玉坤在那裏，他一見了她，氣就消了好多。汪晴瀾一邊抄着筆記，一邊說道：「你是由家來嗎？」黎士方點頭道：「是的」說着，便坐在她們的對面，他一見汪晴瀾還拿着她的書袋，那本筆記本放在外邊，他曉得吳世飛說的那封信一定在那筆記本裏，因為王玉坤坐在旁邊，他不好意思問，坐了一會兒，可耐不住了，便假裝不知道的樣子拿她的筆記本道：「我看着。」汪晴

瀾把手一按道：「等一等。」黎士方一看，越發疑心。立刻顯出不痛快的樣子。王玉坤看他們的神氣，便站起來走開了道：「回頭再見吧。」汪晴瀾也沒攔她，她出去了。黎士方坐在她的旁邊道：「你們研究什麼？」汪晴瀾道：「沒研究什麼，我想寫一封信。」黎士方道：「給誰寫信？」汪晴瀾道：「……，你問這個幹麼？」黎士方道：「不幹麼隨便問問。難道你疑心我問的不坦白嗎？」汪晴瀾便由筆記本裏拿出一封信來道：「我給一個小孩子寫回信。」黎士方拿過信來一看，確是吳世飛看的那封信。他恍然了，一切的愁恨全沒有了。他道：「那麼你寫吧，我不打擾你。」汪晴瀾道：「你看着我寫，不要離開我，我馬上寫完的。」黎士方便坐在一旁，見汪晴瀾筆記本上撕下一張紙，把信寫了，她寫了一篇，便給黎士方看。寫完裝入一個信封裏。說道：「咱們一塊兒送信去吧。」黎士方高興答應着，兩個人一同出來，汪晴瀾道：「你等我一等，我把書袋放回去。」黎士方便在大門等着，一會兒汪晴瀾便出來了，兩個人一同走下去。遇到一個信筒子，把信裝到裏面去又往下走着。走到景山大街，月亮升上來照在故宮的護城河，照在殿的一角，照在道旁的樹梢，照在寂靜的路上了和路上的他們。天氣正是不冷不熱的秋天，風吹着是那麽柔和爽快，汪晴瀾道：「我就納悶，人們一到秋天爲什麼愛傷感？其實現在這氣候，不是正令人爽快高興的時候嗎？」黎士方道：「那是環境的不同。我以爲這是空間問題，不是時間問題。比如秋天在戲院裏在跳舞場裏，在家裏過中秋節，不都是快樂的嗎？假如換在一個寂寞的地方，或是清涼地處，他就要感到悲哀了。可見人的情緒，還是因空間而變化的。」汪晴瀾道：「不，比如這條大街，不是很清涼寂寞嗎？再配



上這月色，再配上這故宮，再配上這崇順殉國的景山，不是更可以使人傷感嗎？爲什麼我並不那樣覺得，我只覺得很快樂的呢。」黎士方道：「因爲看我在你的旁邊，所以你就沒有悲哀了。」汪晴瀾道：「吶呀，把你自己抬出來，你值幾個錢呢？」黎士方道：「我知道你爲什麼這樣的不尊重我。」汪晴瀾道：「爲什麼？」黎士方笑道：「因爲你愛了我。」汪晴瀾道：「呀，我才不愛你，你有什麼可愛呢？」黎士方本來是說笑話，可是汪晴瀾也是說笑話，這樣的說笑話，竟使黎士方無法轉圓了。他接着往下說道：「當然，我那裏有什麼可愛呢？我既不穿西服，我也沒有錢……。」他還沒有說完，汪晴瀾却生氣道：「我回去了。」黎士方又慌了，連忙拉住道：「我說我自己呢。」汪晴瀾道：「說你自己不該衝着我說，你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呢？」黎士方道：「我是隨着你的話說的呀。你不是說我不可愛嗎？」汪晴瀾道：「那是你不可愛，我說了，又怎麼樣？」黎士方道：「准你說，不准我說嗎？」汪晴瀾道：「不准你衝着我說。」黎士方道：「那麼我衝着天說。」汪晴瀾道：「你說吧，我回去了。再見！」黎士方連忙拉住道：「得啦我錯了，我不說了。我方才是說笑話。故意氣你呢。請你罵我幾聲『壞死啦的吧！』」汪晴瀾笑道：「討厭！真壞死啦！」於是他們又好好走下去，把景山的周圍繞了一個圈兒，他們全不顯得累，黎士方道：「聽說范統又要向你進攻了，你怎樣應付他呢？」汪晴瀾道：「我不理，你們都是一樣不值一理。」黎士方道：「你又把我說在裏頭，只准你侮辱我，不准我說你。」汪晴瀾笑道：「你們都壞。」黎士方道：「可是我絕不和他們一樣，我不能跟他們相提並論。」汪晴瀾笑道：「喝，知道您是大班長啦，功課

第一……：。」「黎士方不等她說完便道：「知道你是皇后啦、真美麗……：。」「汪晴瀾站住道：「你再說！」黎士方笑道：「你先說的我呀。」汪晴瀾笑道：「壞死啦。」他們就這樣一邊談着一邊走回學校，汪晴瀾回到女生宿舍，黎士方回到男生宿舍。因為今天是禮拜六，所以大門關得晚些電燈也熄得晚些，可是宿舍却清靜的很，原因是大家全跑出去玩，明天是禮拜，後天是中秋節，連着放兩天假，大家把功課全放在一邊，值此佳節，誰不熱鬧熱鬧？或是看電影，或是聽戲，即跑到北海玩玩，也比在圖書館看書強。一年不是才一個中秋節嗎？一年不是才五十二個禮拜嗎？一年不是才一次暑假嗎？一年不是才一次寒假嗎？一年不是才一個陽曆新年嗎？一年不是才一個陰曆新年嗎？那誰唱過：「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這不結啦，人生不是才幾回醉嗎？應當醉時就醉，讀書多沒勁哪！不是中國人的人生觀。怨不得「何日君再來」這個歌兒會這麼流行。大家全出去了。有的醉在飯舖裏，有的醉在咖啡館裏，有的醉在城外的姑娘懷裏，姑娘唱着何日君再來，多麼沉醉呀。黎士方進到屋裏，一個人躺在床上，想到和汪晴瀾方才的夜之遊行，真是甜蜜。與其現在這樣無聊還不如方才多同她走一走，這時候她不知作什麼呢，是不是也在想？他想着想着便入到夢中去。第二天的早晨，宿舍裏熱鬧起來。楊勝昨天看了電影，今天見了誰都要唱一唱電影裏的曲子，可是他並不會，只是哼哼那個調兒，所謂那個調兒也是一句兩句，就是那一句兩句也是他自己覺得像翻來復去的哼哼沒完，根本他音樂天才就沒有，不過他以爲這樣就算摩登，可是他不管別人怎麼肉麻人(Geinkl come n boy)他一邊說着一邊走了出來，一直奔大通公寓，

李斗見了道：「您來啦，范先生還沒起呢。」楊勝仁走到三號門前，一拉門沒拉動，哈羅哈羅，叫了幾聲，范統也沒答應。伏在窗外，順着一個小窟窿往裏看，那個小窟窿是范統平常往外看的，——見范統睡得正香。楊勝仁道：「什麼時候還不起？」使勁敲了幾下門，范統也沒應，這傢伙睡得真死。他把李斗喊來，李斗也沒有辦法，他說：「范先生有時開午飯還沒起，怎麼叫都不醒。」楊勝仁想了想，想出一個法子來，說道：「咱們兩個人合作，我問你答。」說着，便故意弄窄了嗓音學着汪晴瀾的聲音說道：「李斗，范先生在屋嗎？」李斗笑道：「在屋睡覺呢。您貴姓？」楊勝仁道：「我姓汪。」李斗道：「是，汪小姐，回頭您再來一趟吧，范先生這時起不來呢。」這時就聽范統在夢中驚醒道：「李斗誰說我起不來呀？千萬別叫汪小姐走。」李斗笑道：「是，汪小姐來半天啦。剛走，大概還沒有出大門。」范統道：「你快去追，我就起來。」說着慌忙爬起，把門開開，楊勝仁走進來，倒把范統駭了一跳，擦了擦眼睛道：「怎麼回事？」楊勝仁道：「姑得貓甯。」他故意弄窄了嗓子說的。范統道：「剛才不是你呀？」楊勝仁點頭笑道：「耶司。」范統道：「你可真損，我睡的正香。」這時李斗走進來道：「范先生 客人走遠了，不見了。」范統道：「媽的什麼走遠了，還跟我來這一套。李斗看了楊勝仁一眼，一吐舌頭，笑道：「范先生，楊先生是怕您睡大發了。要不然誰敢叫你？」范統道：「別費話了快疊床打洗臉水，」李斗道：「瞧。」過去一拉被子，被窩的空氣，真得把人薰倒，范統打了一個哈欠道：「吃烟瘦子！」楊勝仁點着了一枝煙道：「我說，這就真是汪晴瀾來了，你這樣現起也不成，屋裏待不住，她後就不來了，以後

還是得早起。禮拜怎麼着，越是禮拜他才起來呢。「范統又打了個哈欠道：「以後早起，一定要早起，不早起不是人。李斗，你先把夜壺提出去。」楊勝仁道：「屋裏不通空氣，汪晴瀾進來，一見夜壺她就得跑，你真得想法子。說不定她早晨還來一踫，我看好像是她上這兒來了。」李斗道：「對啦，我也一恍兒看見一位密司……」范統道：「沒你的事。」他也明白了。李斗向楊勝仁作個鬼臉提着夜壺走出去。把夜壺倒在廁所，走回來道：「我給范先生沏茶去。」說着又抓茶葉，裝在茶壺裏，拿了出去，一會兒把茶沏來，茶葉也就剛才抓去一半兒。楊勝仁道：「你剛提完夜壺，洗手沒有就沏茶呀？」李斗道：「洗啦洗啦，好，給范先生辦點兒什麼不得洗手呀？」說着又給范統打洗臉水。范統一邊洗着臉一邊說道：「怎麼着了？小汪有消息沒有？你給我想的主意怎麼樣了？」楊勝仁道：「別忙，欲速則不達，慢慢的有，快快的不行哪。我的說話，你的明白？」范統道：「大大的明白，小小的不明白的有。」范統也能學幾句中外合璧的話。洗完了臉，又漱口把牙膏沫子全吐在洗臉盆裏。楊勝仁看着真惡心。又接着吸了一枝烟道：「我說，明天中秋節，咱們那兒玩去？」他把來意這時才說了。范統道：「不管上那兒去，就是咱們兩個人都沒勁，最好約上小汪。」楊勝仁想了想道：「好吧，我去約，明天一清早我給你話兒。」他暫時先敷衍他，其實他那兒約汪晴瀾去呀，他準知道約也不去。慢慢的再想辦法，今天先玩一天，其實碰釘子不要緊，自己也常碰，不過替別人碰起來，有點不合算了。假如碰而有把握的話，自己還約她玩呢，何必替人約？不過范統也有一樣好處，這是可以和他經濟合作，他出物質，自己出精神，這就能成功了。

成功是兩個人成功了，戀愛不能多角，只應有一個成功的。於是方面要合作，一方還得定互不侵犯條約，他越想越麻煩，他道：「咱們今天幹麼玩吧。」范統道：「找老張打牌去吧。」楊勝仁道：「打牌我沒錢。」他的意思好像說幹別的就是有錢了，其實幹別的一樣兒沒錢。范統道：「我借給你。」楊勝仁一聽他借，自然允許，贏了是自己的，輸了是他的，所謂借就是送，根本不能打算還了。他道：「好吧，我回學校吃飯去。」范統道：「幹麼這麼客氣，這兒吃完了一塊兒去找老張。學校的火食，越來越不像話，吳世飛的炊事！廚子也是他薦的，敢則他有朋友來開客飯不花飯錢了。我上回跟他鬧警扭，我就退出飯團了，雖然這裏費點兒，可是自己愛吃什麼就吃什麼。你說是不是？」說着把李斗叫來，開兩份兒飯，另外再叫兩個菜，買點熟肉，肉買不着的話，就買雞蛋，打點兒酒，不要多，差不離六兩就夠了，要不然就來他半斤吧，也別多喝，喝多了回頭不能打牌了，范統把這些話都向李斗說了，李斗也分不清那句重要那句不重要，全都答應着，走了出去。」楊勝仁道：「按說吃飯還早一點，可是，還有走着工夫，再者時候也不算早了，架不住你起得太晚，以後可別這麼晚起了，有時真能耽誤事，咱們朋友交得實在，所以我就這樣照直說，還是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范統一聽，像這樣的朋友，真是難找，友直友諒友多聞，像楊勝仁這樣的朋友，可謂毫無遺憾了，他們又談了一會兒話，范統感激他是個知己。吃完飯後兩個人便到老張家去打牌。打了半天，老張輸了，並沒有留吃飯的意思，他們只得走出，范統回到公寓，楊勝仁回到學校，他一進學校，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女生宿舍，可巧這時汪晴瀾由宿舍走出來，他便在要路口上

等着，但是裝着徘徊不經意的樣子，等到汪晴瀾過來攔着她說話，誰知汪晴瀾却由別的路上到圖書館去了。楊勝仁還低着头徘徊在等着，以爲汪晴瀾一定走他跟前，誰知抬頭一望，汪晴瀾却往那邊去了，他連忙撒腿便追，在後面叫道：「密司汪。」汪晴瀾站住了，笑着，彷彿知道楊勝仁在那裏等她，而她故意躲着他走似的，楊勝仁道：「姑得貓寧，不，姑得衣溫甯。」汪晴瀾笑道：「您好！」汪晴瀾道：「明天中秋節，打算上那兒玩去？」汪晴瀾道：「大概到城外去玩。」楊勝仁道：「香山嗎？」汪晴瀾道：「對啦。」楊勝仁道：「幾個人？」汪晴瀾道：「兩個人吧，和王玉坤。」楊勝仁道：「什麼時候去？」汪晴瀾道：「九點鐘吧。」楊勝仁一聽，十分喜歡。馬上別了她，便給范統打電話，說道：「我已經約好了汪晴瀾，她說最好上香山，那裏清靜，清靜不是才得談哪嗎？她告訴我早九點鐘汽車站見，如果趕不上汽車，鬼見愁山頂兒上等。她因爲咱們是兩個人，所以她又約上王玉坤。請你買一點麵包果子醬，明天一清早我就找你去。」范統一聽，喜歡不盡，立刻告訴李斗明天早晨叫他，買東西，他以爲楊勝仁當真約了汪晴瀾，其實楊勝仁是打聽來的，他以爲到了香山之後，然後約在一起玩，她還不答應嗎？她們一定要感到沒有男性跟着的寂寞與恐懼。他以爲絕對有把握，當晚睡了一個安穩的覺。范統這一夜倒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想，想明天如何玩法。第二天一清早，他還在睡夢朦朧中，聽得門外有人叫，叫上沒完，他以爲是李斗，便喝道：「知道啦。」他又睡去，可是門外還在敲，他想到這是楊勝仁，遂道：「瘦子呀等一等。你可真是早班兒我正在作夢，夢見跟汪晴瀾接吻呢。」說着，打了一個哈欠，坐了起來，門外站着的不

是楊勝仁，而是范老伯。范統一邊穿襪子一邊道：「我說瘦子，告訴你說吧，作夢雖然是做的，但是也真甜，媽的，說不出來的勁兒，我想真 天 也和這樣差不多。你說是不是瘦子？」范老伯沒有言語，范統道：「你別裝聽不見，告訴你，昨還夢見她好幾次，有一次我就不知道怎麼都掉床底下去了，在床下就作開了夢，夢見跟小汪接吻，我覺得她的嘴唇兒，又大又涼，真奇怪，醒來一看，才知道抱着夜壺接吻呢。你說多洩氣，怨不得接吻的時候，我覺得汪晴瀾口臭呢，敢則是夜壺，哈哈，好倒霉了。」范老伯也不言語，他穿了褲子下了地，一邊結着褲腰帶，一邊說道：「瘦子，勞駕給喊聲李斗！」范老伯在外邊沒有言語，可是又不能說：「我不是什麼瘦子，我是你老伯。」范統在屋裏扯開嗓子叫李斗，范老伯恨不能他馬上開了門，叫他看見自己是范老伯，可以止住他的放肆，不然兩方面都鬧得怪僵的。范統見門外站的始終沒有言語，他忽然想到這一定不是楊勝仁了，也搭着他從夢中醒有多時，想到昨天楊勝仁的話，以為一定是汪晴瀾來了呢，他心裏立刻跳起來，自己埋怨自己，為什麼昨天還說早起，今天又不早起呢？媽的這個記性，打了自己腦袋一下，說道：「密司汪嗎？請等一等，就好！」說着先把被子匆忙疊起來，點點香水，提着夜壺沒地方放，放在牆角，上面用昨天買的大蒲包果子，麵包等等，都蓋在上面，然後來開門，門外咳嗽了一聲，他聽出來，不是汪晴瀾，他笑道：「你這小子，又來騰事來了，」說着，開了門，伸手便抓，一抓才知道不是楊勝仁，却是范老伯，他駭了一跳，連忙讓進來，叫李斗，范老伯倒原諒他不知道，不知者不怪罪，可是他不明白抱着夜壺接吻是怎麼一回事。李斗來了，范統道：「昨天告訴你今天早晨

叫我，你爲什麼不叫？」李斗道：「喝，叫你可有會子了，連街坊都叫醒了，您還沒醒。」說着便找夜壺，說道：「夜壺那兒去了？」范統道：「你先給打洗臉水。」李斗只得先打來洗臉水和嗽口水。范老伯道：「你爸爸來信，知道你這兒不能過節，特意寫封信來，叫你到我那兒過節去。我特意來找你一趟，回頭走吧！」范統心裏這懊頭就別提了，人家每逢佳節必思親，自己却每逢佳節必倒霉，又遇見這糟老頭子，人家的好意，還不能辜負人家，說道：「不忙，我倒是過節不過節沒關係，回頭還許有同學的來找我玩。」他想，楊勝仁一來，自有妙法可以使范老伯走，他先不顧慮這問題。范老伯道：「什麼同學的，這年頭兒狐朋狗友都要少交，簡直沒有什麼益處，搭着這年頭兒太亂，什麼人都有，咱們是老老實實的念書，你爸爸供給你真不容易，別那麼花天酒地的。」范統道：「沒有，我在學校裏就屬我老實。」他一邊嗽着口一邊說。嘴裏含了一口水仰着腦袋在嗓子眼兒上，咕嚕嚕的響，他正要開門噴了出來，這時楊勝仁走來，在院子裏就嚷：「哈囉。起來了嗎？誰來了？小汪嗎？」范統一開門要噴，一見楊勝仁走進來，他沒噴出來，他又怕楊勝仁提汪晴瀾的事，一着急，把嗽口水全咽下去了。這叫嗽口帶瀾腸子。楊勝仁一見屋裏坐着一個老頭子，便不言語了，可是心裏也怪彆扭的，范統連忙給介紹了，范老伯那勁頭兒真拿得穩，楊勝仁越討厭他了，可是關於范統的面子，又不好不應酬。他道：「老伯是由那兒來呢？」范老伯道：「我是由舖子來，找他來過節，下午帶他聽聽戲什麼的。」楊勝仁一聽，看了范統一眼，范統一皺眉，表示你得想法子。楊勝仁也有些着急，這時候汪晴瀾她們還許登了汽車出了城也未可知。他轉了轉



走出去了，一會兒，李斗進來說：「范先生您的電話。」范統走了出來，到了號房，楊勝仁却在那裏等着他，說道：「你倒是去不去，你要不去，我可一個人去了。」范統道：「那個說不去的，但是走不了怎麼辦？你得想法子把老梆子攆走才成。」楊勝仁道：「要不然你就直接說了也沒有關係，跟同學出城去玩，幽雅的多，總比嫖窯子強，他一定答應。范統道：「叫他白跑一趟，他能樂意嗎？」楊勝仁道：「說你飯桶你真是飯桶，你應當昨天買點禮物，自己給他送去，說明天到您這兒來過節，他不是就不來了嗎？」范統道：「誰想到這裏了呢？」楊勝仁道：「要不然你就跟他說，下午到他那兒去，上午學校裏還有個聚餐會，不得不出席，叫他先回去，這不就得了嗎？」范統道：「那他下午等我沒有去，豈不冤了他？」楊勝仁道：「你真死鑿兒，你得會通權達變，不能爲了信而誤了軍國大事。」他覺得找汪晴瀾的事，比什麼都重要。范統道：「好，你得幫助我說。」楊勝仁道：「你就去吧，就說方才學校來電話，催你快去呢。」范統遂走回屋來，照着楊勝仁的話說道：「老伯請先回去吧，我給你雇車，我下午跟着就去。皆因上午我們學校有個會，非到不可，方才打電話來催來了，那個姓楊的同學也是找我來開會的。」范老伯道：「學校近期晚兒盡愛開會，這也開會，那也開會，我看一年到頭兒，簡直上不了幾天的課。」范統陪笑道：「可不是，可是不去又不成，扣分就受不了，我這裏還沒缺過一次席。」范老伯一聽，也無辦法，把烟袋拿出來，先抽一袋烟，楊勝仁這時又走進來，作出焦燥的樣子說道：「老范，時間可快到了。」范統道：「別忙。」遂叫來李斗，給范老伯雇車，范老伯抽着烟走出來道：「倒是正事緊，我也別耽誤你的正事，

不過我想着你沒地方過節，一定想家，所以我才來的，回頭去呀！」范統道：「回頭就去。」說着，把范老伯送出門外，范老伯把烟袋揚起來道：「二格，我可告訴你，少貪玩兒，聽見沒有，而今這年頭兒，洋麵這麼貴，多怕的慌呀！」范統道：「是是。范老伯又囑咐了幾句才坐車走了。楊勝仁笑道：「原來你的小名兒叫二格呀！」范統道：「你別瞎說了，我說，老頭子剛才來的時候，我以爲是你呢。幸而老頭子不懂得什麼叫吻，要一說親嘴兒，這個樓子可就大了。」楊勝仁一聽，又笑了起來，說道：「快走吧，汪晴瀾這時候都許到了香山了。」說着，匆匆走進屋來。范統連忙洗臉，連口都不嗽了，把衣服穿好，他還想刮臉，楊勝仁道：「不用刮了，挺光禿的。」於是范統穿上西服。楊勝仁指着牆角的蒲包道：「這果子麵包都是嗎？」范統道：「都是，你看夠吃不夠？」楊勝仁道：「足夠吃的。」說着便走過去拿，把蒲包拿起來一看底下，原來放着夜壺。楊勝仁道：「怨不得我看着很多，原來底下墊着夜壺，可是這果子還吃不吃啦？都熏得臊氣哄哄的。」范統道：「沒告訴你嗎？我剛才以爲是汪晴瀾來了呢，怕夜壺叫她看見，所以用蒲包遮上了。」楊勝仁道：「你不會放在床下嗎？」范統道：「我又怕有氣味，用果子遮着點兒，不是還可以解解氣味嗎？」楊勝仁道：「可是麵包却吃不了啦，你這叫置一經損一經，快走吧，這要是汪晴瀾在山上等咱們，老等不去，她們一定着急呢。」說着，兩個人提了蒲包往外就走。楊勝仁道：「你提着夜壺作什麼？」范統一看笑道：「我都糊塗了。叫你催的。」說罷，把夜壺放下，把蒲包提起來，兩個人出了門，叫李斗把夜壺倒了鎖上門。兩個人一直夠奔汽車站。車站上等車的人還真不少，他們等了

許久許久，越等越着急，楊勝仁道：「你看，頭輛車都過去了，汪晴瀾一定坐那踏車去的，我們等這輛車來，至少比她們晚一個鐘頭。她們這時候已經在山裏玩起來了，到時候咱們找不着她們，可別怨我。」范統一聽，也真着急，直罵汽車怎麼還不來。又待了一會兒，汽車來了，大家都要想上，誰知車上滿滿都是了，車到站連停都沒停，就走下去了。楊勝仁道：「看這情形，我們必須東華門上去了，不然在這裏等一個鐘頭，來了之後，仍是不能上，多麼冤呢？」范統道：「隨你，」於是兩個人提了蒲包，先坐車到東華門總站，到那裏一看，車上也都滿了，車底下還擠着許多人呢。楊勝仁道：「我們現在已經就誤了兩踏車，兩踏車就是兩點鐘，這趟車再上不去，汪晴瀾也等急了，沒準兒上那兒去，咱們更不好找了。」范統一聽，非常着急，不能上也得上，可是也得上去呀。幸而公司體恤乘客艱難，也搭着外國人多，又開了一輛臨時加車，饒這樣兒還把范胖子擠得喘不出氣來。後腰頂着不知是誰的文明杖，肚臍拄着一把日本小姐的蝙蝠傘，腳底下不知踩着誰的腳，而又不知誰的腳，在自己的腳上。車棚挺低，站在上面還要歪着腦袋，一走快了就撞頭。手裏提着蒲包擠得成了菱角形，一看，楊勝仁沒有影兒了。扯嗓子一喊，才聽見楊勝仁答了聲，聲來自家人的肋頭間。好容易楊勝仁鑽過來，兩個人站在一起。坐中國汽車，沒有相當訓練不成。車開了，這回還好，因為是加車，不繞西單了一直出北池子走景山，車開的還是極快，一會兒就過了景山。范統和楊勝仁都很高興，以為一會兒的工夫就可以和汪晴瀾見面了。他們都默默的想着，腦海裏跑開了馬。一面向窗外望着，一邊得意的想着，一邊還受着罪。車到了北海門前，車裏的人同

時都要往外望望，看逛北海的人有多少。范統和楊勝仁兩個人一看，只見有兩個青年男女往北海走着，女的是汪晴瀾，男的是黎土方，兩個並肩進了北海，那甜蜜的樣子，令人沉醉。他們全看怔了，車忽然騰了空，原來是過御河橋。他們這才醒過來，差點兒神不守舍，可是當時腦筋得到眼睛的電報，知道黎土方和汪晴瀾一塊兒上了北海。可是對於他們上北海這件事，應當怎樣判決，取什麼態度，腦府裏因為有點着慌，無暇及此，以至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的誰也沒有言語，而車已經開到西直門了。到西直門要下車檢查，檢查完了，一齊開到城外去上車，他們就這樣隨着潮流走下去，又擠上車。車開到野外，這時范統的腦筋安定一些了，有一點餘暇來整理這個問題，於是他道：「汪晴瀾已經進了北海，咱們還往山裏跑幹麼呢？」楊勝仁一時答不出來，他納悶道：「昨天說好的，今天上香山，怎麼她又不去了呢？」范統道：「是約好了嗎？」楊勝仁道：「沒錯兒，說得確而又確。我想一定又是黎土方傢伙弄手段把她約到北海去了。」范統道：「不管手段不手段吧，咱們還是得下車，若不然越走越遠，汪晴瀾既沒有來，咱們還到山上幹麼去呀？」楊勝仁無法。遂嚷要下車。賣票的說：「您等到站下吧。」一會兒到了五塔寺，他們才下來，可是下來又後悔了，還不如坐下去，這裏上不着村兒下不着店兒，往那邊去都沒有車，在那兒站着再等汽車回來，又實在無聊。走回來，真怪累的。范統道：「真倒霉，這怎麼辦？」楊勝仁道：「這不是有這兩個蒲包哪嗎？咱們坐在這裏先吃了牠，吃完了，順着河沿兒，慢慢溜達着就回去。」范統沒辦法，只得跑到田地裏，掏出手絹兒，和楊勝仁坐在地下，打開蒲包兒一看，全都碎了，吃完麵包，再吃梨，

剩下的栗子，罐頭等，拿回城裏吃去。楊勝仁一邊吃一邊說道：「這一定是黎士方一清早找了她，硬把她拉了去。」范統道：「你的電擊戰計畫得怎麼樣了？」楊勝仁道：「你別忙！」范統道：「不忙，倒是幾日呀？要是到六十歲，那也就沒勁了。」楊勝仁道：「不能，最近一定實現，我跟你說，女人一樣愛錢，你有錢，終久要到你這裏來，你不信你瞧着的。錢就是你的實力，就是你的步隊，就是你的降落傘，來吧夥計，保你成功。」范統一聽，又喜歡了，他道：「但是有錢也得有進行的辦法，光等着也不成。」楊勝仁道：「是呀，咱們得進攻，我現在不是正想着辦法哪嗎？」他們在野地談着他們的戰法，許久許久，越談越高興，彷彿汪洋瀾已經被他們奪到手中似的，范統道：「呀，什麼時候了，太陽快到正午了，咱們在這兒呆一天，多沒勁！」楊勝仁道：「那時候還不如就到香山去呢。走吧，進城，找小汪去跟他們攪攪亂，反正也不能叫他們玩好了。」范統道：「對，吃飽喝足，溜達回去吧。」說着，他們便沿着河畔，走進城來，一見電車在那裏停着，連忙三步變作兩步跑上去，范統跑得還直喘，抓上電車，又等了好半天才開，范統道：「要知電車要等這些時候，咱們跑他那門子？」楊勝仁道：「誰說不是哪。」車開買票的買票，他們決心到太平倉轉車到北海。打了票，兩個人往外望着，楊勝仁道：「這回見了他們，你就把票子亮了出來，准能使她動心。」正說着，只見馬路上有兩個男女生騎着自行車往城外走着，不是別人，正是黎士方和汪晴瀾，一邊騎着一邊說，非常得意。他們是早晨到北海划船，下午騎車到郊外玩。不想又同范統他們走了個碰頭，可是他們並不知道。范統扭過脖子看他們的後影兒，楊勝仁道：「你不會這

麼扭過脖子去看，九十度總比一百八十度好受。」范統一聽，也不看啦，看了楊勝仁一眼，楊勝仁不大是味兒，把帽子摘了，搔了搔腦袋，沒轍！到了太平倉范統都忘了下車，楊勝仁道：「該下啦。」兩個人隨着人走下車來，范統又想起來道：「咱們上那兒去？」楊勝仁道：「北海呀。喲！」他也想起來了，上北海沒用，人家都出了城了。范統道：「乾脆我回公寓，你回學校。」楊勝仁道：「這樣吧，范老伯不還約你到他那裏過節嗎？」范統道：「我不去了。」楊勝仁道：「我告訴你呀，我也陪你去，到那裏我幫你說，求家裏多給你寄錢來，咱們經濟充實後，一定能和平解決。咱們這回是以經濟作後盾的，況且，也不失了老伯的約，他一喜歡，一定答應，你看怎麼樣？」范統笑道：「你這傢伙，我要當了大元帥，非是你的參謀長不可，走。」於是雇車到范老伯那裏去了。這時的黎士方和汪晴瀾呢？却早到了農事試驗場。黎士方道：「今天這裏人也不少，中國人對於玩上老是這麼高興。」汪晴瀾道：「你不是中國人嗎？」黎士方笑道：「所以我也跑到這裏來玩。進了門，黎士方便要往東。汪晴瀾道：「我不願意上動物園，尤其是這裏的動物園，真可憐極了。那些禽獸，個個都像快死的樣子，只有幾個猴兒還好，可是猴兒也只有兩三個，還有一個瞎子，看着叫人心裏堵得慌，本來動物捐在園裏，已經失去自由，看着就可憐多了。還要養得不好，更看着難受。」她一邊說着一邊往植物園裏走，秋空是那樣明闊，很高的喬木也竟顯得那麼矮小，他們走在寂寞的路上，是多麼渺小啊，黎士方道：「你看，有的葉子已經黃了，想西山的紅葉，一定快要紅了吧？紅葉是那麼好看，雖然在秋天裏，也覺得他是很豔麗耀目的。不過這種豔麗，乃是它

臨死的迴光返照，像它由自然裏變成妖豔，正是告訴人說它漸漸走入衰老凋零之途了。這是多麼可悲呢？」汪晴瀾笑道：「你又講起人生，這是植物，它沒有意識，這意識都是詩人們硬給它安上的，它那裏懂得什麼叫自然，什麼叫造作？你真彷彿詩人一樣的發起感慨來了。」黎士方笑道：「我這是借題發揮，假如看到葉子而感不到什麼意識，那就沒有詩意了。比方今天中秋，到了晚上，詩人不免「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個就是詩人的意境，假如舉頭望明月，低頭吃月餅，那是多麼俗氣呢？」汪晴瀾道：「喝，你現在又是詩人了。可是他原就在故鄉，他思什麼呢？」黎士方道：「那就思美人的嘴唇兒了。」汪晴瀾哼了一聲，還沒說話，他們走過了暢觀樓，來到了挹翠亭，那裏非常寂靜，沒有一個人，亭的四圍都是樹，他們並坐在亭的欄杆上談話，黎士方道：「晴瀾，你能叫我相信你嗎？」汪晴瀾道：「你怎麼忽然又談起這種話來？」黎士方道：「因為我太愛你了。」汪晴瀾道：「愛我就應當相信我。」黎士方道：「愛與信不能一並談，普通以為愛須要信，其實不然，愛是愛，信是信。除非兩方面都是真正的愛，才能談到信字。」汪晴瀾道：「你不相信我什麼呢？」黎士方道：「其實，我不應當這樣猜疑你，可是，晴瀾，我難過看見你常和別人接近。」汪晴瀾道：「我所接近的都是老實人。」黎士方道：「是的，都是最老實而年輕的人，也是最有錢而有勢力的人。」汪晴瀾道：「什麼，你以為我……」黎士方道：「不，你當然不是一個拜金主義者，不過我覺得，今天我們到這裏來玩，固然我很快樂，但是這快樂並掩不到我的悲哀。愛情本來是一種自然的，就好像我們到時候就會說話一個樣。一般人總是想着愛情這件事難

研究他是怎麼一回事，這就等於研究說話是怎麼一回事。我現在同你說話，是在表白我的意思，我並沒有想着：「我現在是跟她說話呢。」愛情也是如此。我愛他，我就愛他，在愛他的時候却想着：「我現在和他講着愛情呢，」這種愛就失却價值了。一般人總是如此，以爲我和他講了愛情，假如我要和別人也講愛情怎麼樣呢？我應當把我的愛情給一個人嗎？這樣一想，便是大錯了。愛情並沒有甚麼度量衡，只有「有」與「沒有」這種區別。估計着他的愛情的分量的人，那就是沒有愛，真正有愛的，他一切也不顧，他却沒有空暇來想到自己在和誰談着愛情呀。」汪晴瀾笑道：「你聽那小鳥兒叫着多麼好聽！」黎士方道：「我是在和你講話。」汪晴瀾道：「我是在聽小鳥兒叫喚。」黎士方走了過來道：「你真捉弄人呀！」汪晴瀾笑道：「我又怎麼了。」黎士方却把她抱住道：「我壞嗎？」汪晴瀾道：「你壞。」黎士方道：「那麼我就壞到底吧。」說着便出其不意的和汪晴瀾接了一個吻，汪晴瀾在驚慌甫定的時候，黎士方已經離開她的嘴唇兒，她又耍笑又要生氣，眉頭兒是皺着的而嘴角是開着的，那臉蛋兒上表現着又羞，又喜，又怒，又愛的情緒。黎士方初次嘗到少女的吻，他也沒料到接吻後却只是緊張，心跳，兩個靜默了一會兒，這靜默好像是快樂的回憶機會。汪晴瀾道：「你是怎麼一回事？」黎士方道：「我愛你！」她又低下頭去了。樹上的小鳥兒。叫得的確好聽，彷彿慶賀他們的甜蜜，他們又坐在欄杆上慢慢談起來，黎士方道：「我現在在老彷彿有一種憂慮在心裏似的，可是細想起來，又沒有什麼可悲哀的因子。」汪晴瀾道：「你快樂吧，你相信我就快樂了。」黎士方握着她的手道：「晴瀾，我希望我們對於愛，應當取着比較嚴肅的態



度，雖然我們都在年輕，但我覺得我們這樣嬉戲着，實在於我們愛情上有些影響。」汪晴瀾道：「你說的也很好，但是你這樣不相信我，却正是不大嚴肅的地方啊！」黎士方道：「我相信了！」說着又抱了她，她仰着頭，閉了眼睛，黎士方便在那溫柔的嘴唇兒上吻起來，這個初戀的吻是那樣的火熾，甜蜜，他們全身的血液都加了速率循環起來，他們緊緊的抱着，吻着，盡可能的延長他們的吻，烏兒叫得更好聽了，在枝上跳起舞來，黎士方笑道：「那個烏兒都有嫉妬的，何況人呢？」汪晴瀾笑道：「沒有像你那樣嫉妬得厲害。」黎士方笑了，他們又談了許久，這時有別人走來，他們不得不離開那裏。走過齋風堂，黎士方還要在那裏坐，汪晴瀾道：「我該回家了，大節下的，家裏還等着我吃飯，我跑出來和你玩一天，再晚回去，家裏一定要說了。」黎士方遂陪了她走出來，又騎了車進城，各回各的家。黎士方回到家裏，他的四姊埋怨他道：「大節下的不知在家裏玩，又出了這麼一天。」黎士方笑道：「我同汪晴瀾出城玩去了。」四姊道：「對啦，把功課都扔在一邊，盡講戀愛，連家裏都不願意回來了。」黎士方道：「那你呢，不也是這樣過嗎？」四姊氣道：「娘，不看他盡胡說。」黎老太太道：「你們都是孩子氣沒有脫掉，這時候正是用功的時候，光是愛愛的掛在嘴邊兒上，就是愛也得有個時候，不能把用功的精神和光陰都放在戀愛裏。戀愛可以輔佐自己用功，如果妨礙自己用功，這種戀愛便沒有什麼價值；我想它是不會長久的。」黎老太太是一位極有學問的人，他們都很聽母親的話的。四姊道：「該該，這也不說了吧！」黎士方笑道：「也不是我先說的呀。」黎老太太道：「吃飯吧！」於是叫老媽子開飯，大家在一起吃，吃完飯，

大家搬椅子到院裏看月亮，沏了茶，切了水菓，擺了月餅，有人主張打牌，四姊說：「打牌多俗氣！這時應該賞月。」黎士方道：「四姊，我把汪晴瀾的經過和她的氣度跟你說一說吧，你聽一聽她到底是怎麼一個人，你可以給我判斷一下，我對於汪晴瀾真是猜不出她是怎麼一回事。」四姊道：「好！你說吧。我給你批評她的好壞，如果我說好，你就交她，如果我說不好，你就趁早和她遠離。你必須聽我的話，我才替你想主意。」黎士方道：「一定，我現在很坦白的說吧。我愛她，可是我又恐懼懷疑。我對於她的懷疑，不在她是不是另外還有愛人，我所懷疑的是她所愛的人，都是什麼樣的人。一個女人朋友多，並不算壞，她是一個非常活潑的人，當然朋友少不了，假如她所交的朋友都是有學問的，他所愛的都是有爲而用功的青年，那我一點不難過，我還更熱烈的愛她。倘若她所交的朋友都是有錢有勢力的人，我知道她完全是虛榮心，我就不再理她了。」四姊道：「這是對的。可是她所愛的人都是什麼樣的人呢？」黎士方道：「不知道呢，所以我才懷疑。我知道的，她愛着一個人，這個人是我極清楚的。」四姊道：「這個人是誰呢？」黎士方道：「是我。」四姊笑了，大家也笑了。四姊道：「除了你以外。」黎士方道：「除了我以外，在學校外邊的我知道了，在學校裏的，我知道她對誰都一樣。不過我非常留心她，在早操散了時，我常看她在別人的面前作出一種極美的姿態來，這種姿態我學不出，但是那極誘惑人的姿態呀。有一次。同學們聯合說上一個音樂會場去，汪晴瀾也要去的，我聽了汪晴瀾要去，我也去了，但是她並不知道。到了那裏，她突然見了我，你猜怎麼樣？」四姊道：「怎麼樣後來？」黎士方道：「先等一等，我

喝碗茶，後來怎樣，第三章裏再說吧！」

### 第三章 多情早被無情惱

黎士方倒了一碗茶，喝了，然後又拿起一個月餅來。四姊道：「你倒是渴倒是餓。」他笑着，一邊吃一邊說道：「她初沒料到我會去的，但是我竟去了。她一見了我，她馬上變了顏色，彷彿不好意思似的。我也沒表示什麼，只是暗暗的察看她的神色，可是也沒有什麼。」四姊道：「我看你就歇了你的心吧！不然苦惱要在後邊呢。」黎士方道：「真奇怪，對於一個女人，如果發生了愛，任何言語都阻止不了的。比如拿禮教，拿法律來禁止他愛這女人，都不會生效，世間的悲慘的劇，都是這樣發生，再比方拿女人本人的弱點來減少他的愛，也仍是無效，說她不美，而情人眼裏出西施。說她心地不美，而世間愛，愛仇人，愛敵人的事還非常的多。甚至你拿宗教的意識來勸，也是不成。仍是要愛。說她將來就是骷髏，令人可怕。而現在還是肉的，活的，便仍然而愛。即或把她運到醫院，用X光一照，照得她只現出一副骷髏，知道她本人不過就是這麼難看，但是X光一撤，又現出她的肉體，那溫而香的肉體，她仍是要愛。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如果把不潔去掉，誰不是熱烈的愛她呢。」四姊道：「那麼你是愛定了她了。」黎士方道：「不，我有利器可以把感情驅走。」四姊道：「你用什麼利器？」黎士方道：「就是我的理智。我有豐富的理智，並且我可以用科學知識來培養我的理智。感情就如同河水，理智就如同隄防，理智一缺少，感情馬上就泛濫不可收拾。知識就如同土呀，

櫥呀等等，使隄非常堅固，河水不能改道。」四姊道：「你說的很好，但就怕你到時候不能自拔。」他們談了許久，才進到屋裏休息，黎士方也沒有回到學校，住在家裏了。第二天一清早，他起來漱洗已畢，四姊還沒起呢。他便從果盤裏，挑選昨天供月的大蘋果，又大又美的，一共四個，裝在兜裏到學校去了。下了早操，他們從操場往教室裏去，這時黎士方把那大蘋果拿了出來，給汪晴瀾道：「給你兩個，我自己兩個。」汪晴瀾道：「呀，真好呀，我要那個大的，那個大的美。」黎士方便遞給了她。誰知剛遞給她的手裏，却叫吳世飛在旁邊一伸手就搶了去。汪晴瀾道：「不成，你搶的不成，給我！」吳世飛拿在手裏，笑嘻嘻的說：「嘿，真香！」他再也不肯給，汪晴瀾撇嘴道：「你給我！」黎士方道：「我這裏還有。」說着把他自己那兩個也拿了出來，汪晴瀾道：「不，我偏要那個。」黎士方道：「這個也不錯。」汪晴瀾道：「不，我認爲那個好，我非要那個不可。」黎士方遂向吳世飛道：「咱們換一下成不成？」吳世飛道：「不換。」他誠心氣他們，他又接着說：「要換的話，把那兩個都給我！」黎士方無法，爲了博汪晴瀾的歡心，只得把手裏的兩個遞了過去，吳世飛才把那個大蘋果給了汪晴瀾，汪晴瀾喜歡了，放在鼻子尖地方，笑着，聞着。黎士方一見，她是那樣美麗，那蘋果配上那臉蛋兒，就像是三個一樣，他神往了，站在那裏眼睛都看直了。這時別人又把他手裏的那個蘋果搶去，他才驚醒，他一笑置之。汪晴瀾拿着蘋果，一邊嗅着一邊笑，她是那樣可愛，黎士方道：「把它吃了吧！」汪晴瀾道：「不，我要把它掛在我的屋裏聞香。」黎士方道：「你的屋裏我想一定很整潔，桌上擺着花瓶，牆上掛着西洋的名畫，床頭

還有一張像片，這像片是你個人的……」汪晴瀾道：「不，我的屋裏亂死啦。不准你說這個了。」黎士方道：「說說屋子，沒有關係。」汪晴瀾道：「不，我的一切都不准你談。」黎士方笑道：「真是神祕的小姐，」這時他們走到教室前面，只聽樓上有人在唱，他們一聽，是郭實的聲音。汪晴瀾在下面叫道：「郭實。」郭實聽見有人叫，歌聲立刻止住，問道：「誰呀？」汪晴瀾道：「人哪！」郭實一聽，也微笑了，黎士方見汪晴瀾這樣又天真，又神祕，又大方，又玲瓏，他想再也沒有女人像她這樣美好的了。他知道世界上的美女人多得很，他知道世界上有學問有能力的女人多得很，他知道世界的女人有魔力的也多得很，但是他不去想，他只是愛汪晴瀾，即或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見着他，他敢保他的心連動也不動，他覺得汪晴瀾的魔力雖然不見比嘉波，柯爾柏，桃樂珊拉摩等大，但是汪晴瀾的電波的週率，正恰好感應到自己這個度數上。他不會為外力所擾，他完全融化了汪晴瀾的電力裏了，他細胞裏的電子，都受了汪晴瀾的感應，而所生的愛神經，使他不見汪晴瀾或是一想到汪晴瀾便緊張起來。上課了，范統來晚了，昨天累的今天早晨起不來。到了下午，他還沒起，幸而想到今天下午還有裸體寫生，他趕緊爬起來趕到學校，模脫兒孫化珍孫小姐已經裸了玉體，在同學環圍中，作了美麗的姿態，預備叫同學畫了。離着模脫兒最近的有個學生，姓耿，名字叫懷民，他的天才也還不錯，可是他不知是受了刺激還是用腦過度，他有一種畸形的思想發達，也就成了一種較輕的歇斯里特，談起話來。在他個人以為是人生的真理，但是在別人聽着，都好像他有些神經質似的。我們對於他的思想實在沒法兒批評。在聖人言論支配下的兩千多年的道德思

想，都以爲虛偽的禮教是人生大道理，有時人們過於率真，反而被指爲有違人情，因爲人情就是虛偽。比方耿懷民說道：「聖人總叫人說實話，在現在教育法裏，誠字是最要的訓育法則，可是我們細想起來，人們打算在社會上活着，就永遠不能誠實，如果誠實起來，非要失敗不可。就拿我說，本來我是想考理科學校或農業工業學校，但是都沒有考上，因爲他們出的數學題太難，沒辦法，只好考這個不大注重理科分數的學校來，可是先生出題：「我爲什麼要考本校。」那麼我這時就不能說怕理學院考不上，所以才考這個學校，假如這樣說了，必定不取，是可斷言的。那麼這時候我們必須要撒謊，說什麼自幼就喜歡外國畫，然後再說畫怎樣可以治人，陶情，治國，安邦。先生一看，明知道這是說瞎話，但是認爲說得實在有理。這就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社會就是這種社會，你這樣虛偽的作，人家倒認爲是真實。愛一個女人，明明每天每夜都在得到她的肉體，但是口裏却偏說。戀愛是靈的呀，不是肉的呀。人人都這樣作，你也得這樣作，多屈心呢！」他的思想，差不多就是這樣，大家覺得他的話很有理，可是又偏偏說他是神經病。他的確有點神經質，不過有時好有時犯，在感情衝動的時候，往往理智壓制不住，而有一種過度緊張的意念，那時候他把一切都忘掉了，他不顧社會，不顧法律，不顧人情，他要把他的感情非要發洩出來不可。這也可以說是原有人類的蠻性暴發，也可以說是他超時代的急先鋒。他相信未來的世界，非要恢復原古時代的狀態不可。他對於戀愛，也抱着這種思想。他說戀愛完全是肉的，無所謂靈的。主張靈的就是虛偽。有的同學就贊成他這種論說，有的就反對這種論說，時常談起來就抬半天杠，也不能解決。他對於樟脫兒孫

化珍，是非常垂涎的，每當畫寫生時，看了孫化珍的肉體，實在動心。他的身體很好，保養又適合。聖人——不知是那位聖人——說道：「飽暖思淫慾。」耿懷民也不能例外了。他對於愛女人是絕對感情的，絲毫沒有一點理智。愛就熱到極點，不愛就冷到極點。別人都以為冷酷，殘暴是理智的，沒有感情的，其實不對。越是殘暴喜怒無常的人，越是感情的，他如果有理智，他就可以把他的愛情發乎禮而中乎節了。富於感情的多是自私的，耿懷民就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見到孫化珍的肉色，真有點目迷五色，拿着那隻筆，光是畫着兩隻腿，他猛然起了一種遐念。這種遐念是人性的暴發，但究竟他的神經還受統制，遐念只是念而已矣，他沒有表現出來，別人當然不知道他是在想什麼，孫化珍當然更不知道了，他老是這麼念着念着，就要出毛病了。世界上的瘋狂的人，都是這麼念着得的，世界上的罪惡，也有一半是這麼念着念着發生的。在堂上這樣的念着，下了堂到宿舍裏，尤其念得厲害，孫化珍小姐的影子，那肉的颜色，老在腦子裏盤旋着，因想而迷，由迷而漸入魔了。有了魔鬼，上帝就要懲罰他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提什麼呢？這兩天孫化珍請假沒有來，有的很納悶，明白一點的就知道這是例假，每個月總有這麼幾天，過了幾天，正趕上下雨，秋雨最容易叫人掃興，大家又全知道孫化珍不能來呢，所以都在宿舍裏閒聊天兒，先生也告假，大家樂得玩樂一會兒，消磨這無聊的寂寞，於是大家湊在一起，抓大頭買栗子吃，泡上一壺釀茶，大家坐在床上圍着一談，也倒有意思。這時耿懷民却跑到教室裏去，誰知孫化珍却來了，他一見，十分歡喜，便要求孫化珍脫去衣服，叫他寫生，並且說同學在開會，一會兒就來的。孫化珍一想，反正坐一

個鐘頭是一個鐘頭的錢，十個人也是畫，一個人也是畫，這是人家的功課，自己當然不能執拗。她把衣服脫了，耿懷民也把畫具安置好了，他一看看到孫化珍的裸體，心經就搖擺起來，在這種靜的空氣中，只是他們一男一女，而女的又是全裸着，他的神經不由又刺激起來，心癢難撓，他道：「你稍等一等，我拿點東西就來。」孫化珍答應着，他便跑出教室，回到自己屋裏，把他平時自己配合的麻醉藥拿出來，完全洒在手帕上，然後揣了手帕來到教室，他恐懼着，大胆着，矛盾的進了教室，他幾乎失了常態，但表面極力壓制自己，雖然他外表很鎮靜，但是他竟不知道他嘴裏說了些什麼。他來到孫化珍的跟前，作為指點姿勢，掏出手絹兒來，在孫化珍的鼻子前來回的搖。他的手觸到孫化珍的身上，他醉了，而孫化珍也醉了。她昏迷得什麼也不知道了，而倒在他的懷裏。大概經過了很多的時候，她漸漸醒了，睜眼一看，自己仍自倒在畫台上，她不知怎麼會就失了知覺，一陣迷糊。現在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她微覺有點涼，自己起來，穿衣服，似乎還有點頭暈。她在椅子坐了一會兒。起來走了走，她覺得這樣的環境裏，似應出了什麼非常的事件，但是竟沒有，什麼也沒有，仍是和自己初來似的平靜。奇怪，也許這裏隱伏着一個驚人變動？但是怎麼想也想不出。她又想到最初的情形，她有些恐怖，也許方才經過一個不平凡的暴動吧，可是自己完全昏迷過去，一點也不知道了，走起來，微覺幾分不合適，她彷彿是受了侮辱，受了欺騙，受了委曲，由恐懼而悲哀，她哭了，她莫明其妙的哭了。一直待下班的同學走了進來，她還哭着。便有人問她為什麼哭呢，她也說不出來。有人問：「是不是因為別人都不知道你來？」她搖了搖頭，說不知



怎麼一陣昏迷過去，醒來之後，老覺得有大禍臨頭似的。於是有人說她大概身體不好，精神不夠。有人說她受了什麼刺激或感冒。有人說她是神經失常，應當休養。大家把她送出去，雇輛車回去了，她回去之後，偶爾想到一件極可恥的事，可是她又不敢去那樣想，是不是應當到醫院檢查一下？可是又檢查什麼呢？也許是自己的神經過敏？她實在不敢想了，不過存在心裏的這件事，却永遠在盤據着，過了些日子，她看了看耿懷民的神氣，他仍是照以前的態度，漸漸的，她也就安寧了，然而，這裏却埋伏着一個大問題，一個大變動，這個變動還在潛藏着，沒有露出來。這是一個驚人的大事件呀！耿懷民自經過教室那一幕之後，外表還很鎮靜，但是他究掩不住他的恐懼與慚愧，他覺得作了一件不該作的事，雖然他會自己認為這是一種人類的自然的本能。甚至於事後也還說男女的戀愛，完全是肉的，吃人的禮教，仍然是爲人所信仰，有信仰就有力量，雖然覺得舊禮該打倒，可是又覺得它的力量是這樣大，好像古時一個被皇帝賜死的人，心裏滿懷着反抗，不平，但是那種力量竟使得他垂頭不語，甘心就死，過了一個多月，孫化珍有些納悶了，因爲每一個月必有的例假，這個月竟沒有一點消息，這是什麼緣故呢？她漸漸有些恐懼，也有些疑慮，她想到也許身體有什麼變化，當真得是一種病態嗎？她不敢同她母親說，她也不去醫院檢查，她這時只有恨，恨自己爲什麼那個時候要昏迷過去，她一籌莫展的挨着日子，她不知應當怎麼好，她不曉得上帝給她那未來的命運又是如何，她只有追索探求耿懷民是不是真的愛自己，她想慢慢找機會和他談談，但是機會永遠不來，他總是那麼冷冷淡淡的樣子，她有時着急的真要哭起來，有時又自己安慰自己，想着也許

自己神經過敏吧。她的心是寬一陣緊一陣，又過了一個月，她實在不能安穩度下去了，她爲了愁與懼的空氣所包圍，她非要求她生活的明朗不可，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因爲她這個月的例假，仍是沒有消息，她不得不向醫生去檢查，她滿含着羞赧，愧恨的心情進到醫院，沒有一秒心安的等着醫生的判斷，醫生檢查了許久，然後對她說：「身體是沒有什麼變化，並不是血經的毛病，可靠的是已經有了身孕。」她一聽，一陣抖顫，天哪，這是人間的喜劇呢？這是人間的悲劇呢？她戰競着走出醫院，她仍不敢確信，她又進到一個中醫大夫的家裏，大夫診了診脈說道：「你是幾個月不見了呢？」她道：「兩，再個月。」她用驚奇的眼光看着大夫。大夫並不看她，只是說：「按說一兩個月不見，不能號出是喜脈不是，兩三個月不見，也是常是，不必有什麼憂慮。」她道：「先生，我我以前，都是按月來的呀。」大夫道：「是，您的身體各部分都沒病，脈走得很好，開個方兒派一劑吃吃看，如果吃了沒有什麼，大概是喜了。」她一聽，幾乎哭了出來，這是喜嗎？這是孽呀，這是終身洗不掉的孽障呀，她震懼的別了大夫，回到家裏，躺在床上，靜靜的想，在一團亂絲裏，慢慢的想出點頭緒，後來她想還是到耿懷民那裏解決吧。第二天，她像平常一樣又到學校。到了下課之後，同學便全走出教室，她却把耿懷民叫住了，說道：「我希望和你談一談。」耿懷民一聽，嚇了一跳，可是他表面還鎮靜的說道：「好吧。」她道：「那麼我在景山等你好嗎？」他道：「可以。」她出了校門，當真跑到景山，一會兒他也去了，滿懷着猶疑去了。她就在一進門去等着他，見了他來，然後一同往後面走着。他道：「有事嗎？」她道：「是的，有一件很重要

的事，關於我個人的生命的事。」他吃驚道：「怎麼？」她道：「真是想不到的事，我或者要同崇禎帝一樣的弔死在這裏了。」他勉強道：「什麼？有什麼值得這樣悲觀的事呢？」她道：「假如我要是這樣的死了，我相信我的母親也必這樣死的。」他有些不安了，可是還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呢？」她停了停，兩個人走到後山，登了山坡，他始終保持着鎮靜。走到一個椅子上坐了。他道：「這裏是真靜。」她道：「我現在有一句話要問你。」他道：「問我什麼？」孫化珍靜了一會兒，皺了皺眉，說道：「你真的愛我嗎？」耿懷民吃了一驚道：「什麼？你這話從何而起？」她道：「請你再不要裝傻了，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我這兩個月來所受的痛苦太大了。假如今天這事再不能解決，我是非要自殺不可的。」他道：「什麼事呢？到底？」她道：「你還不知道嗎？請你明白告訴我吧！」他道：「那麼也請你明白告訴我，我真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她道：「哼，那天，下雨的那天，教室裏只有你一個人，你，你用了什麼方法，把我昏迷了過去？」耿懷民一聽，又愧又悔，可是他仍自倔強不承認道：「我不明白，我只見了你忽然昏倒，便連忙把同學都叫了來，」她道：「哼，你還要撒慌嗎？你想想，你作了什麼事？」說着她又氣又悲哀，但還強忍着，和平的同他談判，他爲了自尊，仍是不承認，他道：「我的確是像我所說的那樣做的。」孫化珍有點變了顏色，她的嘴唇跳動着，她道：「你就是說了實話，我也決不拿法律來同你解決。我今天完全是同你商量我們將來的歸宿，假如我沒有我母親，我早就死去了。我現在只問你，你不要我，你作出那種事，我原諒你，我知道你那是愛我，我願意我把這件事圓滿解決了。我想了兩個月，

我也沒想出一點好辦法來，我覺得只有這樣辦比較於我們全合適些。」耿懷民聽了她這些話，終是猶豫。他道：「你有什麼證據說我作了那事？」她道：「我不希望你再於我們談話的目標以外去找遁路，事實擺在那裏，我是屬於我母親的一個清白的女兒。自從那天之後，已經兩個月不見，我兩次找大夫去檢查，都證明我的身體已經不屬於我的母親了。我很難過。我雖然作了這種職業，但我的心是潔白的，倘像這樣的鬧出去，我是只有一死，可是你的人格，你的前途，恐怕也不會好的，我當然在我死以後，要把被騙的經過表白出去，但是如果你能夠不放棄你作父親的責任，那麼這件事就要被認為偉大而真摯的愛了，你將要更有極美滿的報酬，我將要極忠實的撫養着我們的孩子了。」耿懷民一聽，神經病又犯上來了，他道：「不，我跟你一點關係沒有的，你不要跟我說這個話，我不信。」孫化珍一聽，十分傷感，說道：「你真不要我嗎？」他道：「我不能要你。」說着，起身便走。她把他拉住哀懇道：「你真狠心哪！你連你的人格你都不要了嗎？」他道：「你不要拉住我，阿拉弗要你拉住。」他急得連他的南方話也帶出來了。孫化珍哭道：「你這個禽獸呀！你以為你毀了我就沒事了嗎，告訴你，我並不愛你，並不是巴結你，你是一個南方人，我連你的一切都不明了，我為什麼要這樣犧牲嫁你呢？我完全是爲了我的名譽，爲了你的的人格。你既然完全爲了你的獸性，我也不顧惜什麼廉恥了，反正我只有一死，我明天把以前的經過，我要在大衆的面前暴露出來，請你明天接受着大家的公判吧！我看你還能在學校裏讀書，我看你還能在社會上立足！好，明天見！」說着撒了手，倒在地下，看着他逕自去了。她要哭沒哭出來，她完全剩了抖

慄，她慢慢爬起來，咬着牙，嘆着氣，她想回到家去，寫一封遺書，第二天服了毒，然後到學校，把他的罪狀公布出來。她走到崇禎帝殉國處，不禁淚如雨下，她想：世界上還會有耿懷民這樣的人存在嗎？上帝爲什麼沒有眼睛呢？想到這裏，不由跪下了，禱告道：「請天裁判了他吧；」她禱告了一會兒，心裏略爲寬放些，擦了擦眼淚，慢慢的往外走，她惟恐人家看出自己哭來，所以又停了會兒，這才走出。纔過了東角門，她忽然看見大門裏，有許多人圍了一大羣，還有幾個警察，她以爲是檢查行人，走了過去，警察把她攔住了，問道：「方才你是同他一塊兒進來的嗎？」她順着警察的手往地下一看，她竟叫了起來，原來地上躺着的不是別人，却是耿懷民，口吐着鮮血，已經死了。她駭得抖顫着道：「怎麼一會事呀？」有人說道：「他是從那最高的亭子上掉下來的。」原來耿懷民別了孫化珍，心裏很亂，不知怎麼他不願意出去，偏要往上走，纔到最高處，一陣神經病犯了，竟由上面跳了下來，孫化珍一看，又驚又喜，她向上帝流了感激之淚，她道：「上帝裁判了他！呀，報應是這樣的快呀！」警察道：「他是怎麼一回事呢？看門的說，他同一個女的進來，你既然認識他，那你同我們走一趟吧。」孫化珍道：「好吧！這個官司我一定打的，上帝替我裁判了他，我一定拿死來報答上帝。」警察道：「他是怎麼落下來的？」她道：「我不知道，我是同他在山坡椅子上坐着，他單獨走了。」說罷，便把過去的事，詳細一說，大家一聽，全都嘆息道：「報應真快呀！」孫化珍便同警察去了。警察一面通知法院驗屍，一方面通知死者家屬，死者在北京並沒有家屬，他的家在南方呢。於是又通知學校，這裏先備棺掩埋，孫化珍無罪，當然也

就放了出來。第二天，這個消息傳遍了全校，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耿懷民怎麼不對，有的說孫化珍的方法不對，有的說是社會的風化不良，有的說教育有缺陷，種種言說，不一而足。但是大部都是同情於孫化珍，而痛罵耿懷民的。不過說他死的也怪慘，這裏楊勝仁又大發議論，他說：「這麼幹一下，死也值得。」大家都說他也有神經病了。范統雖然也跟着大家罵，可是他想起這件事來，也怪羨慕的。不過經過這件事發生後，學校便嚴厲取締學生的不軌行動，一方面對於學生生活逐一調查，一方面又加以指導，同學方面，也惟恐招來閒話，都不免有些小心起來，大家都作得道學十足，又頗有些因噎廢食的樣子，黎士方和汪晴瀾，也就無形中漸漸疏遠了些，同時，他們倆之間，又生了一點小意見。汪晴瀾不理他了。黎士方非常苦惱，他又不好追着她問，甚至在圖書館裏，汪晴瀾都不和黎士方坐在一塊兒，黎士方這幾天精神特別不好，好像老悶悶不歡似的，他已經失去了活潑，見了汪晴瀾，彷彿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又說不出來，機會是叫他們疏遠了，可是他們的心或者更接近了吧，黎士方幾乎沒有一秒不在想念汪晴瀾，想念着以往的快樂，汪晴瀾見了他那愁悶的樣子，也知道他是在燃燒着熱烈的愛燄，心裏不知湧着多少丈的浪花，但是自己又不能接近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坦白的愛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學校裏的空氣，整個兒的在沉悶起來，黎士方每天心裏在愛戀着汪晴瀾外面是苦悶的，內心是複雜而熱鬧的，他完全是精神的靈的愛戀着她，他早晨起來，必先漱洗完畢後，心裏暗念着：「今天祝她一天都是快樂的。」睡的時候，也必暗中禱告：「請上帝給她一個快樂的夢，一夜的安睡吧！」在上課的時候，若是先生或是別人叫

到汪晴瀾的名字，他必心裏對她致敬，彷彿是叫着神仙的名字，如果看見地方碎報上有個「晴」字或是「瀾」字，他必要拾起來，不叫人踐踏，甚至於他對於汪這個姓都有極大的好感。他有時候在紙上寫着汪晴瀾的名子，然後放在嘴唇上吻着，他覺得這樣精神的愛戀，雖然汪晴瀾並不知道，可是他心裏却是非常快慰着，他覺得這樣想念着汪晴瀾，這樣的真誠純潔的愛戀，終久有一天能夠感動天神。於是他的生活，簡直是爲汪晴瀾而活着的了，這生活的意義是多麼偉大呀！「在這岑寂的空氣中忽然宿舍裏喊着鬧鬼來。大家雖覺有些駭怕，可是多少又感到一點興味，因爲這幾天太沉悶了。何況喊着鬧鬼的又是吳世飛呢，中國人的脾氣，是小事化小，小事化無，無事又生非，大家都知道吳世飛專門無事生非，可是有着他也頗不寂寞。於是聽他說：「我可不住在這個宿舍裏了。大概耿懷民要拉替身，每天夜裏總是聽到窗外是刷刷的響。」大家笑道：「你真正是見鬼。」吳世飛道：「真的，我老聽見是從楊勝仁那屋裏過來。」楊勝仁和吳世飛是住在牆壁。他一聽真可着慌起來，別看楊勝仁是大學生，但是他非常怕鬼而且胆小，他也知道現在科學昌明時代，根本不會有鬼，可是一到夜裏，不由的就駭怕。他自己給自己解釋說：「別聽吳世飛瞎說了，有鬼也不能跑到大學來，這是什麼地方？能鬧鬼？」吳世飛道：「你當是什麼鬼，鬼如果是大學生，他就能往大學裏跑，並且他專找熟人，再者說活着有神經病，死了一樣有神經病，鬼若是有神經病，更鬧得歡。」楊勝仁一聽，簡直越想越怕，他想和耿懷民平日的感情不錯，雖然他時常和同學動刀動斧子的，可是自己還沒得罪過他，他也許不致於找到自己來，他一邊寬慰自己，一邊說道：「沒有

的事，靈魂之說，那是十九世紀的學說，現在不信了，人死了就定了，那有什麼靈魂？」吳世飛道：「人死雖然沒了靈魂，但也須看怎麼死的，凡是橫死的都是冤魂不散，所謂精神不死，便是這個意思，人死當時的靈魂還在，況且科學也說，物質不滅，物質不滅，精神更不滅了。」楊勝仁一聽，雖然覺得他的話不十分可信，但究竟頭髮根發麻，他暗祝道：「我可和你不錯呀！可別找我的碴兒呀！明兒我給你燒個小船，你乾脆回家得了。」楊勝仁迷信起來比誰都厲害，這都是小時候他爸爸嚇的他，嚇破了胆子，可是他究竟知識還多，他道：「老吳這傢伙安心嚇我，沒關係，我楊勝仁再怕這個得了，咦！青年人要有二十一世紀的腦筋，這種陳腐的話，趁早兒別說！」郭實道：「科學雖然發明，可是對鬼一說，始終沒有解決，究竟有沒有，不能一定，英國還有靈學研究會呢。」大家是拿楊勝仁開心，知道他胆小，便拿了這個嚇他，同時又知道他雖然是說得很維新，思想很摩登，但是科學知識並不堅固，常識的底子還淺得很，他光知道外國的摩登，中國的陳腐，他永遠拿着趨時代的話來說，但究竟科學是這回事？宇宙是怎麼回事，他都不大清楚，他不但什麼叫唯物論，什麼叫形而上學都說不清，就是人怎麼會有神經病，他都不知怎麼回事，飛機怎麼會在天上飛，潛水艇怎麼會在水裏走，他知道這是科學的，但原理他不知道。甚至於城門洞兒怎麼會不往下塌，他也知道是物理學上的原理，但他說不真，什麼是「感情倫理說」？什麼叫「印象派」？什麼叫「機械的法則」？……一切的名詞，他都記得很多，但就不了解他是怎麼個內容。所以有人對他說什麼他都以為是對的。聽了救世軍的講演，他相信有上帝，看了佛化小說，他相信人有因



果報應，頂香看病之可能；社會主義者和他談了一會兒，他便大罵資本家，道學家同他談了談，他更要維持舊道德。統之。他對於是非，真假，善惡，都辨別不清楚。對於一切事能都是直覺的，沒有反省的能力。大家知道他的毛病，便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個沒完，說得楊勝仁當真知道鬧起鬼來。他表面上鎮靜，心裏頭嘍咕。到了晚上，他一個人不敢出門，由教室裏走到宿舍，都得同着別人一塊走。進了宿舍，可就更嘍咕了，因為他這屋裏就剩了他一個人了，以前是耿懷民同他住一個屋，現在耿懷民雖然不住，可是看着他的床，老彷彿他仍在那裏躺着。他的東西都由學校收拾起來，他的床却沒有人願意住，他看着老是那麼警扭，於是他找到范統，他想搬到公寓，因為他又不願意花錢，他想同范統商量，他也搬到范統屋裏和范統一齊住。可是范統有點猶豫，因為一個人住究竟自由的多。他道：「我睡覺有毛病，如果撒嚙症，能夠打人一頓，碰巧抄起什麼傢伙就許照着腦袋來一下，危險的很。所以我勸你別跟我住一塊兒。」楊勝仁一聽，這倒好，一個死鬼，一個撒嚙症。可是他以為范統是冤自己，他道：「撒嚙症我倒不怕，並且我還會治，一治準保去根兒。」范統笑道：「那不成，你睡在夢裏，你一點都不知道，沒給我治成病，你再受了傷，多麼冤枉！」楊勝仁道：「不會，我頭一宵不睡，光看着你，把你的毛病治好，以後就好辦了。」范統道：「可是我撒嚙症不是天生的，抽個冷子沒準兒是那一天，連我都不知道。」楊勝仁道：「要不然你也搬在學校裏住，咱們住一屋裏好不好？學校裏就咱們兩個人談得來，我想，你搬在學校裏住是最相宜了。再者說，汪晴瀾不是住在學校嗎？你在學校住，守着多近呢。」范統一聽汪晴瀾，心裏活動了，他

道：「這麼樣吧，公寓的房我不退，我在學校先住一個禮拜或是三天，若是住得合適，我就搬到裏面，你看怎麼樣？」楊勝仁道：「好吧，你一搬到學校，我就保你一住就住下去。」范統遂鎖了公寓的門，和楊勝仁同到學校，范統說：「最好先別告訴舍監，今天我暫且睡一夜。如果舍監知道，就說天晚了，回不去，只好睡在學校。舍監一看我是本校的學生，他也不說什麼了。」他們一邊說着一邊走回學校，大家都在自習室裏，他們來到宿舍，范統道：「你給我一個被子，我自己有個氈子，也就成了，好在天氣還不算冷。」楊勝仁道：「這種鋼絲床，不用褥子都成了，他這個厚褥子足成，像我這麼瘦，睡着都很棉軟的，你這麼胖，更舒服了。」范統道：「得，你不用管了，我睡了若是打呼什麼，叫我一下，我雖然不是擇席。可是抽冷了換個地方睡覺往往要作夢。」楊勝仁道：「有我呢，我睡覺特別驚醒。你上自習去嗎？」范統道：「不，通學生沒自習，你去吧，我先睡了。」楊勝仁道：「好吧，我去了。」他高興了，有范統在屋裏，他再也不怕了。范統還是吃得飽睡得香，躺下就着了。同學的呢，正在商量怎麼嚇楊勝仁，見楊勝仁這麼趾高氣揚毫末駭怕的樣子，越發要嚇他一下。有的糊了一個白紙帽子，剪了一張紅紙條當作紅舌頭，然後再披上一個白單子，足可以嚇得他發暈。楊勝仁一點都不知道。下了自習，楊勝仁回到宿舍，見范統睡得正香，他不願意叫他，怕他生氣不住了。自己睡在自己床上，看了看范統，彷彿有了安慰，帶着笑意把燈熄了睡去。因為這幾天總沒睡好，所以睡得還挺香。這時，有幾個同學準備來嚇他，有一個戴好了紙帽子，披了白被單。他們來到楊勝仁門前，他們商議是先把楊勝仁弄醒了，可是怎麼弄醒

呢？如果把他叫醒了，他也就信了。於是有個同學，抓起一把土來，向着楊勝仁的窗上一撒，只聽刷的一響，連自己都嚇得頭髮根兒發麻，可是楊勝仁沒醒，連范統都沒醒，他們等了一等，屋裏沒響，有個扒在窗外，戳個窟窿往裏看，黑古隆冬，他低聲向大家道：「我說，我怎麼看見耿懷民的床上似乎有人躺着。」別人道：「你別瞎嚇咕了。沒嚇成人，自己倒嚇了自己。」那個道：「真的，也許是我眼差了，不致於呀，我看的清楚的，不信你們去看。」大家一聽，也有些毛咕，有個大胆的道：「把門給他開開，就看清了，同時風一進去，他也就醒了。」大家道：「對！你去開門。」那大胆的走上去，伸進一隻手去摸裏面的「丫棹兒」，忽然覺得另一隻手摸到自己的手上，他嚇得叫了一聲，拔腿便跑，大家一看，大胆的先跑了，大家全跟着跑起來，跑到很遠，大胆的站住了，大家問他是怎麼一回事，大胆的說：「有隻手正摸到我的手上。」那個胆小的道：「是不是剛才我看着就不大妙。別回頭，假鬼再引出真的來。」有個不信鬼的，他絕對不相信，他說：「這一定是楊勝仁知道咱們嚇他，他又來嚇咱們。走，回去看看。」正走着，只見從屋裏走出一個人，把他們真嚇了一跳，連忙都伏在牆角，仔細一看，却是楊勝仁，原來范統睡在半夜，作夢夢見范老伯找了他來，他還記得是在公寓，他又彷彿是在作夢，又彷彿是真的，迷迷糊糊去開門，一摸摸了一隻手，他也未曾經意，把門開了，也沒有走進人來，他又躺在床上睡覺。門這麼一開，涼風一進來，楊勝仁醒了，他打了一個寒戰，彷彿要小解。爬起來一看，對面躺着一個人，嚇了他一身汗，後來他想起這個是范統，他又踏實了，便走出門去小解。門開着，他想這一定是范統出去解手，回來沒關門，自己在

睡夢中，彷彿覺得范統從外邊進來，又躺在牀上睡覺。他出來，咳嗽了一聲。便到廁所去了，不信鬼的道：「是不是？他是出來解手，我們這時進到他屋裏去，藏在他的床底，叫戴紙帽子的睡在對面牀上，你們看怎樣？」別人道：「好極了！」於是他們便全溜了過來，這時范統在夢中要小解，他似乎在作夢，又似乎是真的，他仍以爲在公寓裏，這時有個腿快的已經鑽到范統的床下，他不知牀上會有人，范統也不知床底下又鑽進一個人來，他伸手便向床底下摸夜壺，一摸正摸在那人的脖子上，那人嚇得一陣涼氣，從毛髮孔一直到後脊樑，他連動都不敢動了。木在床底下了。范統覺得涼，披了白色的毛氈下了地，便到床底下摸夜壺，床底下的人一看，嚇得再也呆不住了，他出來便往外跑。這時外邊的往裏跑，雙方撞在一塊兒，滾到院子裏，大家忙問怎麼回事？那床下跑出來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結結巴巴的說道：「有有鬼！」大家一聽，看屋裏果然走出個白色人來，嚇得撥頭便跑。那戴紙帽子的跑的最快，本是爲嚇人的，反而被嚇得最厲害的就是他。他們一羣一跑，范統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就在後邊跟着，大家一看，越跑得快了。這時楊勝仁從廁所回來，猛然見那戴紙帽子的撲過來，嚇得轉頭就跑，他也不知往那裏跑好了，而後邊的老是追。宿舍裏的人，全被吵醒了，楊勝仁同那戴白帽子的便往女生宿舍跑。女生們一聽宿舍一陣亂也全都醒了，不知怎麼回事，以爲有了火警，便全開門來看，一看有一個吊客追着一個人，嚇得她們各往裏跑，這個跑到那屋，那個跑到這屋。楊勝仁也要想往她們屋裏跑，嚇得她們連忙把門全關上了。這時范統走着走着，他又回去了，他好像醒了些，又好像困乏了，回去睡覺。後邊有許多同學跟着吶喊，一

見他轉回來，又全四散奔逃。范統回到自己屋裏睡覺，不料走錯門，裏面的同學都叫喚起來，他又轉身走去，好容易摸着回到自己屋裏，躺在床上，又呼呼睡去。大家又漸漸探頭出來，一看戴紙帽子的走來，又慌得叫起來，有的大胆，用繩子把他絆倒，方要過去捆，那同學忙嚷道：「是我。別細。」大家把帽子扯下來，舌頭揪下來，他又把臉上的粉筆末擦去，露出真面目來，大家纔知道是同學，不由說道：「黑天半夜的你們這是作什麼呀？」那同學遂把幾個同學想嚇楊勝仁的話一說，楊勝仁一聽，不由說道：「好呀，原來你們是嚇我的呀，好，你們真可以。」大家問道：「你睡覺時不覺得你旁邊有人嗎？」楊勝仁一聽，又毛咕了，他道：「我比你們有福氣，胆子大，所以我不怕。」大家道：「你別吹了，一個紙帽就把你嚇得滿處亂跑。」大家笑了。這時舍監走了過來，他聽見大家喊了，走來見大家說說笑笑，不由生氣，問他們爲什麼不去睡覺，半夜鬧什麼？」大家道：「鬧鬼。」舍監道：「胡說，那有鬧鬼的？」大家道：「您不信去看。」楊勝仁想起范統在屋裏，怕舍監查出來又要記過。遂道：「沒有這麼一回事，都是他們想嚇我。」大家道：「確是有，真的。」舍監怕他們鬧什麼鬼計，倒要看一看，遂往楊勝仁屋裏走，大家隨着，有的是故意隨着起哄，準知道是沒有鬼的。這時范統第二次又走出來，大家看了，轉身便跑，把舍監都撞了一個筋頭，舍監倒是沉得住氣，爬起來，站在那裏，范統便奔了過去，楊勝仁怕惹出亂子來，過去打了一下道：「胖子醒來，舍監來了。」范統一聽是舍監，嚇得從夢中就驚醒了，一看，自己也不知怎麼會跑到院子裏頭來，大家一聽是范統，便又圍了上來，舍監裏問范統怎會到學校裏住，范統說：「楊

勝仁叫我來的。」舍監又問楊勝仁，楊勝仁遂道：「他們盡說鬧鬼，我一個人害怕，所以把他找來作伴。沒想到他們要嚇我，反而嚇了他們。」舍監一聽，只得說道：「好，去睡吧。那有什麼鬼，都是你們自己搗鬼。」說得大家笑了，舍監走去，大家才又各自安歇，范統和楊勝仁進到屋裏來，范統埋怨楊勝仁說：「你瞧瞧，多倒霉，碰上舍監了。」楊勝仁道：「你方才出去，你知道不知道？阿——嚏。」楊勝仁着了涼，打起嚏噴來。范統說：「我一點也不知道。」楊勝仁道：「好，你都繞——阿嚏——繞了一個圈兒。我才冤呢，平常不好運動，今天盡來個八百米賽跑，滿院裏都跑——阿嚏——都是跑到了。出了一身汗，又一着涼，壞啦，傷風了。」范統笑道：「誰叫你跑，阿——嚏，媽的我也傷風了。大概你傳染上我。」楊勝仁道：「你也着了涼。我說我找你來爲是作伴，沒想到還是——阿嚏，阿嚏，阿嚏，阿嚏，喝，好痛快！連着打了三個。」范統道：「誰叫你瞎啾啾——阿嚏——瞎啾啾。我說，有阿司比靈沒有？」楊勝仁道：「沒有，明兒得買——阿，阿，……」阿了半天，這個嚏噴沒打出來，張着個嘴，鼻子一酸，這勁兒更難受，他又接着說：「回頭你還出去不？」范統道：「我那裏知道？不由我呀！」楊勝仁道：「要不然我給你網上點兒怎麼樣？」范統道：「網在床上？」楊勝仁道：「阿嚏，那可不是，用繩子，我這裏繩子倒是富裕，細行李的。網在床上，只細中腰就成，比方你要起來，一起不來，你自己也就能夠醒了。」范統道：「好吧，這一來我倒睡個結實覺。」楊勝仁一邊打着嚏噴，一邊找繩子，把范統和床網起來，網完，兩個人全安心去睡，楊勝仁想：「他再起我也不怕了。鑽到被子裏一睡覺，被子一蓋，一出汗，明天傷風就

許好了。阿嚏。」想着的時候也會打噴嚏。他剛剛鑽被子，被窩一暖，立刻感到舒服。先還是流鼻涕，後來鼻子竟塞住了，雖然有點警扯得慌，可是不用擦鼻涕，却省事多了。他剛要睡，范統嚷起來道：「不成，我得翻身哪，你纏得太緊了。」楊勝仁道：「不用翻身了，這麼睡不是挺好嗎？」范統道：「我睡不着。」楊勝仁道：「你一數數就睡着了。」范統遂數道：「一，二，三，四……」楊勝仁道：「心裏數，嘴裏數不但你睡不着，連我也睡不着了。」范統遂閉目合睛的數起來，楊勝仁算着也就數到二十多，范統的鼾聲起了。體胖氣粗，睡得還是真香。可是楊勝仁睡不着了，而范統的鼾聲又不按規矩，如果高低一律，幽揚有致，自己也可以拿它當做催眠曲。偏偏他的鼾聲一陣大一陣小，自己彷彿剛剛要迷糊，又被范統的鼾聲呼得一激冷。這個勁兒，比傷風還難受。這時心裏不大合適，頭有些暈，心想：「真糟心，那時還不如不找他來，幸而自己還沒有搬到他那裏去。」好容易耗到范統沒聲兒了，他才漸漸睡去，睡得自己暈頭轉腦的，作夢都彷彿坐飛機在打旋兒。這時范統又起來了，他今天特別，撒嚙症撒得邪行。他竟把床背了起來，往門外便走。走到門口地方，他倒是出去了，可是床却出不去，他使勁拽，這時楊勝仁又醒了，他聽見光當光當的睜眼一看，范統無踪，連床都沒了，不由大驚失色，一看門黑乎乎還關着。他還納悶范統怎麼會把床背出去了。忙爬了起來，往外便走，頭却撞在床腿兒上，他嚇了一跳，擦了擦眼，仔細一看，原來床整個兒堵在門口。他知道范統還在床上纏着，他想出去，又出不去，往回揪又揪不回來，范統在門外頭，他在門裏，一點辦法沒有，他急得直嚷，隔壁的同學全都聽見了，不知怎麼一回事。

全都跑了出來，他們初看是門上綁着一個人，嚇了一跳，後來，楊勝仁在屋裏一嚷，才知道范統背着床跑出來，他們一見，全都笑了，這時范統也醒了，不知怎麼又會背着床跑出來，他遂叫同學把繩子解開，同學的把繩子一解開，床便倒了下去，整個把楊勝仁扣在床底下。大家進門一找，楊勝仁沒有了，聲兒由床底下傳了出來，他們又笑了。把床抬開，楊勝仁爬起來道：「真倒霉。胖子可別睡了，網上都不成。」范統道：「叫我在這裏睡也不成了，我還是回公寓睡去吧。」大家看天已經快亮了。有的就睡不着了。等到學校一開大門，范統先跑回去，他道：「瘦子你給我請半天病假，我回到公寓睡覺去了。」楊勝仁道：「你睡，我還睡呢。」范統回去了，楊勝仁又躺在被窩裏睡。到了上課時，同學到了教室，大家談到昨夜的事不覺又笑起來。汪晴瀾也高興的談着，她就將昨天楊勝仁被戴紙帽子的追得東奔西撞，范統在後邊跟着的情形。學了一番，大家聽着全都笑起來。黎士方看到汪晴瀾今天這樣高興，不覺也高興起來，這些日子來，他還沒見她這樣談笑過。她又恢復她一個月前的活潑了，他也跟着笑。這時汪晴瀾猛然看見黎士方也站在旁邊，她立刻不言語了，笑容也收斂回去，又靜默的走向一邊。黎士方一看，不覺痛苦萬分，他不曉得什麼汪晴瀾見了他竟這樣不高興。他悲哀了，他也退到一旁去，不言不語。他獨自想着：「假如汪晴瀾真是爲我不痛快，我自殺了都可以的。可是我必須要明白她爲了什麼竟對我這樣冷淡了呢？她是聽了別人的話了嗎？她是爲了環境？她也許另有了戀人？她或者發現了我的短處，可是我並沒有給她一點不好的印象呀。他莫明其妙的上了課，這堂上講的是什麼，他也沒有聽進去，他的精神，越發恍



惚迷離起來。下了課，進到宿舍，想拿起一本書看，可是又懶得看。一看郭寶床上放着一本西廂記，不由拿了起來讀了讀。這書自己在中學也讀過，小學好像也曾讀過，可是小學讀西廂時是什麼心情，這時想不起來了，想到中學讀過這西廂記時，確實與現在不同，那時就拿小說來讀它，後來才注意到它的詞章，可是對於金聖嘆的批，也不大十分了解。今天看了看，覺得它給了自己一種意會不到的情調，名著到底是名著。一般寫情小說，都是寫着故事，而不注意到情調，所以看了總是味如嚼蠟，他一邊想着，他一邊翻看，猛然看到「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早被無情惱。」不覺忽然有所領悟。他想到汪晴瀾對於自己的冷淡，也許是受了環境的影響，他爬了起來，便給汪晴瀾寫了一封信。很婉轉柔情的寫了幾篇，他說：「愛多是自私的，可是我敢自信我的愛是有智麗在裏面，我愛你的外形的美麗，同時我也愛你內心的美麗，我愛你的純潔人格，我又愛你的名譽，所以我敢罰誓在這裏，我絕不使你有一絲痛苦與煩惱，你對我冷淡避忌，我並不傷心，我知道你有你的環境，但是我所顧慮的就是你的痛苦，我知道你這時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說不出來，現在我坦白的告訴你，我愛你我永遠愛你，但是我並不強迫你愛我，你如果不愛我，我也是愛你的，請你告訴我，你怎樣才釋去你的不歡，我一定遵從你的意思去作，我想你一定疑惑我在拚命的追求你想佔有你，不，我並沒有那種奢望，我只是每天能夠看見你快樂，我就高興了，我就安慰，你這些日子，完全是爲了我而不快樂，我覺得我的罪，所以我也不敢再向你親近，就是希望你快樂起來，像你剛一入學時那樣的快樂，但是你近來越發沉默了，究竟爲了什麼呢？你痛痛快快，的說了吧，甚至你斥責

我，我都是滿意的，只要你把你的悒鬱發洩出來，心裏再沒有一點芥蒂，像安琪兒那樣天真活潑，我的罪也就贖過來了，晴瀾，我最愛的人，我最敬的天紳，再也沒有像這樣使我痛苦的，除去你那愁容了，倘若你仍是這樣不歡，那些愛你的同學，恐怕都要來斥責於我了，晴瀾，快樂吧，最後告訴你一句：我永遠熱烈的愛你！——他寫得了，裝入信封封好，又揣在兜裏，到了晚上，他便到圖書館去等汪晴瀾，他知道汪晴瀾必要去的，果然不久，汪晴瀾便去了，她走到西文圖書室的門裏，看見黎士方在屋裏，她便站住脚步，彷彿要撤身轉回去，黎士方一見，心裏越加難過，他用那沉重的聲音，叫了一聲道：「晴瀾請你看書吧。我可以馬上離開這裏。」汪晴瀾一聽，也覺有些難過，她沒有言語，坐在一個桌旁，黎士方道：「爲什麼我反而不如一般同學能夠見到你的悅色呢？」汪晴瀾看着桌子道：「我嗎？我永遠不會快樂了。」黎士方道：「爲了什麼呢？」汪晴瀾道：「不爲什麼。」黎士方道：「你能允許我多跟你談一談嗎？」汪晴瀾道：「請你原諒我！」黎士方遂掏出那封信來道：「這裏有封信給你，如果你答應我的請求，完全看了，我便拿十二分的誠懇來獻給你。」汪晴瀾道：「好吧！」她把信接了過來，黎士方道了一聲「晚安」走出去了，汪晴瀾慢慢打開了看，看得自己難過起來，說不出一種委曲似的，她也懶得再看書了，便走回宿舍裏去，一個人躺在在床上，又把他的信看了看，她覺得現在和黎士方鬧了很大的彆扭，可是細想起來又沒有什麼意見。但爲什麼要對他冷淡呢？與其說是冷淡，無甯說是避諱吧。男人那裏知道女孩子的心事呢？連女孩子自己都說不出來，男孩子如何能夠知道呢？她想了想，怎麼回答黎士方？是痛痛快快的

和他談一談呢？還是仍舊守着沉默！想了想沉默總是不好，還是坦白的和他說了吧，那樣於雙方都沒有什麼痛苦的。可是說什麼呢？她便想出底下的一篇話來：「土方，我感謝你的好意，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始終沒有了解我，你以前總說我太神祕，那正是你不了解我的緣故。我現在很悲哀，悲哀我失去了孩子的天真與活潑。環境是叫我往端莊大方裏走，可是我認爲那是給我加了徒刑。但我也得聽從社會上的裁判。人到了成人的年齒，就起始走入獄裏，來消磨她的刑期了。除非到死，才算執行完畢。我一個人沒有力量來作社會的叛徒，監獄的逃犯。我只能老老实實的作了個模範犯人。等待着有大力量的人來解脫人類的束縛，來開放人人自縛的牢獄。那時我或者可以得到減刑或大赦。在一切一切都不原諒中，我只是一個弱者而已，我不是不愛你，我也不是不愛我的自身，別人之不能同情我，就如同他們之不能自救，是一樣的。土方，你明白這個嗎？世界並不是我們兩個人的世界，而我們又不能離別這世界而活着。人們並不是不知道我們現在內心的痛苦，青年們也不是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痛苦，但是一遇到別人的事，他們便拿那自己還要想爭脫斬斷的鐵鐐來鎖在別人的項上，你是聰明的，你一定能夠了解我個人的心情，我並不是故意作得神祕，我也不是故意來冷淡我們的愛情，我也不是爲了你而不快活，我現在惟一的希望是馬上畢了業，在我們經濟能夠獨立的時候，我們再談到一切，現在，我們把我們的愛先埋藏在心底吧！」她想了想自己的話，覺得如果對黎土方說了，想他一定可以諒解自己的，這時候她一個人躺在屋裏，忽然聽見窗外有人說話，一個說：「近來汪晴瀾忽然對黎土方冷靜起來，不知爲什麼？」一個說：「黎士

方近來彷彿受了什麼刺激似的。」一個說：「你看他們結合有可能嗎？」一個道：「這只是看他們的毅力如何了。假若因畏而生退心，那就越來越壞。現在看着他們兩個人的情形，也怪可憐的！別人還在跟着破壞，多麼沒心呢！西廂記最後一句，但願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屬。這是傷透了心的人才能說出這句話來，青年人只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知道別人的痛苦，這是個大缺點。」汪晴瀾在屋裏一聽，不由眼淚流了出來，她哭了，她決心明天早晨要同黎士方說自己所要說的話。她是想叫黎士方免除了他的痛苦，到了第二天，她起來隨着同學去上早操，她把她昨天想說的話，預備和黎士方去說，到了操場，練了徒手操，大家陸續往教室跑，黎士方因為心緒不大好，不願意和同學在一起，上課是沒有辦法，除了上課時間，他總是孤獨的呆着，他又回到宿舍，他今天見汪晴瀾看了自己好幾眼，不知是什麼意思，他現在想解脫自己，都解脫不了，他想：「何必這麼苦惱呢？見了汪晴瀾，就和開學時一樣不成嗎？幹麼要想她呢？想也可以，而爲什麼苦惱呢？他怎麼想也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他這時真想自殺，他覺得這個世界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他進了宿舍，剛剛坐下，因為門是開着，他看見汪晴瀾竟自走了進來，他不由一驚，跟着又要喜，又要悲，又要懼，他不知道是怎麼才好，怔怔的等待她的命令，汪晴瀾一見他這個神氣，自己又難過起來，她強自鎮靜，莊顏正色的對黎士方道：「你的信，我已經見過了。」黎士方道：「是嗎？那麼你明白我的意思？」汪晴瀾道：「我明白的。可是你並不自白我。」黎士方道：「是的，所以我才寄信問你。可是……」汪晴瀾道：「可是什麼？」黎士方道：「我已經知道你所要回答我的話了。」汪晴

瀾道：「我要回答你什麼？你說！」黎士方道：「不，我怕說出來。我也希望你不要說出來，因爲一說出來反而更苦惱的。」汪晴瀾道：「沒有的話。我一說你就明白，你就不再苦惱了。」黎士方道：「不，一定不。我希望你保留我這點朦朧吧，我不願意弄清楚了。朦朧着雖然有點苦惱，但是也有它的快樂。我甯肯吃點苦，而我願意有着回味恍惚的意境。我怕明朗，我怕你說出使我絕望的話，我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不希望你說出來，你也無需乎給我暗示。我現在只希望你快樂，你把我拋開到九霄以外，把我剔出你的憶念中吧！你不要爲我而苦惱我就滿足，我自己却願意永遠這樣這朦朧着。我好像作着一個快樂的夢，雖然是夢但也有它的樂境，倘若醒了，便更感到空虛了，晴瀾，你別打斷我的幻想吧！你叫我自由的幻想着，就等於給我快樂。我真怕你說出連幻想都不可能的話，那無異是給我的快樂判了死刑。你去吧，我從此絕不打擾你，我也絕不叫你對我有什麼可掛慮的。你放心吧吧？」汪晴瀾一聽他的話，完全不是自己的意思，她不由難過起來，而自己一肚子話，也不能說了，呆了一會兒，她道：「好吧。我沒什麼不快樂，你也放心好了。再見。」說着她走了出去。黎士方見她走後，真是說不出自己是怎麼一種滋味，經她這一來，自己反而更苦惱起來。過了兩天，又是月考，這回月考是很有關係的，因爲這一門是微積分，這門微積分如果得到九十分，寒假後第二學期便有免費希望，這裏只有黎士方和汪晴瀾兩個人的分數是差不多的。他們只要再交了這門答題，下學期便可以免費了。黎士方和汪晴瀾，全是好勝的，不但免費可以省下許多錢，而名譽是最好的。誰不願意博得優等免費生的名義呀？不過這門功課是最難的，汪晴瀾

知道自己不如黎士方有把握，可巧這回的題目又是非常難。黎士方費了很大的力，一天一夜的工夫，完全弄了出來，綖了若干腦汗，費了若干心血。第二天便得交卷。他這時見了汪晴瀾，問道：「微積分你算了嗎？」汪晴瀾道：「連一半也沒有算得。」黎士方便把自己所算的遞給她道：「這是全部答題，你交吧。」汪晴瀾一見，不由驚喜道：「那麼你呢？」黎士方道：「我的分數已經夠了。」汪晴瀾道：「真的嗎？」黎士方點頭道：「真的。」汪晴瀾真是歡喜不置，她望了望黎士方，黎士方毫無表情的走開了。而黎士方的內心却是非常緊張，他心脈的血液在沸騰者，他高興，他感激，他甚至落了淚。他想到汪晴瀾不愛自己，可是自己能夠愛她，也就滿足了。他想這些題算得什麼？分數算得什麼？比這再大些，以至於性命都可以爲她而犧牲，只要她快樂，不難過，自己便是上帝免了罪，這一點能使她驚訝，自己是多麼榮耀呀！叫一個天神開了笑顏，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他暗自禱告，禱告她永遠像方才那樣快活才好。在上課的時候，他在旁邊暗暗觀察她，他永遠把她放在自己的視線裏，比方畫寫生畫的時候，汪晴瀾當然要找好她的角度和光線，但是黎士方也找那光線角度合適的地方，然而他的光角度並不是對那被寫生的靜物而是他的汪晴瀾，他一邊畫着，一邊看着汪晴瀾，看她拿着彩筆在畫，她的手是那樣柔膩纖美，那隻玉手，是曾經被自己握過的呀。他一想到這裏，他就心跳起來。他又看她的臉是乎瘦了一些，可是怎樣都是美麗的，他這樣觀察她，可是他又怕她看見自己，他把她放在自己的視線裏，而自己却躲避在她的視線之外，他是這樣矛盾，他惟恐她見了自己，而不高興，外面下起雨來，天氣是很冷，大家不由都往外

看。汪晴瀾却看見了黎士方。黎士方剛要躲開她的目光，但汪晴瀾却向他一笑，這一笑，就好像一張希臘美術畫上的天神，也太美麗了，她不是人，她是神，她的身體不是肉，也不是玉，是天地間的秀氣所鍾，上帝所賜的靈與殼。若她的頭一動，她那蓬鬆的頭髮也一顫動，而送來一陣髮香，使人沉醉。使人神馳，使人匍匐在她的腳下，而不敢抬頭，天暗得屋裏的光線不足了，下了課，各人拿着書具往外走。黎士方等到大家全出去，他才出來。外面濛濛細雨，又彷彿下冰渣炬，大家都抱着畫具跑去了。黎士方一出來，却見汪晴瀾在門外站着，他低了頭往外走。汪晴瀾道：「我們一塊兒走。」黎士方便和她一起走着。汪晴瀾道：「你怎麼不高興的樣子；是不舒服嗎？」黎士方便借着台階兒下來道：「可不是，有點不舒服。」汪晴瀾道：「你穿的衣服少了，天氣是這樣冷回頭穿上毛衣吧！」黎士方對她這樣溫存，真是感激得說不出來什麼，汪晴瀾道：「別忙，地下滑。」說着揪了他一把，他真不知道怎麼好了，他彷彿像傻了似的，她又道：「我給你拿着畫具吧。」黎士方道：「不，我能夠拿着。」汪晴瀾道：「你看你，瘦得多了。」黎士方道：「你也……」底下沒有說出來。眼睛裏好像掛了水珠，他往天上看了看。汪晴瀾道：「別傷感呀！我現在已經快活了。我到宿舍了，回見，好好多穿上一點衣服，聽見沒有？」說着，向他笑了然後跑回宿舍，跑到宿舍門口站住了，回過頭來，用手揮他，叫他趕快回去。黎士方悵然回到宿舍，伏在床上哭了，情這個東西，真是神祕呀。有時候它像一把小刷子，在你的心坎上輕輕的刷，刷得你心癢難撓，有時像理髮館的電臉器，麻酥酥的叫你皮肉微微顫動，它有時像焚身烈火，使你橫衝豎撞，只求一碗冰心劑，

它有時像一把利劍，刺到心裏，往外滲血。這個東西千變萬化，捉摸不透，任你是搏虎彎鈎的大力士，也把它擲不出去，治國安邦的大英雄，也是斬不斷它的纏繞，即或有超人的大智者也一樣被它支配得神魂顛倒。多少青年得着它的快活，多少青年爲它喪了性命。一般人自己已被它縛得緊緊，而還納悶青年們爲什麼這樣顛狂若癡的樣子，他們並不是不了解青年的心，却是不去了解他們。情好像是洪水，洪水來了，他們青年去堵，堵得住的，創傷遍體，堵不住的，把命饒在裏面，沒有人能夠把它引成河流，灌溉愛情的田地。古往今來，葬在情海洪流裏的大英雄大名士，不知有多少。這時，郭實走了進來，看見黎士方這樣，不由問道：「怎麼了？又是你們的戀愛的事，對不對？我這些日子，看出你們的情形來了。雙方都那麼冷淡的樣子，我還暗贊你有骨氣，誰知今天竟鼻涕眼淚的了。你可真洩氣到家了。起來，說一說是怎麼一回事。」黎士方道：「恐怕再也沒有一個人可以了解我們的了，不但別人不了解我們，就是我們都不了解自己。」郭實道：「我盡研究心理學，你跟我說吧，我能夠完全了解的。」黎士方道：「我真不明白她爲什麼忽然對我冷淡起來，昨天她找到我，要同我說什麼，我並沒有叫她說，我怕她說出不愛我來。可是今天她忽然又對我好起來，她極力安慰我，你說這是什麼緣故呢？」郭實道：「她安慰你，當然是好了，你應當喜歡，可是你爲什麼倒傷感起來？」黎士方道：「我以爲她這樣安慰我，或是不愛我的表現。」郭實笑起來道：「你真正是一個書獃子，她這樣安慰你怎麼會不愛你呢？」黎士方道：「她怕我苦惱，所以假意安慰我。」郭實道：「她怕你苦惱就是愛你，她若不愛你，她還不安慰你呢？」黎士方



道：「她爲什麼忽然又愛了我？」郭實道：「她根本就沒有不愛你，先對你冷淡，那不過是環境關係，你還不知咱們學校的同學，腦筋就和十九世紀差不多，個個都有點道學味兒，別看學藝術的應當有點浪漫勁兒，可是自己浪漫成啦，人家要一浪漫，就觀得不可想了，你不是也知道咱們學校，出了多少檔子事，寫情書也鬧一陣，其實寫情書求愛算什麼？不愛就不愛，告訴他，我不愛你，這不就完了？非要把人家罵個狗血噴頭，作什麼呢？再者說，被追求的人還沒有表示，別人先不答應，這新鮮事全出在咱們學校，沒辦法，她雖然聰明，可是她沒有力量來轉變人家的談論，所以她不得不對你冷淡了。」黎士方道：「她要對我說話，說什麼話呢？」郭實道：「那一定是告訴你，她愛你，請你放心，別誤會她，一定是這意思。」黎士方聽了，不免有些寬心，他道：「可是我有時一陣陣覺得她如果爲我而愛我，真是委曲了她，我真怕她苦痛，怕她委曲，甯肯叫我心裏難過，我也不叫她難過。」郭實道：「這是你偉大的愛情，愛情到了極峯，才有這種現象。是值得贊美的，不懂愛情的人，他不會了解你的心情。世間之怕老婆，正是愛老婆啊！」說得黎士方笑了。郭實又道：「以後，你最好還得別對她太追求厲害了。總得叫她面子上過得去。」黎士方道：「我現在就是極力避遠着她呢。」郭實道：「太遠了也不好，總之別叫她疑惑你對她冷淡了愛情。還是照着平常的樣子，跟同學的一樣這樣，雙方便都得了安慰。」黎士方道：「我對於她，還有一件事使我莫名其妙，到現在還不甚解。」郭實道：「什麼事呢？」黎士方道：「有一次我送她到汽車站，她却再三不叫我送她，她非叫我回去不可。還有一次，我們在圖書館裏，臨走的時候，她

却叫我等着，不叫我和她一塊兒出來，可是我出來後，她却在門外等着我呢，你說這是什麼緣故，我簡直不明白。」郭實道：「這都是她的避忌，女孩子初戀的時候，矛盾的心情很厲害，她又要安慰，又怕別人知道，比方你同她玩去，回去的時候你送她回家，假如你不送她，她一定不高興，可是你送她去了，離着她家很遠很遠，她便不叫你送了，」黎士方道：「這是應有的避忌，她們怕輿論。」郭實道：「不然，這完全是矛盾。她們有時候是這樣，有時候又不這樣。你以為她們願意在人前表示冷靜，在背地裏熱戀着，狂吻着，但也有不是這樣的，她們願意你在人前表示熱烈的愛着她，甚至公開的叫她愛人，她都不惱，假如在沒有人的時候，你想吻她一下，她都會不高興，她們完全是矛盾的，連她們自己都解釋不出是怎麼一回事。汪晴瀾是比較有理智的，越是有理智的人，越是感情增厚，矛盾就是在這兒。你現在或者也許懷疑她對於你是一種手段，其實不是，這足以證明她這是初戀。有經驗的，不會這麼矛盾，她能操之裕如。別看她朋友多，你看她對於同學的，不都是一樣嗎？惟獨對於你不同，可見她只有對你有了愛，鼓起你的勇氣吧！沒有怎麼可煩惱的，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你細想一想，你這樣啼笑無常，不是小孩哪嗎？」黎士方笑了，他道：「你彷彿很有經驗似的。」郭實道：「我倒沒有這個經驗，不過我愛研究心理，別看我說的這樣好，這都是旁觀者清的緣故，我若掉在網裏和你一樣顛倒神魂，你若拿大旁觀者的態度，你也一樣也看得很清楚。別人對你不諒解，也正是他們都在旁觀的地位的緣故。」黎士方道：「別人也許是嫉妬。」郭實道：「不，嫉妬固然人人有，可是不諒解是不諒解，並不是嫉妬。比方一個人餓極

了，他搶了一個饅首吃，大家都不原諒他的餓，一致的批評該死。他們就不想想他們餓的時候夠多麼難受。青年們的戀愛。也是如此。一般道學家總對青年們的自由戀愛加以痛詆，可見他們却各處去捧伶嫖妓，辦女人，真奇怪，他們在責斥青年的時候，自己就不想自己所作的事。中國的社會，是不屬於青年的。」郭實又發了牢騷，黎士方覺得他雖然好發牢騷，可是永遠平和的。中國人大概都是如此，這也是東方精神文化的特色。他們談了一會兒，黎士方覺得鬆快多了。從此以後，他和汪晴瀾見了面，只見互相一笑，有時也在一起談談，有時也跑到圖書館看看書，和別的同学一個樣了，可是他們心裏却深藏着愛，外面不表現出來，天氣漸涼起來，汪晴瀾有時拿着毛線，在上課中間休息的時候，她坐在教桌裏。打着毛衣，黎士方一看她那姿式，真是美麗極了，兩隻黛維絲的腿，伸長了，把右腿放在左腿上面兩隻纖纖素手，來回穿那紅的毛繩，低着頭，有時候頭髮落到前面來，或是用她的小指往後撩，或是把頭抬起來微微向後一擺，那頭髮便蓬鬆着一顫動，那種柔情，輕嫻，幾乎叫人以為是觀世音下凡。黎士方又高興又心癢，這樣美麗的天神，能夠叫自己愛，這是多麼難得呀。他都要替她向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驕傲了。他想跪在她的腿下說：「美麗的女神，你知道你這樣的傾倒衆生嗎？你是多麼美麗呀，你不知道嗎？你爲什麼一點也不驕傲呢？你知道有人看了你的美麗而要瘋了嗎？你拿着那兩隻針來往的穿着，你知道一下一下的在刺着別人的心嗎？你爲什麼一點不自覺得你是美麗的呢？」他看着她，他簡直要跑過去吻她，可是他並沒有動，一直上上課，他還站在旁邊怔怔的看她，這時汪晴瀾猛然抬起頭來，見黎士方那種神氣，不由一

笑，可是跟着臉一紅，說道：「你看什麼？」黎士方笑了，他道：「我看看你打毛活，打得真快。」汪晴瀾笑道：「我一邊打一邊拆，你看見了嗎？」黎士方道：「看見了」汪晴瀾道：「嗯，你瞎說！」黎士方笑着沒有言語，半天才道：「你再那樣坐一會兒！」汪晴瀾道：「幹麼？」黎士方道：「那姿態太美麗了！」汪晴瀾道：「壞死啦！」黎士方許久沒有聽到這句話了，今天聽了，不覺爲之神馳，如此又恢復了以前的美好。又過許多天，天冷得很了，河裏已經凍了冰，小姐們準備溜冰了。她們都把冰鞋拿了出來。黎士方想到去年和汪晴瀾一塊兒溜冰的情景來了，那時他們還沒有談到愛情，但是已經心心相印了。有一次汪晴瀾對別同學說：「下午到漪瀾堂溜冰去，好嗎？」說完，向黎士方看了一眼，黎士方明白了，下了課，他便到北海去，果然看見汪晴瀾和兩個女同學在溜冰。黎士方想到她們溜冰技術也許不大好，他便走了下去，剛剛到冰上，幾乎摔了一個筋斗，她們都笑了起來，黎士方忸怩的問道：「汪小姐早來了嗎？」汪晴瀾道：「剛來。」說着，她便坐在木欄上，看着黎士方。黎士方溜到她的前面道：「汪小姐溜呀，我還想學一學呢。」她低着頭臉紅了些，眼睛看着他，乘機却走開了，飛快的溜出了圈子，黎士方在籬蓬往外望，見她像小燕子似的溜起來，有時輕輕一轉，那極美麗的姿勢，竟使黎士方呆住了。他同時覺得一些難爲情。他追出去看他溜，她溜着花樣，是那樣的輕快圓通，她跑着又是那樣飛快。一會兒，又溜進圈子去，等到黎士方進去時，她已在緩步溜行，一會兒，又坐下了，他道：「汪小姐再溜一個我看看好不好？」汪晴瀾道：「嗯。我可不會。」說着，她又溜起來，黎士方便注視着她。她有時拿起一塊

碎冰，用手在冰面上擊來擊去，顯出她以天真活潑，玲瓏嬌巧。她只穿着藍布大褂，罩着一件小紅毛衣，又樸素又美麗，一會兒，她又跑到人少的地方去溜，黎士方心裏道：「她真想教我嗎，」他遂跟了過去，汪晴瀾也不說教，只是擊着給他看，他便在旁邊跟她學，天色很晚了，他們都沒有走的意思，在那走過的冰跡上，一道一道的刻畫着兩個人的心跡，它們是那樣纏繞在一塊兒，剪不斷理不斷。可惜黎士方還沒有學會，把眼鏡摔碎，回到學校，一閉眼睛，便有一個紅毛衣藍大褂的姑娘在舞蹈着。今年呢，追懷着去年的快樂，想到未來的變化，他有些恐懼與悵鬱。還是朦朧着好呀，去年雖然沒有談到愛，而赤子之心，是怎樣融在愉快輕鬆裏呢？雅典姑娘。是不是仍要像去年那樣天真溜着？這是誰能知道呢？黎士方在冷靜的等待着，等待着冬季的到來。這時却忙壞了楊勝仁，楊勝仁和范統說：「汪晴瀾她又把冰鞋預備出來了，咱們也得趕快準備。」范統道：「我一點不會怎的辦？你還好，去年練得也能在冰上站着了，我現練也來不及呀。」楊勝仁不會溜，總要拉個墊背的。他道：「你學吧，準學得快，我是胆小，你身體好，摔在冰上，礙不着骨頭，我要一摔，骨頭得酥了半天。」范統道：「我有這纏嗎？反正摔筋斗沒有好過的，不管身體胖瘦，摔一下就是一下，硬叫人和冰碰我幹不了。再者說，我這身體，一摔還不痰痰呀？」楊勝仁道：「沒有的話，叫你這麼一說，胖人就不用學溜冰了，有的胖人故意學溜冰，爲好把身體運動瘦了。你這麼胖也不好講戀愛。我說，還是決心學，告訴你寒假裏有許多好機會，你不會溜冰，如何能夠跟汪晴瀾接近？」范統一聽，「幹！」還是這個靈，楊勝仁又添了一次理由道：「再者說，你把

溜冰學會，準教你不再撒嚙症。你這撒嚙症完全是不喜運動的緣故。」范統道：「成啦，你不用說那麼多理由，有一樣就成啦。明天你跟我買冰鞋去。」楊勝仁道：「對，刀子用中國刀子，便宜，一樣能滑，初學用不着什麼好刀子。」范統道：「我老怕摔，摔一下多難看。」楊勝仁道：「不，冰場上摔筋斗那是常事，多麼會滑的也免不了摔筋斗，所以你就是摔多少筋斗也沒人笑話。彼此一樣，並且溜冰是從摔筋斗練出來的，不摔會不了。」范統一聽，又有點發悚，他道：「這麼犧牲，我可幹不了。」楊勝仁道：「不，不摔也成，也能練得出來，不過慢一點，咱們只要會在冰上溜就得，也不必練什麼花樣。是不是，我告訴你，越是不會的越好了，在冰上撞上密司，一齊倒在冰上，人家能原諒你。」范統一聽，說道：「得，咱們現在就買去，那兒有？」楊勝仁道：「體育商店也有，市場也有，咱們上市場買去，就手兒逛逛市場。回來吃晚飯。」范統道：「走！」他們說着便穿了大衣走出來，坐了公共汽車到市場。進到一個鞋店，進門說買冰鞋，夥計道：「那位穿。」楊勝仁道：「他穿，」夥計看了看范統的腳拿了一雙鞋來，范統坐在椅子上試，不成，小，夥計又拿了一雙，穿上一試，仍是緊，范統道：「拿肥一點的，你沒看我的腳嗎？」夥計遂又挑了一雙特別肥的拿了過來，范統一試，仍是緊得厲害。他道：「不成，不合適。你們鞋舖就不作肥的嗎？」楊勝仁道：「溜冰的腳本來沒有像你這樣肥的。」夥計道：「要不然定做一雙，快，一個禮拜就得了，現在還沒有到溜冰的時，等到鞋得了，也就正溜上了，您瞧怎麼樣？」范統是打着主意來買的，今天買上才痛快，買不上彷彿起心裏不痛快。就是不溜冰，買回去放在屋裏當擺飾，也是好看

的，拿在手裏也可以充英雄。他一猶豫，夥計怕買賣黃了，連忙又拿出一雙來道：「您看這雙許合適，這是人家定做的，還沒取來，您要穿着合適，您先拿去，我們再給人家作。」范統試，仍是緊些，可是夥計這麼一說，彷彿略鬆些似的。夥計又道：「穿冰鞋是穿緊的，鬆的不好，在冰上不穩，人家有的特別要緊的呢。」楊勝仁也在旁邊慫恿道：「可不是，冰鞋都得緊，有的用皮繩繫，我時常結好了還得用帶子綁在腳上呢。」范統一聽「好，就是這雙吧，」把皮鞋買了，又買刀子，刀子省事，不必試什麼大小，馬上就釘在鞋上。買好之後，也不必裝在紙匣裏，扛在肩上，就回來了。回到公寓，李斗就先嚷：「范先生買冰鞋了。」看着亮光光的冰刀，實在耀眼，范統高興了，還沒溜就先受人家的恭維。進到屋裏，范統拿着鞋來回看。他道：「穿上試試這要是在平地都站不穩，到冰上就更不成了。」楊勝仁道：「可別說。這種東西，站在地上不穩，可是站在冰上却是穩極了。」范統道：「真的嗎？」楊勝仁道：「真的，這種冰上的玩藝兒，只能到冰上才行。」范統道：「這要是在地上站得穩，到冰上更沒一麼不穩的吧？」楊勝仁道：「當然。可是在地上站得穩的很少。」他是極力叫范統安心，范統把鞋穿上，好容易把鞋登下去，沒有擊繩兒就緊緊的箍着呢。把繩兒繫好，范統還彎不下腰去，楊勝仁幫着他穿。穿好了，范統道：「媽的真叫受罪。」楊勝仁道：「溜着溜着樂趣就來了。」范統扶着桌子站起來，腳底下有點兒幌，腳脖子往兩邊擺，楊勝仁：「不壞呀，你真有這天才就結啦，我在一穿的時候休想站起來，你居然能夠站着，真難得，你小時候一定會溜冰，對不對？」范統一邊扶着桌子，一邊擺搖道：「我小時就會打

冰出溜，老太太鑽被窩什麼的。」說着，有點得意，可是脚真受罪，楊勝仁道：「我說，挺好，明兒到冰上准保你能溜，打頭你先有根底，比我強，強的多，敢則。」范統越發高興，他道：「這要溜起來，是不是跟冰打出溜一樣呢？」楊勝仁道：「一樣一樣，太一樣了。反正先得按好重心。溜的時候，腳要這樣，你看，兩脚成直角形，比方左脚往後一登，右脚便直着往前一衝，右脚溜的時候，左脚就提到前邊來了，你看，就成了這樣，這個時候比較難一點，因為左脚一提高，身體就容易往後仰，結果非要摔個仰巴脚不可，」說時，一邊比方着，自己幾乎真摔了一個仰巴脚兒。范統道：「您慢着！」楊勝仁道：「不要緊，我這比方呢，再比方，這時左脚不是跑到前邊來了嗎？然後右脚再登，這麼一登，又是成直角。注意，這樣的直角。這時候溜，是用裏刃兒，你看那刀子當中不是一道溝兒嗎？」范統想抬起腿來看，一抬腿，也幾乎摔了一個跟頭，幸而扶着桌子，差點兒把桌子按翻了。楊勝仁道：「一回頭再看，你先看我的。這裏刃兒好溜，初學都用裏刃兒，等到裏刃溜好，再學外刃兒，學外刃兒可難多了。身體得這樣歪轉着，兩隻腳這樣來回倒。」說着便來回倒起來，一下沒倒倒落，把自己絆了一個跟頭。范統哈哈大笑起來道：「沒穿冰鞋就倒了，這要是到冰上，還不更擊着摔跟頭嗎？」楊勝仁爬了起來，范統一看，更笑起來了，原來楊勝仁的頭栽到痰盂上，把痰盂碰倒了，腦袋幾乎進到痰盂裏去，可是痰却流了一鼻樑子。楊勝仁這惡心就別提了，范統笑着連忙去弄痰盂，他忘了穿着冰鞋。一邁腿，站不穩了，又栽倒在地下，弄了一臉嘴的鼻泥粘痰。這時李三走了進來，見兩個人都摔在地下，不由笑道：「溜冰那有在屋裏溜的。」



范統爬起來道：「少費話，去打臉水去。」李斗道：「噫！」拿着臉盆出去了。范統道：「真他媽！」說着，先閉着眼換鞋，那鞋又找不着了，他問楊勝仁，楊勝仁嘴裏嚙嚙，不敢張嘴，一張嘴粘痰就進到嘴裏去了。他們用紙先擦了擦，李斗倒了洗臉水來，范統叫他掃地，楊勝仁過去先洗，擦了三遍香皂，恨不能使下半塊丟，可是鼻樑子上還掛着腥味，這種腥味，能夠繞樑——鼻樑——三日。范統又換水再洗，洗了半天，又用香水噴，兩個人噴了半天。范統道：「都是你，耍出這主意，何至吃粘痰？」李斗笑着說道：「范先生，您和在冰上摔一下可不輕呀？可有一樣好，冰上沒痰盂！」范統道：「去你的吧！沒那些說的。」楊勝仁道：「我還得漱一漱口。」說着，又用范統的漱口盂漱口。范統道：「到不了嘴裏，這都是你的疑心病。」楊勝仁道：「我三天也吃不下飯去。」范統道：「你別想它就成了，你越想它越惡心。」楊勝仁道：「不想不成啊！」范統道：「你一想這是汪晴瀾啐的痰就成」了。楊勝仁道：「你別開心了，就是您這汪晴瀾。」范統道：「誰叫你想我？叫你想粘痰。」楊勝仁道：「想你就怪惡心的了，還想粘痰？」范統道：「你就直當是汪晴瀾的粘痰。」楊勝仁道：「這要真是汪晴瀾的痰，我真能咽了它，可是，我這麼久也沒見了汪晴瀾吐過一口痰，人家到底是人家，你到底是誰。這粘痰，你自己吐的都嫌髒，不用說我了。」范統道：「得啦，別提了，越提越惡心咱們還是提別的，提溜冰吧。」楊勝仁道：「溜冰也別提了，回頭再摔一個。」范統笑道：「我說，這在平地還這樣摔，要是在冰上還不更摔得厲害嗎？」楊勝仁道：「不，這地不是澀的嗎，所以容易絆倒。冰是滑的，這麼一邁就過去了。」范統道：

「得啦你就說我也明白，別比方了。」楊勝仁道：「汪晴瀾溜得不錯，學好了和她拉着手兒溜。」范統道：「黎士方溜得怎麼樣？」楊勝仁道：「不成，你一年就能趕上他。他不用提了，現在和汪晴瀾又有點裂着，你看出來了嗎？這是你的好機會。你若把溜冰學會了我保你成功。」范統喜道：「真的嗎？」楊勝仁道：「你還沒看出這步棋來嗎？」范統道：「我倒看出點兒來。」說着又叫李斗，李斗進來道：「范先生打洗臉水嗎？」范統道：「費話，打那麼些洗臉水幹麼？楊先生在這兒吃飯，你給叫點兒去。」李斗道：「瞧，喝點兒酒。」范統道：「不要。」李斗道：「喝酒解解味氣。」楊勝仁道：「來點酒也好。」李斗道：「來一斤？」楊勝仁道：「一斤喝不了，四兩吧。」李斗道：「四兩少一點，半斤合適，半斤不算多。」他是極力對付，因為他想在這裏賺下一點兒。他去了，楊勝仁又和范統談着，楊勝仁道：「香水呢？我再噴噴，怎麼老彷彿還有腥味。」范統道：「都是你的疑心病。我這裏有點兒鼻烟兒，你聞一聞。還是我老伯那天來擱在這裏的。」楊勝仁道：「聞了打噴噴，我不要，我的傷風剛好，還叫我打噴噴。」說着，便又拿起香水瓶，往自己的鼻子尖兒上打了打。范統道：「我也打一打。」楊勝仁過去便向范統，一下打在范統的眼睛上，范統的眼淚立刻流出來了。范統道：「得啦，你別多事了！」這時李斗帶着飯舖夥計走進來，李斗幫着收拾桌子，把菜都擺好，李斗道：「這酒真不壞，我給您斟上。」他使用茶碗倒了兩個半杯，他看了看，然後走了出去。回到自己屋裏，又吃又喝。原來他早把菜撥下一點兒，酒也倒出一點兒來，這裏范統擦了擦眼淚，和楊勝仁喝起來，兩個人的酒量都不大，本來也全不會，喝着是沒有

什麼，到了肚子就彷彿燒了腔似的。李斗也不能喝，二兩酒就把他支使得暈天黑地。范統和楊勝仁正在喝着，李斗走了進來，酒氣噴人的，范統道：「我喝酒，你怎麼會酒氣噴人的？」李斗道：「天兒涼，喝點酒暖暖肚子。」說着走了出去。楊勝仁道：「這小子幹麼來了，進到屋裏轉了一圈又出去了。」范統道：「大概看咱們吃完沒有，剩下他好端走。」過了一會兒，李斗又走進來道：「范先生，有人來電話，剛才我來告訴您，您一跟我說話，我忘了，方才我回去，看那電話還掛着呢，我又想了起來。您的電話。」范統道：「姓什麼的找？」李斗道：「姓王呀是姓汪呀？一個女士。」范統站了起來道：「你這傢伙，剛才可不說，就誤這麼好大工夫。」楊勝仁跑出去道：「我替你接去。」范統道：「別介，我自己接去吧。」說着也跑了出去。李斗挾了一口菜又喝了一口酒，也走了出來。楊勝仁早把耳機拿在手裏道：「喂，你是誰呀？」那邊果然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道：「我是蘭呀，你是誰呀？」楊勝仁道：「我是楊勝仁，我正在范先生屋喝酒呢。」那女人待了一會兒道：「勞駕你找他說話。」范統這時已經走過來，不給他耳機，他也要搶了，楊勝仁捂着機口道：「是汪晴瀾的，她說她是瀾呀。」范統得意的接了過來，把楊勝仁往旁邊一推，面有得色，楊勝仁這時心裏好生難過，沒想到汪晴瀾真給他打了電話來。范統道：「喂，你是誰呀？」就聽那邊說了一聲「錯啦。」彷彿掛上了的樣子，范統急道：「喂喂，不錯，我就是范統，剛才才是楊勝的。」可是說什麼那邊也沒聲兒了。他這着急，他恨不能給楊勝仁和李斗一個人揍一頓。他把耳掛上道：「你瞧，都是你！她一聽不是我，她給掛上了。」楊勝仁很覺抱歉，可是更有點嫉妬，他

道：「我說你就來了，我是怕她等着呀。」范統道：「真他媽，」楊勝仁道：「不要緊，她一定在學校呢，你不會往學校給她打電話嗎？」范統一聽，還有一線希望，便摘下耳機叫學校，電話局道：「有人叫等一等。」打電話若是碰上有人叫，特別急的慌，一會兒，又摘下來叫，司機生仍說：「等一等。」一連叫了三回，都說等一等。等一等就等一等，等到第四章再給他們接上吧！

#### 第四章 一片幽情冷處濃

范統見打了三次都有人叫着，氣得三魂咆哮，他恨不能大罵司機生一頓。楊勝仁勸他別急，也許汪晴瀾也往這裏打呢，多耐一會。」范統只得等着，等了約有二十分鐘了。這才叫通，叫通一找汪晴瀾，這個工夫又不小，因為還得往宿舍裏找呢。他們都耐心的等，一會兒，那邊耳機一響，范統的心一跳，那邊說：「汪小姐剛出去，不在宿舍。」范統大失所望，悵然把耳機子掛上，嘆了一口氣道：「真是命就結啦。偏偏李斗給耗了這麼多時候。」楊勝仁道：「也許她親自來也未可知。」范統道：「來什麼吧，來，她就不打電話了。這一定是在學校給我打電話，約我出來玩，等了半天沒接，你又這麼一吵，她生氣了，她一個人出去了。」楊勝仁道：「也許回頭她在約會的地方再給你打電話，學校裏打電話究竟不方便，是不是？范統道：「也許什麼吧，完啦，這一來全完啦，走吧，先吃飯，菜也涼啦，暈倒霉。」說着兩個人往裏走。走了沒有幾步，電話鈴又響起來，兩個人轉身便跑了過去，范統一把抓住耳機道：「喂。」就聽裏邊一個

男人問道：「你是那兒？」范統道：「我，我是，什麼來着，喂，那什麼，大通公寓。」裏邊道：「我找李先生。」范統一氣道：「沒在家。說着把耳機上了。楊勝仁道：「找誰的？」范統道：「管他找誰的。」說着兩個人無精打彩的又往回走。進到房裏，剛拿起筷子，李斗又走進來道：「范先生電話，說是汪什麼蘭，打了快一個鐘頭了，老沒打通。」他們兩個人一聽，扔下筷子，又跑了出去，這回楊勝仁不敢去接了，由范統摘下耳機，心裏跳着、口裏喘着，問道：「喂，你是誰呀？」裏邊道：「我是王淑蘭哪。你是誰呀？」范統道：「你是汪晴瀾哪，我是范統。」裏邊道：「什麼，飯桶？哈哈，什麼呀？又不對了。」范統道：「對，我的確是范統，剛才才是楊勝仁接的，這回是我。」裏邊道：「我找飯桶幹麼呀？」范統道：「你別叫人着急了！」裏邊道：「你到底是誰呀？」范統道：「我是真正的范統。」裏邊又笑起來道：「你姓什麼？」范統道：「我姓范。」裏邊道：「不對，我找姓樊的，樊先生。」范統道：「你是不是汪晴瀾哪？」裏邊道：「不，我是叫王淑蘭。」范統一聽，滿擰，遂大聲叫李斗，李斗急忙跑出來道：「范先生什麼事？」范統道：「什麼電話，胡亂八糟的，你問問到底找誰？就跑到我那兒送信？」范統說完，把耳機子一扔，氣哼哼往回走。楊勝仁道：「怎麼回事？」范統道：「找姓樊的給我送信。」兩個人走到屋裏，菜也涼了，兩個人一熬心，誰也不言語，只管喝酒，范統也吃不下去飯了，躺在床上睡着楊勝仁本來不會喝，喝了之後，心裏又不痛快，不由的喝醉了。他一見范統睡了，他也想回到學校去睡，方一站起來，兩隻腿發軟，又坐下了，扶着桌子站起，頭暈得打旋，看見什麼都迷迷糊糊的。往外一

走，兩隻腳絆蒜。他向范統一舉手道：「哈羅，回見，姑得拜，撒腰那拉。」范統睡着了，呼呼的直吐白沫子，像螃蟹似的，什麼也聽不見，楊勝仁道：「回見，我回去了。」走到鏡子頭裏，往裏看了看，翻了翻眼睛說道：「媽的，你當是不認得你，見鬼啦！」說着推門走出來，門一開，差點兒栽了出來，幸而扶住門框了。他叫道：「李斗，李斗，我走啦。」李斗也沒言語，他迤邐歪斜的走到院子裏，拉開門便往人家屋裏走，屋裏住的是一個女人，見了他走進來，嚇得她嚷起來，大家全都跑出屋來看，一看就知道是喝醉了，遂把他推了出來，他道：「哈羅，胖子，回見！」說着看了女人一眼，看着彷彿不是范統，但也無暇細究了，他走了出來。大家一直送他出了大門，他慢慢走下去，走五步退兩步，口裏還說着：「哈羅，回見，姑得拜，撒腰那拉。洋膠！」拉車的走過來，一看是醉鬼，都不願意拉，躲他挺遠。也有專門愛拉醉鬼的。下車來胡裏馬蹄的可以多要幾個錢。洋車拉了過來，他還不坐，他說：「大大的開路。洋膠的不要。哈羅，回見，姑得拜。」他一邊說着一邊往回走，好在學校和公寓離着很近，一拐灣兒就到了，楊勝仁又沒有拐錯，嘴裏一邊嘟囔着一邊進了學校。有的同學見了他，不覺笑了起來，他道：「哈羅，姑得拜。」大家道：「瘦子在那兒喝的酒？喝得這麼醉！」有一個說：「一定在范統那裏喝的。」楊勝仁道：「我早認識你。見鬼！我喝醉啦？罵那個喝醉了的。哈羅。」他一直回到宿舍，他走錯了門，却進了黎士方的屋子。躺在黎士方的床上，便睡着了。黎士方回家了，郭實也沒在屋，一直到晚上，郭實走了回來，一看黎士方的床上躺着人，以爲是黎士方，便道：「這麼早就睡了？」說着，給他又蓋上。」

層，走出去了。黎土方回來，一見有個人在自己床上睡着，不由驚訝，捻開燈一看，却是楊勝仁，他不知楊勝仁爲何跑到自己屋裏來睡。一見他流出許多哈拉子，把枕頭都髒了，他推楊勝仁道：「起來！起來！」却怎麼也推不醒。真糟心，打了他兩下，只翻了一個身，說了一句：「哈羅。」又睡去了，他把同學的叫了進來，同學的一看，也沒有辦法，叫也叫不醒，後來有個同學出主意，說把楊勝仁抬到舍監屋裏去。大家一聽，鼓掌贊成，便先派人去看舍監在屋裏沒有，如果在屋，便用調虎離山計，給調到別處去，然後把楊勝仁抬到舍監的屋裏，放在牀上，又用被子蓋上，然後把門一關，大家跑了。舍監回到自己屋裏，已經很晚了，他一進門就聽屋裏有人呼吸出氣，不禁嚇了一跳，急忙把燈拈開，一看牀上躺着一個人，還蓋着被子，過去一掀，一陣味氣撲鼻，又是香水味，又是酒味，又是嘔吐的味，打開一看，却是楊勝仁，吐得一被一褥一枕，連他的衣服都髒了，他還在睡呢。舍監一看，不由大怒，立刻捂了鼻子去叫他，他總是不醒，使勁打了他一下，他才轉了轉身，說道：「胖子，給我一碗水，真渴！哈羅。」說着巴唧巴唧嘴，又睡去了。舍監把聽差找來，問誰叫他進來的。聽差道：「不曉得，大概許是喝醉了，認錯了門。」舍監大怒，立刻叫聽差的把楊勝仁搬到他自己屋裏去。聽差無法，只得背了他，他道：「哈羅，姑得拜。」舍監這個氣就大了。聽差把楊勝仁放在他自己的屋裏，又過來收拾舍監的牀鋪，被子褥子枕頭都得拆洗，今天沒得蓋，現又跟別人借了一牀來。舍監等到明天，非要訓他一次不可。楊勝仁睡了半夜醒了，口渴，說道：「胖子，給我一碗水喝！哈羅。」沒人言語，把燈捻着了，看了看沒人，又

睡着了。第二天起來，頭暈得厲害，因為昨天一夜沒蓋被子，又因為酒喝得太多了。心裏也不好過。范統倒是睡了一覺，好了。第二天來到學校，一打聽，楊勝仁病了。昨天喝得醉了，回來躺在舍監的牀上，吐了很多，把舍監的被子都弄髒了。舍監正要罰他呢，打算申斥他一頓，因為他病着，所以也饒恕他了。范統一聽楊勝仁病了，笑着便走到宿舍，進了楊勝仁的屋就喊道：「瘦子怎麼樣？爬下了？你可真乏，比我差的遠，哈哈。」楊勝仁病態可掬的神氣，說道：「坐下，我病得厲害，頭暈，惡心，難過極了，在家的時候，早有人伺候湯藥，這裏竟沒有一個人來問我，只有你一個人。唉，現在我才品出朋友來。」范統本來樂着，經他這一說，竟把眉皺着，故意作出蹙容道：「老楊，不要緊，你想吃什麼，我給你買去。」楊勝仁道：「唉，你有這句話，我已經很感激你了。朋友交在知心，我們是已經換了心了。我對你，我敢說是一百一，你對我也很不錯。老范，我不是瞧不起他們，他們簡直不夠朋友。」范統道：「你這時渴不渴？想吃什麼？」楊勝仁道：「吃倒不想吃什麼，老是想吃點梨橘什麼的。不吃也成。」范統道：「我叫他們買去。」說着，喊了聽差來，拿了一塊錢道：「你給買點水菓，多要梨。我說老楊，一塊錢的夠不夠？」楊勝仁道：「夠啦夠啦，謝謝你！」聽差拿了一塊錢出去了。楊勝仁道：「朋友非得在這時候才分得出來，所謂患難相交，就是如此。一塊錢倒沒有什麼，就在乎這人心，老范，我不是當面捧你，你真叫夠朋友，其實咱們昨天一樣喝多了，可是你竟來瞧我來。這年頭少有。」范統似笑沒笑的道：「我不是沒有像你這樣病倒不是嗎？這有什麼的，朋友應該互相安慰。我說，你不吃點兒什麼嗎？」



餅乾雞蛋糕什麼的。」楊勝仁道：「這時候不大餓。」范統道：「買來攔着，什麼時候餓了什麼時候吃。」楊勝仁道：「回頭再說吧，我回頭叫他們買去就是啦。」范統道：「你還客氣什麼。」楊勝仁道：「我真過意不去。」范統道：「這有什麼，等你病好了你再請我，不是一樣嗎？」楊勝仁道：「好吧，病好了，好好請請你。咱們真得往深裏交交。」這時聽差買了水菓來，范統又叫他買雞蛋糕。聽差也願意買東西，買一回賺一回，范統道：「最好請個大夫看着。」楊勝仁道：「那倒不必，躺兩天就好了。你歇着你的去吧，不必管我了！」范統道：「回頭聽差買回來，先吃點東西，肚裏沒食不成。我回去了，明天再來看你。」楊勝仁道：「謝謝你，明天見，哈羅。」范統出去了。一會兒聽差買來點心，楊勝仁得吃得喝，病豁然痊愈了。過了兩天，楊勝仁又跑到公寓作一種答謝，見范統拿着一本書躺在牀上看，旁邊還堆着幾本。楊勝仁心裏道：「范統沒有這樣用過功啊，今天怎麼了？」他道：「哈羅。」范統道：「請坐：」他坐了起來。楊勝仁道：「真用功呀！」范統道：「沒事。昨天到市場看了幾本書，覺得不錯，買回來看看。」楊勝仁拿起一根紙烟說道：「我看你倒是用用功也好。我這個朋友最好說實話。這樣好極了。我早想勸你多看書，固然，到溜冰的時候也得溜冰，不過書若是不讀，究竟差點事。你說是不是？開卷有益，一點不錯。」說着，拿起烟火，點着烟吸着。范統道：「真的，從此我也多看書了。以前我見人看書，手不釋卷，總是納悶他怎麼會有這麼大癮，現在我一看，却是看書有癮，越看越起勁。」楊勝仁道：「當然。最近我也想看書了。老范你這樣能看下去，真是難得。有許多人乍一看書。總是看不下去，你

能一看就不忍釋手，真不容易。」范統道：「書中自有黃金，書中自有顏如玉，一點不錯。」楊勝仁一見范統這樣用起功來，自己真有點慚愧，也有點嫉妬，他道：「我真佩服你，拿得起來放得下。文武全材。說幹什麼就幹什麼。」范統有點得意，他道：「你若是不來，我真想把這一本完全研究下去。」楊勝仁道：「可也別太累腦筋，到時候也得歇一會兒。」說着，走了過來，拿起書來一看，一本性典，一本衛生寶庫，一本如何辨別婦女貞與淫，一本是男女衛生須知。楊勝仁道：「你原來看這些書。」范統道：「不錯，說得滿有理。我看着挺上癮。」楊勝仁道：「倒是這種書也可以看。借我一本看看。」范統道：「隨便拿一本看吧！」楊勝仁拿起一本來，看了看，說道：「回見，我拿回去看了。」范統道：「別借給旁人。」楊勝仁道：「當然，回見，哈羅。」他又回到學校。拿着那本書，跑到宿舍，躺在床上看了起來。一晚的工夫，他全看完了。他明知這不是好書，可是他却又喜歡看，看得第二天腰酸腿軟，眼前冒金星兒。上課的時候，在教室裏打盹。吳世飛在紙上畫了一個烏龜，用針扎在楊勝仁的背後，楊勝仁一點也不知道。等到下班，他還在那裏睡，吳世飛把他叫醒了道：「還睡哪，都下課了。校長叫你去呢。」楊勝仁一聽校長叫他，不知作什麼，不由說道：「校長找我作什麼？」吳世飛道：「誰知道，大概爲組織劇團的事。」楊勝仁最愛演劇，一聽組織劇團，自然非常喜歡，他道：「真的嗎？」吳世飛道：「你問同學的！」同學的都道：「倒是有組織劇團的事。」楊勝仁道：「但是他爲什麼單找我呢？」大家道：「也許校長素來知道你演劇天才。」楊勝仁一聽，當真以爲是真的，便走了出去，許多女同學一見他背後畫着

一個王八，全都笑起來，大家在後面跟着，楊勝仁還直得意，以爲校長剛找我，她們就追我起來。堂堂而進，近到校長室。校長正在看着一本書，見楊勝仁進來，便把書放下，楊勝仁鞠了一個躬道：「校長是不是找我要組織劇團？」校長道：「可以呀。語外活動是很好的，你同訓育主任去說吧。」楊勝仁鞠了一躬，又退回來，校長一見他背後畫着一個大王八，又好氣又好笑，沒有說話，他已經走了出來，外邊的同学全都笑了。他也向同學的笑，一直又找到訓育主任。訓育主任剛出來，還沒有下台階，就見楊勝仁帶着許多同學走來，他以爲有什麼事件發生，遂站在那裏等着，楊勝仁走過去道：「先生，校長叫我組織劇團，和先生說一下。」訓育主任一聽是校長叫他組織的，不勝奇怪，遂道：「你先擬個大綱我看看，我一定交到訓育會議上討論的，大概可以通過，不過你必須請幾位先生幫忙。」楊勝仁道：「當然的。」訓育主任見後邊同學，都看着楊勝仁的背後發笑，知道必有緣故，等到楊勝仁一轉身，訓育主任一見他背後畫着一個紙王八，要笑沒笑出來，他知道一定是同學的和他開玩笑，遂把楊勝仁叫住道：「回來！」楊勝仁回來了，訓育主任下了台階，從他背後揭下那張畫來，大家全笑了。楊勝仁一看，訓育主任從自己的背後揭下一張王八畫來，不知是誰畫的，訓育主任一看上面還寫着幾個字，是「王八上課睡覺」。訓育主任道：「你上課睡着了嗎？」楊勝仁道：「沒有。」訓育主任道：「沒有，人家給你畫這個你都不知道。去吧。」以後不准在教室裏睡覺！」楊勝仁道：「我沒有睡覺，只是一迷糊。」大家又笑了。訓育主任把那畫撕了走去。楊勝仁道：「好呀，這是誰幹的事？」大家又是笑。楊勝仁並沒有生氣，他反而更高興了，因

爲許多女同學還有汪晴瀾都追着他笑，他以爲能夠叫她們樂，就是自己的勝利。他又找到范統，范統也在睡着，他把他叫醒，就說成立劇團的事，並且說：「劇團成立；先邀汪晴瀾加入，這是絕大的機會呀。」范統道：「劇團可不容易。」楊勝仁道：「怎麼不容易，人家藝術學院什麼的都成立劇團了，我們就不能成立嗎？」范統道：「人家有好導演。」范統倒明白這個。他覺得他演劇的天才沒有，所以對於劇團表示不大熱心，他以爲楊勝仁演戲天才，要超過他多少倍，劇團成立，還不是他佔絕對優勢嗎，上回他教自己求婚那個美情，多麼深刻呢！他對於劇團表示悲觀。楊勝仁道：「我們也可以請名導演呀不管你有沒有天才，一樣能夠導演成功，來吧，胖子，你一定要一躍而爲劇壇的明星，話劇的健兒，范統的名子，要和汪晴瀾一塊兒用雞蛋糕這麼大的鉛字登在報上。」說着，拿起一個雞蛋糕來，擱在嘴裏，范統又高興了，他道：「成嗎？」楊勝仁道：「沒有什麼不成，我說，我回去就招集去，你聽信吧！」他又拿了一個雞蛋糕，一邊吃一邊走出來，說道：「上回你給我買的雞蛋糕，我還沒給你道謝？」范統道：「得啦吧，這還直得提？」楊勝仁又回到學校，到各處約角兒，有些同學知道是男女合演，所以加入的很多。郭實知道他們弄不好，他勸黎士方別加入。黎士方說：「當然不能加入。」郭實道：「我看汪晴瀾也不會加入的。」黎士方道：「當然。」可是楊勝仁却拿汪晴瀾的牌子向各處遊說。吳世飛道：「瘦子，我參加，我給你們拉胡琴，唱兩段兒也成。」吳世飛的胡琴是名聞全校，他的舊劇天才很好，唱起來學誰像誰，每次茶話會他是免不了拉兩下兒。連汪晴瀾都喜歡聽他的胡琴，也時常對外宣傳的說：「我們同學吳世飛的

胡琴拉得好極了。」吳世飛要參加劇團，却是一半玩笑的性質，他並沒有誠意，楊勝仁道：「我們是話劇不用胡琴，」吳世飛道：「話劇裏一樣可以加入胡琴，你看現在各名伶不都是唱紡棉花出名的嗎？我們要自編劇本，把舊劇加入兩段一定賣好座兒。光是話劇沒勁，你看那個劇團賣過一百張票？」楊勝仁一聽，便道：「對，有你的。」楊勝仁再也沒有像這樣高興的。黎士方和郭實研究，對於劇團應抱什麼態度？郭實道：「隨他去吧。他也鬧不起來的。」黎士方道：「這不是校長叫他辦的嗎？」郭實道：「你別聽他那套了，這完全是吳世飛的壞，那裏有這麼一回事？現在天冷了，同學的一要求學校立冰場，這劇團就不成了，學校那還有餘力管劇團？」黎士方一聽，也有道理，遂也就不再過問。這天吃過了午飯，陽光很好，他們正在教室裏等着上課，忽然聽差走來說先生這頭一堂請假了。大家一聽便全往宿舍跑。黎士方和汪晴瀾走了出來，汪晴瀾道：「我們到學校園晒晒太陽好不好？」黎士方道：「好極了。」他們來到校園，在一個椅子上坐了，雖然上面有樹，可是枝葉全都脫落，白剩下了幹，所以得的陽光也很足。黎士方道：「你要加入劇團嗎？」汪晴瀾道：「我沒有這天才。喂，我跟你說：我妹妹方才來了一封信，說我家的小貓兒死了，真可惜，我最愛它了。你有地方尋個小貓送我嗎？」黎士方道：「我們那兒就有一個小貓兒，可愛極了。」汪晴瀾道：「真的嗎？送我吧！」黎士方道：「不，我還要呢。我最愛它了。她天天跟我在一起，有時候同我一塊兒看書，有時候同我一塊兒散步，有時候同我坐在一塊兒談話，有時候見我不高興就哄着我，她太遂我的意思了。她還會叫，叫的時候彷彿是說：你壞死啦，你壞死啦。」

汪晴瀾笑道：「你真壞死啦，不成，你爲什麼說我呢？」黎士方道：「我說貓呢。」汪晴瀾道：「你拿貓比我不成。你還得比你自己一回。」黎士方道：「拿我比作貓？」汪晴瀾道：「對啦。」黎士方道：「比方我是個貓，有個小姐非常愛我，時常把我抱在她的懷裏，吻着我……」汪晴瀾道：「討厭，誰愛你？不說這個。」黎士方道：「我給你說兩個故事吧，全是貓的故事，一個是人變貓，一個是貓變人。」汪晴瀾道：「又是你瞎編吧？」黎士方道：「不，這是一個古代寓言裏的。話說古時候玉皇大帝曾養過一個女貓，那貓可愛極了。有一次太上老君上摺本，可巧玉皇大帝沒在宮。那貓却自己畫了一個像，並自稱爲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一看，不由大驚，忙奏了玉皇，玉皇大怒，立刻把牠貶入塵間，受盡清苦，那貓便托生柳員外家，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柳露堤。長得真是出水芙蓉一般。柳員外愛如掌珠，但是她偏偏不願享福，跑到西北學開墾去。在那裏又遇到一個高僧，這個高僧就是太上老君變的特化名蕭立波來點化她，使她成爲正果，同登仙境。」汪晴瀾笑道：「得啦，我知道啦，我看過那本小說，你是借着那個瞎編的黎士方道：「還有一個故事，也是天上好故事，天上有一個美麗的仙女，別提多好看了，又聰明又伶俐。這時有個仙童，見了仙女的美貌，不覺動了塵心，向仙女挑逗，兩個人竟發生愛情。有一次，兩個人正抱着接吻，不料被太白星遇見，奏明玉皇，立刻貶入塵間，並且叫仙女托生一個女人，叫仙童托生一個狸貓。雖然他們都貶入人間，可是他們仍是互相有愛戀着的心，小姐最愛那狸貓，一時也離不開，那狸貓也總離不開小姐，飯非小姐餓不吃，水非小姐飲不喝，小姐到那兒，它也跟在那裏。後來小姐年歲大

了，入了書房，書房在一個花園子裏，每天上午下午去兩次。狸貓也跟在腳底下，有時小姐也抱了牠，一同上書房，有一次，狸貓在小姐懷裏叫喚起來，先生聽，書房如何能帶着貓呢，立刻把牠打了出來。那狸貓捨不得離開小姐。小姐在書房裏念書寫字，那狸貓便在窗外等着。等着小姐下學，那天下學晚了，狸貓在窗外等了兩個鐘頭，乖着多大的風也不去。人家都說這個貓奇怪，後來又感動上帝，又叫狸貓變了人，和小姐配爲婚姻。狸貓變了人，還應當有個姓才對，於是便用一個與狸同音的黎作了姓。那小姐你猜姓什麼嗎？」汪晴瀾忙捂了耳朵道：「我不聽。」黎士方笑道：「我不說了。」汪晴瀾便把手放下來，黎士方道：「你猜那小姐姓什麼？」汪晴瀾道：「你誠心怎麼着？」黎士方笑道：「不說了，今年你溜冰嗎？」汪晴瀾道：「那年不溜冰呢？」黎士方道：「寒假在那裏溜？咱們在一塊兒。」汪晴瀾道：「我沒准兒呢，也許在北海也許在太廟，也許在別處。」黎士方道：「你定出來，那天在北海，那天在太廟，這樣，我也可以去。」汪晴瀾道：「不，我沒准兒呢。」黎士方道：「那麼我們通信約會好吧。」汪晴瀾道：「不，我不准你給我寫信，我也不給你寫信。」黎士方道：「我到你家找你去。」汪晴瀾道：「我也不准找我去。」黎士方道：「那麼我在學校等你。」汪晴瀾道：「我也不找你來。」黎士方不覺淒然道：「那麼我們寒假裏就不見面了嗎？」汪晴瀾道：「對啦，這寒假裏誰也不見誰。」黎士方道：「這是幹麼呢？」汪晴瀾道：「不幹麼，就是這樣兒。」黎士方不言語了，他想起來，想到汪晴瀾一定還有愛人，他正是利用這寒假和她的愛人一塊兒玩。他又想出一個情敵來，雖然他並不知道這情敵是誰。他想到

這個人在寒假裏和汪晴瀾一塊兒溜冰，那種快樂，他不由憤發起來，恨不能找到那男人痛毆一頓。可是這個男人是誰呢？汪晴瀾見他這個樣子，不由笑道：「你怎麼這種神氣呢？想什麼呢？」黎士方道：「我想和他決鬥，」汪晴瀾道：「誰呀？想和誰決鬥呀？」黎士方想了想，就沒這麼一個人，自己也不知道是誰，他也笑了，說道：「我真嫉妬。」汪晴瀾道：「你嫉妬什麼呢？你以為我還有愛人嗎？」黎士方道：「是的，因你對誰都是這樣。」汪晴瀾道：「胡說，你怎麼這樣神經病似的？」黎士方道：「我看你對別人說話那樣親近，我特別嫉妬，爲什麼對我反而不如人家呢？」汪晴瀾道：「你真糊塗，我對別人親近是表面的。我們心裏都彼此相信，何必表面上那樣親近呢？」黎士方道：「我需要安慰。」汪晴瀾道：「你只要心裏想着我愛你，你就安慰了。」黎士方道：「我想着不成，非得實際有安慰才成，光是心裏想着，這不是阿Q一樣嗎？」汪晴瀾道：「我們雙方都是這樣的呀。」黎士方道：「那也不成。」汪晴瀾道：「那你說怎麼辦呢？」黎士方道：「我希望每個禮拜我們一塊兒玩一次。」汪晴瀾道：「那是可以的。」黎士方道：「就像我們在農事試驗場裏的玩。」汪晴瀾不言語了。黎士方一見她低頭不語，不知她心裏的委曲，總以爲她是不愛自己，他爲了自尊，呆了半天，說道：「我也不勉強妳。」他彷彿有很多的話，却說不出來。兩個人靜默了一會。汪晴瀾道：「怎麼還沒下堂，」黎士方道：「你覺得無聊嗎？」汪晴瀾道：「不。」黎士方簡直抓不住她的心，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時，楊勝仁走了過來，說道：「哈羅。」他們一齊回答道：「哈羅。」楊勝仁道：「嘿，你們這兒倒是不錯，太陽一晒，挺暖的。」



汪晴瀾道：「來，一塊兒坐！」黎士方一見汪晴瀾這麼毫無拘束，一來嫉妬，二來又有點恨。楊勝仁便坐在汪晴瀾的旁邊，汪晴瀾往黎士方這邊擠了擠。黎士方却站了起來，看了汪晴瀾一眼。汪晴瀾心裏明白他的意思，可是她心裏是坦白的，不能說表面親近，心裏便算愛了他，黎士方也曉得汪晴瀾的意思，可是他以為汪晴瀾雖然對人坦白，但是却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而叫人疑惑有意。所以他主張如果心裏不愛，根本表面上也不能親近，楊勝仁道：「汪小姐得加入劇團呀。我特來代表全體團員來請你加入。」汪晴瀾道：「好。可是他加入，我才加入。」說着一指黎士方。黎士方對於這句話略為滿意，他不言語。他以為楊勝仁一定要約他了，而他便給他一個釘子碰。但楊勝仁却道：「各人有各人的天才，老黎的天才我知道是長於理科方面，他對於戲劇是不大感到興趣的。是不是？哈羅。」黎士方一聽，心裏氣大了。他也不言語，汪晴瀾道：「誰說？他的天才，也很好呀！他要加入我才加入呢。」楊勝仁道：「密司特黎當然要加入的，劇團裏是不可少他的。像什麼佈景道具這一類的人材，現在很缺乏，密司特黎是很能勝任愉快。」黎士方一聽越發不愉快起來，他想：「這種人，汪晴瀾為什麼還要理他呢？」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道：「再見！」說着轉身要走。汪晴瀾道：「別走，再談一會兒。」黎士方道：「快上第二堂了，我還得拿筆記本去。」汪晴瀾道：「我們一路走，楊先生也一塊兒走。」說着站了起來，一塊兒走着，汪晴瀾到了女生宿舍，她道：「回見。」跑去了，黎士方站在那裏道：「回見。」楊勝仁道：「哈羅，姑得拜！」他的兩隻眼直直的望着汪晴瀾，一直看到汪晴瀾進了宿舍，他才喘了一口氣，回頭一看，黎士方正在看

他，兩個人對看了一眼，誰也就沒說話，走開了。黎士方回到自己屋，又琢磨起來，郭實正在看書，見他不語，便問道：「上那兒了？」黎士方道：「同汪晴瀾往校園裏談天，後來楊勝仁去了，真討厭，那種人連我都不願意理，爲什麼汪晴瀾却和他招呼。真是，我不明白汪晴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不是不知自重的人，但是爲什麼要招惹他們那些人呢？」郭實道：「難得你是大學生，一點處世之道都不懂。你這個人不能處衆。換而言之，就是能處君子，不能處小人。往好裏說，是你的清高，往壞裏說，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是世界上最的任何主義都反對它，個人主義最不得人同情的。可是中國的舊道德文化，都是發揚這個人主義的，比如「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之類，和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親親而人民，人民而愛物。這都是個人主義的發端。聖人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小人就是沒有知識的細民，難養就是難以相處，難以對付。因爲難對付，所以就根本不對付起來。汪晴瀾對於楊勝仁，不是像你那樣猜嫉的樣子，她只是一種敷衍而已。」黎士方道：「我知道她是在敷衍，可是我以爲不必理的人，根本敷衍都不必敷衍，只是不理他而已。在汪晴瀾以爲這是一種坦白的，怕什麼？可是別人，却不那麼想了，他能夠胡思亂想，甚至胡說八道。」郭實道：「隨他去吧，誰也知道他的把戲，也就不再聽他那一套子。」正說着話上課了，他們便全走向教室去，第二天，忽然看見報上有一段新聞，說學校劇團組織成立，由天才劇家楊勝仁自編劇本，自任導演，自充主角，如楊勝仁君，可謂多才多藝之人也。劇本首爲「求婚」，劇本爲楊氏自著，內容係

述一青年愛一女同學，女同學酷嗜藝術，二人因演劇之關係，而發生愛情，中間因發生波折，青年失戀自殺被救，女感其誠，遂允嫁之，一對情人，終成眷屬云云。楊氏自任青年主角，女角由汪晴瀾担任，汪女士美麗多才，定能與楊君相襯。楊君少年英俊，充此青年藝術家恰合身分云，大家看了差不多都要把鼻子氣歪了。楊勝仁更洋洋得意，他竟向汪晴瀾表示親近，這堂下了課，他隨着汪晴瀾走出來，叫道：「晴瀾。」汪晴瀾回頭一看，是楊勝仁，心裏有點警扭，問道：「有事嗎？」楊勝仁道：「我有一句話要問你，」說着，往四下裏看了看並沒有人。汪晴瀾見他那種神情，鬼鬼祟祟，不由更高興，她道：「什麼話？」楊勝仁道：「我們到那椅子坐一坐成不成？」他想好了汪晴瀾坐在椅子上，他可以下跪的。汪晴瀾道：「就在這裏談吧，我還有事呢。」楊勝仁警得沒辦法，便硬着頭皮說道：「你知道我已經愛了你嗎？」汪晴瀾道：「不知道。」楊勝仁道：「現在我告訴你，我愛你。」汪晴瀾道：「對不住，我不愛你。」楊勝仁有點窘，他道：「那我怎麼辦呢？」汪晴瀾道：「隨你便。我管不着。」楊勝仁道：「假如你若是不愛我，我要自殺了。」汪晴瀾笑道：「這是你的高興。」說着，她便走開了。楊勝仁呆在那裏，他一想，汪晴瀾是以爲我不會自殺的，這回，我給她一個真自殺，她一定念我之誠，就許愛我了。想罷，便計劃自殺。可是當真自殺死了，愛也愛不成了，還得想法叫人救自己。可是怎麼叫人知道呢？他想了想，便找到了范統。范統道：「你可真抖起來了，話劇明星，喝，真棒！」楊勝仁道：「我真看不起這些，我說，我跟你商量一件事。」范統道：「什麼事？」楊勝仁道：「明天一清早叫我去。」范統道：「到

那兒叫你去？」楊勝仁道：「到我的宿舍。」范統道：「你自己不會起嗎？」楊勝仁道：「我要寫一夜的信，我非自殺不可。」范統道：「你要自殺我還叫你幹麼？」楊勝仁道：「我自殺我的，你叫你的。我沒準兒呢。」范統道：「好吧，明兒一清早，我一到學校便去找你。」楊勝仁道：「對啦，你先到我屋裏。」范統道：「成。」楊勝仁去了，買了些安眠藥片。到了夜裏，先寫遺書，寫道：「晴瀾，我那最可愛的晴瀾，我爲你而死了。」以外又給家裏寫了一封遺書，給學校寫了一封遺書，說他完全是爲藝術而犧牲的。寫完了，拿起藥片兒，不敢吃，算計這時候，非得范統來了，自己還沒死才好。假如范統還沒來，自己已經死了，多麼冤呢？他耗着時候，想着汪晴瀾，他想他自殺之後，被抬到醫院，汪晴瀾惘然心動，跑到醫院看我去，完全自己那篇傑作，多麼好呢！想着想着，天已經快亮了，他覺得這時候可以吞毒了，約計等到范統來，藥性大概可以發作了。他拿了藥片看了看，又怕當真吃死了，這不是鬧着玩的，還是少吃爲要，他越想越駭怕，結果倒吃得挺少。到了第二天，范統起晚了，來到學校，剛剛打上課鐘，他連忙跑到教室裏去，把叫楊勝仁這件事忘了。上了兩堂課，先生正在講着書，他忽然看見沒有楊勝仁，他才想起來，該叫他去了，要不然他還睡呢。想着便站起來往外跑，大家一看，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全都笑了，范統來在宿舍，見楊勝仁的門還在關着，扒窗看了看，見楊勝仁還在睡着，他便在門外叫道：「瘦子，快起呀！快起呀瘦子！」叫了半天，楊勝仁也沒有答言，他自言自語的道：「橫豎我來叫你，你不醒有什麼辦法？」說着，在地上拾了一塊粉筆頭兒，在門上寫道：「范統叫你你不醒，回頭怨我不可成。」

范統題。「很像兩句詩，很得意，走回教室。楊勝仁呢，躺在屋裏，也不言語。他自己吃了安眠藥片之後，因為怕死，所以吃得太少。吃了之後，倒是睡了一大覺，醒來已日上三竿——無線電竿——他尚未睜眼，以為是已經來到醫院，同學都在旁邊看自己，大夫很忙的配藥。汪晴瀾也來了，流着眼淚，誰知睜眼一看，還躺在自己被窩裏，他不禁恨起來，恨范統沒有叫自己，要不然這時候還不在醫院？還落個自殺的名義。越想越生氣，媽的自殺都遇到壞運，范統真是個小人。怎麼辦呢，計劃完全失敗，沒法子，起吧。他剛要起，就聽門外范統叫他，他一聽，反而又躺下了，他想：「莫如借這個機會假充一回自殺，楞給他裝糊塗不醒，他不是就得慌了嗎？他一慌嚷了出去，大家看了藥片和遺書，還不把我抬到醫院去嗎？」自己高興了，不言語，誰知范統叫了幾聲，不叫了，罵了一句：「這傢伙昨夜裏也不是幹麼來了？還不醒，」寫了幾個字走了，這真大殺風景，很好的計劃，全叫范統就誤了。可見幹什麼事，所托都得得人，不是那個人材，叫他辦什麼事都不成。拿起遺書來，自己看了看，傷心得自己都要落眼淚，媽的就是范統給鬧壞了，很好的一個機會失去了。起吧。爬了起來叫了一聲聽差的，聽差的走來了，他在屋裏說道：「你把范先生找來。你跟他說，快去找楊先生去吧，楊先生不好啦。可別提是我說的。」聽差一聽，也不知怎麼不好啦，只得去找范統。楊勝仁又躺下等着范統來叫。一會兒，范統和聽差全來了。楊勝仁躺在被窩裏聽着，就聽范統說：「我方才叫了他一回，他不理呀。」聽差道：「醒啦，剛才還說話來着。」楊勝仁心裏罵道：「兩個笨蛋！」范統遂又叫道：「瘦子，還不起呀？」楊勝仁還是不言語，心想：「你們還

不端門進來嗎？」但是范統却說：「叫他睡去吧，昨天跑馬啦大概。」楊勝仁這氣就大了，他叫了一聲道：「噯呀胖子呀。」范統道：「瘦子，你怎麼了，還不起，我叫了你有六趟了。」楊勝仁道：「我自殺了，」范統一聽他自殺了，不由大驚，說道：「那怎麼辦呢？你開開門叫我進去！」楊勝仁道：「這麼急的事，你還不端門嗎？」聽差道：「先生，可別端門，回頭庶務先生不答應我。」楊勝仁道：「笨蛋。他不得不起來，給開了門，然後，又躺在床上。范統進來道：「你怎麼自殺了？」楊勝仁道：「你看桌上！」范統一看桌上，赫，一瓶藥片，幾封遺書，不免大驚道：「你真要自殺？」楊勝仁道：「我已經吞了毒，你知道嗎？」范統一聽，大驚失色，不覺流出眼淚來道：「你，你怎麼吞毒了呢？那咱們還見不見了呢？好好的同學……」楊勝仁心裏罵道：「簡直是飯桶。」他說：「你不會救我嗎？」范統道：「怎麼救呢？」聽差的這時機靈，他懂得救吞毒的法子，他道：「范先生，您快舀屎湯子去，一灌就好，吞毒的就拿屎來灌，灌下去一吐就好了。」范統一聽，有來，說道：「咱們兩個人盛去。用什麼傢伙好？」楊勝仁一聽，爬起來道：「算啦吧，算啦吧。」范統道：「噫，怎麼你又怕了嗎？」楊勝仁道：「遇見你就算沒辦法，我若命小，早就喪了命，幸虧我吃毒吃得少。」范統笑道：「那不是越少越好嗎？以後再吞毒可別多吃呀！」楊勝仁道：「以後我也不吃啦。」真糟心，一件轟轟烈烈的事，完全過去了。聽差見沒事了，便道：「楊先生您要吐不吐？」楊勝仁道：「去吧你！沒用的東西。」聽差走出去了。范統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楊勝仁道：「不怎麼一回事，得啦，這事就不用提啦，就算我走背字兒就完了。」說着，拿起

遺書來，真不禁可惜。一生氣全撕碎了，扔在爐子裏，計此次計劃自殺，共用去信封三個。信紙三張，安眠藥片兩枚，等於自己演了一回戲，差一點兒還吃了屎湯子，真倒霉。告了幾天假，尤其冤枉，范統還直安慰他。他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自殺不知道？」范統道：「是不是爲汪晴瀾？」楊勝仁道：「不，我是爲藝術而自殺，我是想研究自殺的表情，是怎麼樣的深刻，是怎麼樣一種心理與痛苦。我現在已經成功了。」范統一聽，十分驚悅道：「真的嗎？我佩服你就結啦，這樣研究的澈底的精神，非天才不能辦的，你將來一定爲大藝術家，世界上的大藝術家，將來你一定得到什麼貝爾獎金來着？」楊勝仁道：「諾貝爾獎金。」范統道：「對啦，諾貝爾獎金。喂，現在又發行獎券了，你不買一條兒嗎？」他也不知怎麼一轉會由獎金轉到獎券上去。楊勝仁先還覺得他還有可取。現在又有點卑視他了，心說：「俗氣，剛談着偉大的藝術，忽又想到獎券去，就知道發財了。」其實楊勝仁也願意發財，聽了獎券，也自一動，可是獎券究屬沒有把握，獎金倒還有點希望。還是談藝術吧。他道：「大作家時常爲了一件事物的描寫，親身去經驗一次，可是還沒有嘗試自殺的，我這次是首開記錄，胖子你說對不對？」范統道：「可不是我說，這回獎券若是中了頭獎，我先娶個女人。」楊勝仁道：「藝術是至大至神聖的，我成功了，我可以驕傲一切了！」范統道：「如果我中了頭獎，我也驕傲一切。」他是始終忘不了這檔子事，楊勝仁真有點看不起他，到底是自己的藝術要緊。他也不放鬆他這檔子，他也盡把他這假事當作了真的了。他道：「藝術成功，就有女人。」范統道：「可是這樣，究竟還是錢靈。藝術不成，等到你成了名了，也就老了，你看獎券，這

月買了，下月就可以發財，發了財女人就來了，別聽女人說愛藝術愛藝術的，真正的還是錢，沒錢你試試！姥姥也不成呀！」楊勝仁一聽有點動搖，究竟藝術也是建築在經濟上。不用說別的，就拿這次自殺，沒錢買藥片兒成嗎？劇團，沒錢能成立嗎？他沒言語，范統又道：「瘦子，我勸你買獎券，獎券是具體的，藝術是抽象的」他居然還會說兩句新名詞，他又說：「馬上發財，不管是什麼人，三六九等，都得巴結你，有靈魂的女人怎麼着，她準不愛錢嗎？藝術就不成了，只有愛好藝術的才佩服你，不用說別人，就拿我范統說，我若是女人，我就不嫁藝術家，嫁個有錢的，得吃得喝，比什麼不強呢？瘦子，先買彩票，藝術還照樣研究着，若是發不了財，再研究藝術，多自殺幾次都沒什麼，若是發了財，媽的藝術，有錢就是藝術。對不對，我說的？」楊勝仁投降了，還是彩票力量大，獎券和獎金一比較，還是獎券好得，獎金是全世界的人來奪，獎券不就是限於華北嗎？況且獎金要費多大力氣呀，老這麼自殺也不是玩的，獎券只消耗一元錢，幹！獎券能夠消磨人的志氣，但又有什麼辦法呢？話說回來，有志氣的也不倚靠着獎券來發財了。他們在商量買獎券，聽差却跑到各處宣傳楊先生自殺，被他用大糞給灌救了過來。這話說出，立刻傳為笑柄，同學都知道了，見了楊勝仁便問大糞是什麼滋味。楊勝仁假如不承認吃大糞，就等於不承認自殺，因為要表示自殺，所以就承認了吃大糞。黎士方見了汪晴瀾便道：「你看雖然是他鬧了笑柄，可是提起來，總不能離開你，所以我希望你如果不愛他，一點顏色也不能給他的，稍微一不慎，便容易終身洗不清。愛本來是自然的，可是像他們這樣沒思想沒靈魂的人，完全是拿愛當作娛樂，一個女



人，爲什麼要給男人娛樂呢？」汪晴瀾道：「喝，你又發揮你的哲學了。」黎士方笑道：「原諒我吧！別生氣，別苦惱，別不理我，我的哲學是三別主義。今天晚上，能不能給我們一個談話的機會？」汪晴瀾道：「如果你高興那樣作。」黎士方喜道：「那麼我在圖書館等你嗎？」汪晴瀾點了點頭。到了晚上，黎士方便到圖書館去等她。等汪晴瀾來了，兩個人便對面坐了。西文室裏，就是他們兩個人，非常清靜，黎士方道：「我這樣纏繞你，你不感覺煩惱嗎？」汪晴瀾道：「不，」黎士方道：「真奇怪了，我自認識了你之後，我沒有一天不想你，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想你，甚至於在睡眠初醒時，第一個入我腦府的就是你。我想你，我愛你，我願意不離開你，我的理智竟這樣壓不住我的感情。有時候我雖然苦惱而多半是快樂的，在我感到空虛，或是有了愁哀，如果一想到我還有我的晴瀾，我馬上便快活了，我如獲至寶似的，我應當向別人怎樣的驕傲呢？」汪晴瀾笑道：「你真像小孩子。」黎士方道：「你可以把你的手給我嗎？」汪晴瀾略一遲滯，但終於把手給了他。他握了她的手，是那樣的柔膩細潤，他真愛不忍釋，漸漸的，握着她的手往上提高，同時他低下頭去。汪晴瀾知道他要吻自己的手背，她不由往回一撤，黎士方不覺抬頭看了看她，她的兩隻眼睛，彷彿凝住了神的望着他。他道：「你，難道這點安慰都不給我嗎？」汪晴瀾眼淚流了出來，低下頭去，把手任憑黎士方的擺佈，黎士方遂把她的手背，放在自己的唇下，深深的吻了一下，說道：「晴瀾，我是如何的感激你呢？我並不要你勉強給我安慰，我知道我以前所得到你的安慰，都是我勉強你作的，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我現在希望你高興對我這樣作。晴瀾，你爲什麼要哭呢？」汪

晴瀾拿出了手絹，自己擦着眼淚，黎士方又道：「你是不喜歡我嗎？」汪晴瀾道：「不。」黎士方道：「那麼你爲什麼這樣悲哀呢？難道你不快樂嗎？」汪晴瀾沒有言語，黎士方道：「唉，我早知道你已經不愛我了，這兩三個月以來，你待我也夠冷淡的了。你還記得從前的圖書館，你還記得中秋節到農事試驗場，你那是多麼快樂呢。那時……」汪晴瀾道：「我不許你再提起以前的事。」黎士方道：「爲什麼呢？」汪晴瀾道：「我不喜歡聽。」黎士方道：「好，我不提，我什麼也不提，我就這樣寂寞無聊毫無生氣的活下去，以至於死。我完了，我現在就完了。」說罷，他悲哀的低了頭，把兩隻手支了額，汪晴瀾又難過了，她道：「你是不了解我的。」黎士方道：「與其說我不了解你，不如說你不叫我了解吧！」汪晴瀾道：「你，唉，我真恨！」黎士方道：「恨！恨我嗎？」汪晴瀾道：「不。」黎士方道：「那麼你恨你自己嗎？」汪晴瀾道：「不。」黎士方道：「那麼你恨誰呢？」汪晴瀾道：「我恨上帝。」黎士方不言不語了，呆了一會兒，說道：「你是不是說我們的戀愛不可能？或是你另有了戀人？或是你家裏已經給定了婚事？」汪晴瀾搖了搖頭，黎士方道：「真難，你爲什麼不爽快的告訴我呢？」汪晴瀾道：「我現在感覺着可怕。」黎士方道：「怕什麼？」汪晴瀾道：「危險！」黎士方道：「有什麼危險？」汪晴瀾道：「因爲我們的感情都是太熱烈了，我門兩個人竟沒有一個比較理智的。」黎士方道：「愛情還需要理智嗎？」汪晴瀾道：「我現在需要冷，不需要熱。」黎士方道：「爲什麼？」汪晴瀾道：「我沒有說嗎？我怕。」黎士方道：「你不必怕，我是有理智的。」汪晴瀾道：「理智，在感情衝動的時候，它就一點影子都沒有了。」黎士方

道：「嘔，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你並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現在所需要的安慰，只此而已，雖然我也曾希冀着更多得一些，但是您只能給我這一點，我就滿足的。」汪晴瀾凝着兩隻眼，望着他。半天沒有說話，黎士方道：「現在窗外的月色很好，我們到校園走走吧？」汪晴瀾站了起來，兩個人走出去了。月亮剛升上來，寒星也在眨着眼，樹林兒枯了，那松樹底下，落着許多葉子，乾的葉子，風一吹，嘩啦啦的響，黎士方拾起一個枯葉來，一節一節的掰折，又扔在地下，他是沒有主意，彷彿有千言萬語，竟自說不出來，汪晴瀾道：「寒假裏打算怎麼過呢？」黎士方道：「我嗎？我沒有打算。」汪晴瀾道：「爲什麼呢？」黎士方道：「我打算的都不能實現，我還打算幹麼呢？」汪晴瀾明白他打算的是什麼，她不再言語，黎士方却等着她問，自己好把自己的希望說出來，可是她沒有問，自己又有點失望，他嘆了口氣，想自己說了出來，可是又怕失了自尊心，他道：「我知道我是走錯了路。」汪晴瀾道：「你走錯了什麼路？」黎士方道：「我不該把我的愛向不愛我的人表現出來。」汪晴瀾道：「誰不愛你？」黎士方道：「我愛的人不愛我。」汪晴瀾道：「你愛誰？」黎士方道：「我愛一個不愛我的人。」汪晴瀾道：「怎麼知道她不愛你？」黎士方道：「她說了她不愛我。」汪晴瀾生氣道：「是她說了嗎？是她說不愛你嗎？你這是什麼意思？」說得黎士方閉口無言，怔在那裏，汪晴瀾道：「我現在要知道你是什麼意思。」黎士方道：「我沒有意思。」汪晴瀾道：「你爲什麼說她不愛你？」黎士方道：「我這麼猜。」汪晴瀾道：「拿什麼理由你這麼猜？」黎士方真沒辦法了，他信口說了一句话：「她愛別人。」汪晴瀾一聽，氣得轉身便走，黎士方一看

着慌了，連忙拉住她道：「我錯了我錯了，得了，你饒恕我吧，我絕不再說了。」汪晴瀾道：「我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你太瞧不起我了。」黎士方行禮不迭的道：「我錯了，實在是我不對，我不該說這樣的話！饒了我這次吧，下一次我絕不再說了。」汪晴瀾道：「你不說還不成，你心裏是不是還那樣的想象我？」黎士方道：「不，根本我就沒有這種心，不過是傷心到極點才說出這句話來。以後我絕不拿這種話來刺激你了。我本來想要知道你對於我的真意，所以我才拿這種話來刺激你。現在我已經知道你的真意了。雖然你表現的使我難堪，但我喜歡得了你的真心了，假如你真愛了別人，便就不會再向我生氣了，你越生氣越使我難堪，越證明你的人格。晴瀾，我真愛你，我見了你，我就油然而生出愛來，我現在已經很壓制我的感情了。我真愛你，我這時恨不能向你說出一百句我愛你來。」汪晴瀾笑了，她道：「你說吧，我給你數着。」黎士方見她這樣活潑可愛，不覺猛的緊緊的抱住了她道：「我吻你，我非得把你吻得出來氣我才解恨。」他們便接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吻，吻得兩個人的心脈都跳起來。黎士方道：「你還生氣嗎？」汪晴瀾道：「是的，我永遠不能恕你這一次。」黎士方道：「別記它吧，記它足爲我們愛情的前途多了一個坎珂。」汪晴瀾道：「誰叫你胡說。」黎士方道：「我不再胡說了。以後我小心就是了。」汪晴瀾道：「我們該走啦，我們已經離開宿舍很久了，她們各處找不到我，她們又要給我說什麼謠言了。」黎士方道：「他們能猜到你是和我在一起嗎？」汪晴瀾道：「除了你還有誰呢？」黎士方道：「你坦白的告訴我，你以前是否愛過別人？」汪晴瀾道：「沒有。」黎士方道：「那麼愛我是第一次了。也是最末一次。」汪晴瀾

笑道：「以後却不一定。」黎士方知道她是在說笑話。也就一笑置之。而她這種活潑，越發增加她的可愛了。他抱住了她，她却用手一推他的臂，他道：「我可以吻你的香腮嗎？」汪晴瀾低頭道：「不。」黎士方也不勉強，遂讓了路，叫他跑去了。黎士方站在月下，不禁魂也跟着她去了，想到她的可愛，自己真要天天抱着她吻她才合意。他一個人徘徊在校園裏，看看天氣似乎要變的樣子，他才回到宿舍，躺在被窩裏，溫習方才的甜蜜，帶着笑到夢裏去了。第二天一清早醒來，見窗紙大白，彷彿今天亮得早些。起來推門一看，見門外一遍潔白大雪，雪花也正在飄飛，他大喜若狂，不禁喊了起來道：「老郭，快起來，下雪了！」他這一喊下雪，有的便連忙爬了起來，有的倒反而鑽到被底，郭實起來，出到門外。長呼吸了一口氣道：「啊，真好玩，今天又可以寫生了。」吳世飛在屋裏喊道：「老郭呀，雪有多厚？」郭實道：「起來看！」吳世飛道：「起來看我還問你？告訴我冷不冷，我好多穿衣服。」郭實道：「不冷。可是光脊梁不成。」吳世飛道：「那多費話！」楊勝仁也喊道：「冷罷，現在雪還下得很大嗎？」郭實道：「大極了！一會兒就一寸。」楊勝仁道：「噯呀，回頭還不埋到雪裏呀！」郭實叫黎士方道：「走啊，到操場看看去。」黎士方道：「好極啦。」他們便踏着雪，上面淋着，來到操場，今天早操不成工了，遍地皆白，沒有一點腳印兒，樹枝也掛上了白花，而天上空中，無處不飛着雪，郭實吸了一口氣，吸得鼻子尖兒落了幾片雪花，他道：「真有意思，這天到郊外才好玩。」黎士方道：「城門關着出不去，到北海，登塔上去玩，也倒不錯，望到故宮一遍瓊宇，埋在雪裏，北邊什刹海，一遍冬林，也很有意思。」郭實道：

「對，咱們上北海呀！上午是什麼課呀？」黎士方道：「上午是寫生，乾脆就要求先生上北海，你說好不？」郭實道：「對，」一會兒，上了課，大家便要求到北海寫生，先生答應了。各自拿了畫具，到北海去了，有的怕冷怕動彈便在宿舍裏聊起天來，不願出去，范統却在公寓裏睡。黎士方和汪晴瀾等到了北海，那雪下得很大了，他們一進門便往山上走，公園裏，連鳥兒都不叫喚了，就聽見雪刷刷的下在樹上，下在山石上。他們到了一個亭子裏歇了，站在那亭子裏，南望南海，一遍白色，而圖書館的綠頂，也都戴了白的帽子，雪花遠的近的都一齊落着，一望無際。好大雪！黎士方道：「多好玩哪！我們快可以溜冰了。」汪晴瀾道：「你作一首詩好嗎？」黎士方笑道：「我還作詩嗎？我不是詩人，我就會說雅典姑娘，我的雅典姑娘，我的愛人，我的靈魂，我的汪晴瀾！」汪晴瀾道：「你又來了。」黎士方道：「我給你揮一揮，你的頭髮上好多雪呢。」汪晴瀾道：「下雪就是這樣好玩。」黎士方走過來，用手撫摸着她的髮，說道：「真動人哪，我的親愛的。」汪晴瀾道：「你知道這堂是寫生不知道？」黎士方道：「知道，我現在寫生呢。」汪晴瀾道：「在那裏你的畫？」黎士方道：「這不就是一遍好畫圖嗎？襯着這個雪景，還有個美人！」汪晴瀾道：「不准你瞎說。」黎士方道：「我可以吻你的髮嗎？」汪晴瀾道：「你好好坐着，咱們談談話多麼好，爲什麼總是吻吻的。」黎士方道：「我愛你！」汪晴瀾道：「愛我就愛我吧。」黎士方道：「我愛你我就想吻你。」汪晴瀾道：「非得吻才能表示愛嗎？」黎士方道：「有愛就要吻。比如我們愛一個小猫，我們就要吻它。」汪晴瀾道：「我不是貓。」黎士方道：「我

是貓。」汪晴瀾道：「你是貓我也不抱你。」黎士方道：「那麼我抱你。」說着便抱了她吻起來，這時候，忽聽得真有貓叫喚，他們很納悶，便扒攔杆往下看，一看，却是吳世飛在底下學貓叫呢。他們全笑。黎士方道：「老吳，上來。」吳世飛走了上來道：「你這貓也太淘氣了！」汪晴瀾臉却背了過去，望着遠處。黎士方道：「你這貓跑到這裏來叫喚。哈哈！」他們全笑了。吳世飛道：「老郭在底下，真畫一氣，再過兩個鐘頭雪要把他埋到底下了，那傢伙真用功。回見吧。」黎士方道：「一塊玩會兒，」吳世飛道：「不打擾你們清興。回見，咪咪！」他們笑着分別了，汪晴瀾道：「你看，都是你！」黎士方笑道：「這又有什麼的，走吧，我們到塔巔上去。」於是他們又往上走，一直走到塔上往四外一望，天地打成一片，被雪花給連起來，那天好像漏了一樣，像篩籠一般的往下落雪，把全城都埋起來，黎士方道：「你瞧，多麼好玩，那些房屋，那些林木，那些人物，都帶了白的帽子，真成了我們的玩具了。」汪晴瀾道：「你知道我們站在這裏，一樣被雪埋着，一樣被人家看作是玩具呢。」黎士方道：「我們是兩個玩具，你是個小布人兒，」汪晴瀾道：「你是小泥人兒。」黎士方道：「小泥人和小布人擺在一起，上帝是玩玩具的小孩，」他說：「我叫這個小泥人和這小布人接吻吧。於是小泥人走了過來抱了小布人，」兩個又接起吻來。這時又聽底下又有人說：「誰把我的貓抱走了？換了一個小泥人給我！」他們一看，却見吳世飛已經走得很遠了。黎士方笑着叫道：「老吳。」吳世飛嚷道：「雪太大了，別叫小泥人融化了啊！」說着走了。汪晴瀾道：「我不想再愛你了。」黎士方道：「爲了什麼？」汪晴瀾道：「不爲什麼。」黎士

方道：「嘔，你不願意我吻你嗎？只要你說，你怎麼樣快樂，我怎麼樣去作，我決不使你有絲痛苦。」汪晴瀾道：「我願意我們冷淡些。」黎士方道：「爲什麼呢？」汪晴瀾道：「如果你願意我們的愛情久遠，你就這樣作。」黎士方道：「我當然願意久遠，不過我們這時候能夠盡情安慰，能夠多得一些快活，爲什麼不去享受呢？」汪晴瀾道：「將來我們總有享受的日子。」黎士方道：「現在的青春，就這樣白白的過去嗎？」汪晴瀾道：「我覺得太熱了總有不利於我們未來的幸福。」黎士方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汪晴瀾道：「你終有一天要明白的。」她停了一會兒又道：「走吧，我們別淋着了，別看你回頭真融化在這裏！哈哈。」她是那麼活潑可愛，他們下得山來，又回到學校，范統已經把冰鞋扛上，扛進教室裏去，表示他有冰鞋。那冰刀子賊亮賊亮的發光，正告訴人說，它還沒有下過冰場，楊勝仁道：「胖子，這麼早就把冰鞋扛了出來。」范統道：「得空兒就溜啊！」楊勝仁道：「你溜一定溜得好，身體胖，倒好找重心。明兒咱們一塊兒溜去。」吳世飛又起哄道：「我說洋聖人，聖誕節快到了；咱們怎麼叫學校來個游藝會，大家快活一陣，你來話劇，我來個京劇，有人再來跳舞唱歌，郭實來段雙簧，范統表演溜冰，你看好不好？」楊勝仁道：「哈羅，歪來姑得。」吳世飛道：「每年聖誕節都舉行遊藝會，今年更得舉行了，咱們把花樣兒弄多一點。」楊勝仁道：「可是范統的溜冰表演比較困難，台上沒冰怎麼溜？」吳世飛道：「不必真溜，把冰鞋扛在肩上台上走一週就成了。」大家笑了起來。吳世飛道：「我給拉胡琴。」楊勝仁道：「溜冰也拉胡琴？」吳世飛道：「那不好，咱們叫中西合璧溜冰舞，就說是中國貴妃式的



溜冰舞，連外國人都得來看。」楊勝仁道：「那范統還得化裝。」吳世飛道：「當然，范統這麼胖，化裝出來還是真像楊貴妃。我說，我給他拉夜深沉的曲牌子，我再找個打鼓的，準能叫座兒，賣票都成，賣得票，咱們給報館作冬賑，你說怎麼樣？」楊勝仁道：「幹。」吳世飛道：「離聖誕節還有半個月了，要是預備，現在就得着手了，你的話劇怎麼樣了？」楊勝仁道：「還短個女主角，女同學誰也不願意幹。」吳世飛道：「他們不幹，你自己來，你要化裝一個女人，我看比她們還活動，瘦瘦的身材，白白的面孔，再一燙髮，誰要不說是女的，挖了我的眼睛，來吧，沒錯兒，你這身量借女人的衣服，還準保合適，你走路比她們都好。」楊勝仁一聽，喜不自勝道：「真的嗎？」說着，自己就扭了扭，吳世飛道：「好極了，叫范統給你作配角，你們兩個人真是珠聯璧合。」楊勝仁道：「我倒是把我那套都教給他了，他滿熟的，不信可以當面試驗。」吳世飛道：「我信我信，留着在台上表演吧！你現在就招呼起來，叫教職員也得參加一兩次，以表示師生共樂。你是大會主席，風頭全是你的。」楊勝仁一聽，越想越樂，吳世飛又伏在他的耳朵低聲說道：「你如果化裝女人之後，女同學見了，一定要追逐你的。」楊勝仁笑得都閉不上嘴。他道：「你說咱們化起裝來，一定不錯吧？」吳世飛道：「敢則，看怎麼不錯了，不用化裝就非常漂亮，尤其你這一幅天然的尖噪兒，像女人極了。」楊勝仁咳嗽兩聲道：「我說，我要唱兩句青衣合適吧？」吳世飛道：「好極了，就在求婚這齣戲添上就得，時裝表演，合話劇京劇之精華，好極啦，你算是劇界的革命先鋒，來吧，瘦子！」楊勝仁道：「我有一樣短處，就是瘦一點。」吳世飛道：「你別聽我叫你瘦子，其實

你一點也不算瘦，不過和范統比起來，你是瘦子就是了。要扮起女人來，你還算豐滿的呢。」楊勝仁摸了摸腮梆子道：「最近我吃着魚肝油呢，我想多吃點，到聖誕節也就差不多了。」吳世飛道：「對，多吃一點。」說罷，又大聲對同學們道：「同學聽着，楊勝仁同學要在聖誕節游藝會裏，要自扮女主角。我們一致擁護。」大家知道是開玩笑，便一齊鼓掌歡呼起來，楊勝仁得意的眼睛都不知看什麼地方好了。吳世飛道：「楊同學是我們學校的梅蘭芳，是劇界的明星！是世界上的美男子！萬歲！」大家又一陣歡呼。范統看着楊勝仁這樣出風頭，實在有點羨慕。楊勝仁一邊向着歡呼的同學鞠躬致謝，一邊笑着說道：「哈羅，哦。」這回後邊加個尾音，立刻就帶出女人的味兒來了。他說：「戲劇男女合演，有種種的不便利，這回我們盡我們的人力，來打破這種難關，我們不但就革舊劇的命，並且也要革話劇的命！兄弟年紀很淺，有什麼不到，還求同學們指教！」大家又是一陣鼓掌。他又向各方面點頭致謝。吳世飛又道：「這回還請范統同學，表演中國古裝，名貴，華麗。莊嚴，偉大的貴妃醉酒舞。我們也一致歡迎鼓掌。」大家又歡呼起來，范統也笑了。吳世飛道：「還請黎士方同學表演小泥人舞。」大家一聽，不知怎麼一個典，都怔起來，黎士方道：「你別挨罵了。這罵你還挨不夠嗎？」吳世飛道：「黎士方還表演口技。」楊勝仁道：「他會學什麼？」吳世飛道：「會學貓叫。」大家真以為他會貓叫呢，都鼓起掌來。黎士方嚷道：「別聽他的，胡說八道。」汪晴瀾這時早飛紅了臉，低頭織起毛衣。楊勝仁越想越得意，當真和范統研究起話劇來。學校當局，也正籌劃着新年舉行個師生俱樂部。由訓育會議和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聯合學生

自治會，開了一個籌備會議，議決在聖誕節，開一個師生俱樂部游藝大會，定名為「聖誕節之夜」，游藝項目分歌舞，魔術，雜耍，話劇，等等，均由本校師生分別擔任，誰願意表演什麼，誰就在籌委會報名，由籌委會分配秩序，議決案公佈之後，全校都緊張起來，有的好玩的，便報名游藝項目，有的報名說相聲，有的報名變魔術，有的報名練套武術，女生有表演獨唱，口琴獨奏什麼的。籌委會一算計這許多游藝，由晚七點起，一直可以到夜裏十二點以後。秩序都定好了。大家在籌備各項游藝，楊勝仁和范統整天在公寓裏研究話劇，他化裝女主角，叫范統怎麼向他求婚，范統有點肉麻，可是楊勝仁說：「這是藝術，藝術是至聖而偉大的。你要表演貴妃舞的時候還得扭扭蹣蹣的。你別拿我當着楊勝仁，你就拿我當作一個女人，一個美貌動人的女人，你最愛的女人才成。」范統道：「我一陣陣老彷彿鼻子頭還掛着痰盂裏的痰，老是那麼惡心。」楊勝仁道：「那不成，藝術是藝術，人生是人生，為藝術而藝術才成。你得為藝術而犧牲才能有價值的表情。」范統道：「我表演不出來怎麼辦？」楊勝仁道：「等我一化裝出來，就可以了。再者你表情一深刻，女同學一見，就許能動心，而就愛了你也未可知。暑假裏你怎麼向竺箒求婚來着？你就拿我當作竺箒還不成嗎？」范統一聽，立刻高興了。兩個人就表演起來，那求婚的詞句，還是暑假楊勝仁教給他的。那時背得挺熟，現在雖然有點忘了，可是一提起來，還能背得。楊勝仁把嗓子嚦得尖尖，像個出嫁十五回的處女聲音，連李斗聽着都肉麻的慌，而楊勝仁還故意大聲賣弄，連隔壁屋裏都捂着耳朵怕聽得難受，這天，范老伯又來找范統，走到范統門前，就聽有男女說話的聲音，不由站住了脚步：「最

近聽說學校裏風氣不好，盡鬧什麼戀愛的事件，范統在這裏面難免有風流事，聽說范統近來花錢花得太多，他爸爸都納悶了，叫我今天來說說他，今天一聽，他爸爸倒還猜對了。我還沒說這孩子不致於，並且也沒什麼女人勾引他，誰知人不可以貌相，這個孩子，真得好好教訓教訓他。」范老伯想着，便站在台階上聽，他不好意思就進去，因為裏邊坐着堂客呢。這時就聽范統說：「我太愛你了，我簡直說不出來我怎樣的愛你來。你是美麗之花，你是我生命的源泉，我愛你，我永遠愛你！」范老伯心說：「這孩子真洩氣，什麼樣的狐狸會把他迷得這樣。」就聽女的聲音說：「我真感謝你給我這樣貴重的愛情，可是我不知道怎樣來答謝你的盛意。」又聽范統說：「親愛的，我實在不能忍住我的愛弦的震動了，我要奏出一句最後的歌調給你聽，這是偉大的歌調。親愛的，你能允許我嗎？一個偉大的詩人，必須一個美麗的女人來安慰他。我現在需要妳嫁給我！只有我能娶你，只有你能嫁我，親愛的，世界上再沒有像我們倆結合這樣幸福了。」范老伯一聽，有一半不大懂，可是琢磨他的意思是要娶那個女的呀。又聽那女的說：「不，我真抱歉，我不能嫁你，願意我們兩個人終身為友吧。」范統道：「爲什麼呢？」那女人道：「因爲我們雙方的家庭的關係。」范統道：「嘔，你嫌我的家庭舊嗎？你說我的父母是頑固嗎？那怕什麼？我一句話便可以和那老頭子脫離關係，我要家庭革命。」范老伯在外邊一聽，嚇得一怔，氣得混身亂哆嗦。起來一想：「這孩子可是真要造反，這我要是進去，說不定要給我一個難堪呀。我非得給他爸爸寫信不可，叫他爸爸來管他，我犯不着惹這麼大氣。」他正想着，就聽那女的說：「只要你能夠脫離家庭，我或者可以倒

在你的懷裏。」范老伯一聽這話，也不知那兒來的這騷女人，說話跟老母雞叫似的，難得范統這孩子會愛她，真是反了。回去，給他爸爸寫信，叫他爸爸自來管他。我不管他。」說着，一怒而去。范統和楊勝仁在屋裏對劇本，一點都不知道范老伯在門外站了會兒走了。范老伯回去一寫信，寫得又過火一點，什麼「鄙卑之言，聲達戶外」這些話，他爲的叫范統的爸爸趕快來。范統的爸爸范老頭子一見這信，可真火兒了，一想這孩子要起家庭革命，明兒受那女人鼓惑，還不殺了我呀！他立刻整理行裝，要親征北京，找到范統送他忤逆，范老太太總是心疼兒子，怕他們爺兒倆鬧起來，傷了誰也不合適。兒子是自己的命，丈夫是自己的命根子，誰也傷不得。她攔阻范老頭不叫去。范老頭道：「你還向着你這孩子哪，他連你都不認了。你看看信上說着，他罵咱們是老梆子罵咱們是頑固蟲，他們要家庭革命。」范老太太聽什麼都不攔心，准知道兒子是自己的說什麼他也不會那麼作，可是一聽到革命兩字可駭得混身哆嗦了，他就怕革命兩個字，她覺得兒子一革命就不認得媽媽了。她道：「他，他爲什麼？」范老頭道：「爲什麼？爲女人，爲一個破女人，他連家都不要了，他迷着心沒哪，渾蛋孩子越活越糊塗了，媽的這大學上的，反倒連爸爸都反對起來，我非得把他弄回家來好好管教他一頓不可。這還了得？簡直是瘋了。」范老頭子一邊罵着一邊收拾行囊，范老太太也要去，怕他萬一有個閃錯，總是不大好，自己跟去，也可以給解了圍，萬一有個下不來台，說好說歹，先把當時凶險差開了。范老頭答應她一同走。老夫婦打了車票，竟起程到北京來了，在路上，他們老夫妻還直抬槓拌嘴。而范統呢，這時却在學校裏和楊勝仁在努力排演話劇，他們

把楊勝仁自編的劇本，已經排得熟而又熟了。這天楊勝仁想化裝排演一下，舊劇謂之彩排。他和范統說了，范統也到無可無不可，楊勝仁便去各處借女人的衣服。范統說：「我穿什麼呢？」楊勝仁道：「你就平常這樣就成。」范統道：「我可以不可以扛着冰鞋求婚？」楊勝仁道：「可以的，更好。」范統欣然了。楊勝仁跟誰借女人衣服都不肯借。同學的都沒有富餘，校長的太太又是舊式的，衣服不摩登，結果跟女教員和別位先生的太太，七拼八湊借來一套衣服。他同女同學借點胭脂之類，頭髮雖然背後短些，可是一戴洋式帽就瞧不出來了。都借好之後，拿到公寓裏去，化裝起來，先看一看好不好。楊勝仁道：「我化裝之後，你如果看着那一點不像女人，你就言語一聲，我好再改，這回咱們要盡美盡善。」說着，先洗臉，洗完臉，然後擦粉，抹胭脂，自己照着鏡子，立刻就好像特別漂亮似的，他道：「你看咱們擦的怎麼樣！」范統心說：「像這樣女人，我還向她求婚？這不是惡心嗎？」他搖頭道：「你這是鄉下剛進城的女人的樣子，你應當按着摩登女人那樣打扮，不是女人都抹胭脂，你看汪晴瀾，多咱抹過胭脂呢？你這兩個臉蛋像了萬國旗。」楊勝仁道：「那麼我再洗了去，可是也有一點兒才好。」於是又洗了去，又淡淡抹上一些，這回看着比方才強些，可是仍不順眼似的，楊勝仁道：「因為你看慣了，所以你總覺得不像女人，同時我還沒換衣服，假如一換了衣服，叫別人一看，他就得動心。」說着，便脫了衣服，只穿了一個短褲，而後又穿起借來的女人的服裝，女人的衣服是各處借來的，上下身全不配，人家沒有穿褲子，穿西服褲又不成，只得穿短褲吧，女人不是也有穿短褲的嗎，可是短褲又真冷，冷也沒方法，這是爲藝

術而犧牲，光膀子穿一件夾旗袍，棉袍人家都穿着，不借，況且女人也不穿棉袍，越是麼登女人越不穿棉的，楊勝仁穿了直哆嗦，臉上起着雞皮疙瘩，他道：「你說人家女人怎麼穿着？她們就不怕冷嗎？你說真怪了。」范統道：「你的身子股兒也成了樓庫人了，混身沒一點血，怎麼有不冷的。」楊勝仁道：「你別瞎說了，沒血，怎麼活着？我說，這高跟鞋我穿着有點不合適。」范統道：「誰的高跟鞋？」楊勝仁道：「訓育主任的太太的，訓育主任的太太比你還胖，她的鞋連我穿着都覺得緊得慌。」說着，全都化裝好了，站起來走幾步，敢則高跟鞋穿着不舒服，脚折着不好受，走起來總往前探着，越走越快，不走它催着你走，楊勝仁道：「這真得練習練習，要不然在台上走不上來多麼笑話呢？」他真想到院子裏走一走，叫人家看看自己多麼漂亮。范統道：「你別把身體往前探就好了，那樣也不好看。」楊勝仁挺了挺腰，忽然發現一個缺陷，他道：「呀，這乳房怎麼辦呢？平平的多不好看，最好叫它凸起來。」范統道：「裏頭襯兩個茶碗就好了。」楊勝仁道：「攔不住呀。」范統道：「用繩子網起來，套在脖子上，一掛就成了。」楊勝仁道：「我想起了，用手巾兜起來，往胸前一繫，不就成了嗎？把茶盤扣在裏面，有羊肚手巾一包，還看不出盃足兒來。」范統道：「也好，」說着，便把洗臉手巾拿下來，楊勝仁又脫了衣服，拿起兩個茶盤，放在胸前用手巾一勒，茶盤略微高些，手巾繫不過來，這時范統的父親范老頭兒已經到了前門車站，出了站台，先夠奔范老伯家裏。范老伯出去了，大概在櫃上，說叫人找一趟去。范老頭說：「不必，我去到舖子裏找他去吧。」范老夫婦又同來到舖子，舖子夥計說：「剛出去，大概回家了。」又有一個

夥計說：「沒有，大概在剃頭棚找劉師傅擺棋去啦。叫徒弟找一趟子。」范老夫婦無法。只得等着，恨不得馬上找到范統，先打他一頓才合適，可是他北京的地理不熟，不知那兒是那兒，非得范老伯跟着不可。他們只得在舖子裏等着。這時楊勝仁的茶盃還沒繫好。後來范統道：「再接上帶子就好了。」於是又把盃拿下來，重新接帶子。楊勝仁一邊接一邊說：「這真得想辦法，到演戲的時候，再這麼麻煩，可就糟心了。」范統道：「最好先縫兩個茶盃兜子，到時候把茶盃往裏一塞，就成了。」楊勝仁道：「對啦，聽你的。明兒就做去，裁縫舖做，一天就得。」說着的把帶子接好，又塞上茶盃，用手巾在胸前一勒，兩個茶盃正扣在乳上，後面一繫帶子，得，成功啦，於是又穿衣服。這時范老夫婦在舖子裏等范老伯，等了會兒，范老伯沒回來，徒弟回來了，夥計問道：「東家在那兒嗎？」徒弟道：「在那裏，說一會兒來，正跟劉師傅擺棋。」劉師傅使個臥槽將，東家拿車一警馬腿，劉師傅又拚車，東家正着急呢。「范老頭子道：「他着急不成，我還着急呢。我有要緊的事，非叫他來不可。」夥計道：「徒弟再去一趟吧，你就說有要緊的事。家裏有人來了。」徒弟去了，等了一會兒，徒弟又走回來，說道：「東家剛才那盤輸了，這回非勝一盤不可。」范老頭子可真急了說道：「擺棋要緊還是我的事要緊，你帶我一塊兒找他去。」夥計道：「你去領着去吧！」徒弟遂領着范老夫婦去了。范老太太直嚷腿疼，腿疼也得去。這時楊勝仁已經把衣服穿下去，可是紐子扣不上，因為茶盃太高了，他又不像真正女人的乳房有彈力，扣不上紐子扣多警扭，范統道：「衣服太瘦了，最好撕一點兒，開一開就成了。」楊勝仁道：「那不成，好容易借來的，你給毀了」



還成？這茶盃太高了，你看，簡直太凸了麼。」范統怕他毀茶盃，他道：「不凸。今天先將就一下，明天再想法子。」楊勝仁道：「你有手絹兒嗎？把這腰間的紐子連接起來，又省得開，又可以當作裝飾。」范統道：「也好。」於是又找了一條手絹，在扣紐地方繫起來。這時范老夫婦已經找到了范老伯。范老伯正在和劉師傅擺棋，他手裏拿着車，使力往棋盤上一拍道：「將，這回是雙車錯，你就遞子兒吧！」劉師傅道：「能夠救，有辦法。」范老伯道：「外甥打燈籠，沒救了。你就認輸吧！」劉師傅道：「不能，我這裏還有一車一砲呢。」范老伯道：「看你的，這盤非贏你一個心服口服不可。」這時范老頭子走來，叫道：「二哥，您先別擺棋啦，跟我走一下。」范老伯一見范老頭子來了，忙道：「老三，你什麼時候來的？三弟妹也來了。乾脆你們到舖子等我去，我就去。我就剩兩步了，現在將着呢。臥槽。」范老三道：「二哥，什麼臥槽，您就走吧，我還有急事。」范老伯心裏怪警得慌，贏到手的棋犧牲了，這口氣不出，不成，劉師傅那傢伙什麼屎都拉，非得贏他心服口服，不要他說我不完。您先辦您的事去，這盤我給您擺着，早晚是贏了。」范老伯一聽，越發不肯走，說道：「你就來吧，跳馬是不是？」劉師傅道：「我幹麼跳馬，我這兒還有一手高棋，這一擺就得一個鐘頭，別耽誤您的事。」他見范老三直催范老伯，他越發這樣說了，范老伯越發氣不出，非叫他走棋不可。范老三道：「二哥，您先等等成不成，我心裏都快堵死了。」范老伯道：「我心裏全快堵死了。老三，你就等兩步棋工夫。」范老太太扭動金蓮也過來道：

「二哥，您爲我們的事先辛苦一趟回頭再擺。」劉帥傳道：「得啦，這盤我讓您，算和棋啦。」范老伯道：「什麼和棋？贏啦你了。我看你怎麼走。」劉帥傳道：「別耽誤你的事，滿打就算您贏啦，還不成？」范老伯道：「幹麼滿打就算？本來就是贏棋。」范老三道：「二哥，得啦就算你贏啦。」范老伯還有這個警扭勁兒，就算贏啦不成。得名實相符，名不正而言不順，算自己贏了不成，非得擺在棋盤上，你沒得可走了，才算自己英雄。范老伯永遠不要那精神勝利。可是范老三卻等不住了，他道：「二哥，您再不走，我可周盤啦。」說着，過來用手一胡盧，把棋子兒都弄亂了。范老伯真有點掛火兒。方才輸了一盤，已經有點氣不出，這回贏得棋，被范老三胡盧了，心裏着實不痛快，可是嘴裏不好說什麼，遂道：「有什麼事這麼急？」范老三道：「跟我找那忤逆孩子去，我非得送他不可。」范老伯正沒處出氣，遂道：「走！這孩子再不管教他，可真是無法無天了。」范老伯帶着范老夫婦一直夠奔公寓，到了公寓，范老伯來熟了，一直就往裏走，范老夫婦跟着往裏走。這時范統和楊勝仁正在表演話劇，把劇本放在一邊，完全背着表演。范老伯來到門前，一聽裏面有男女說話的聲音，他們正在討論婚姻的問題。范老伯如果把擺象棋的腦力放在這裏，他也就感到奇怪了，因爲今天范統所說的話，和那天所說的完全一樣，兩個人雖然隔了好些日子，可是他們說的話仍是那一套。但是范老伯氣還沒出，他沒工夫想到這裏，他把范老三一拉，低聲說道：「聽，這孩子！」范老夫婦在門外一聽，果然范統再哀求的說：「親愛的，愛我吧，我決定把那老梆子全轟出去，我把他們餓死，和他們永遠脫離關係。」范老夫婦一聽，氣得混身亂哆嗦，這

固有其事通商小也

樣的忤逆子，再不給他一個厲害，自己這條老命還算活幾年呢？他們把門一推，便一擁而進，范統正在跪在那裏，床上坐着一個女人，瘦女人。范老頭兒氣可大了，過去就踹了范統一個跟頭，把范統踹了一個「大馬爬」——也可稱是「狗吃屎」——范統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起來一看，才知道自己的爸爸來了。他連忙作揖，鞠躬，他也不知道應當怎麼好了。他也沒有料到他爹媽全會來到這裏。他道：「爹，什麼時候來的？」范老頭子氣得大罵道：「你他媽還肯叫我爹呀？你這忤逆子，不必等你不要我，我這條老命還是不要了。」說着，揪着范統就打，范統道：「爹，這是怎麼一回事？」范老頭子道：「怎麼回事？送你，混蛋！」范老太太一見父子兩個人吵起來，兒子一挨打，心裏有點難受，多日沒見，見着便一頓打，怪傷心的，於是她牽怒於楊勝仁身上，她抄起擲子，奔楊勝仁來道：「都是你這女人！他媽的把我的孩子引誘壞了。」楊勝仁一看來勢很兇，不知是怎麼一回事，馬上跑開，他認識范老伯，便拉范老伯，想叫他給勸一勸，可是范老伯却不認識他。本來范老伯也恨女人，可是好男不跟女鬥，楊勝仁一拉他，他馬上往院裏跑，楊勝仁也跑了出去，范老伯雖然跑不快可是楊勝仁穿着高跟鞋，他也跑不動，楊勝仁追着范老伯，范老太太追着楊勝仁，三個人在院裏跑開了走馬燈，招待公寓的人全都跑出來，看楊勝仁那打扮，怪好玩的。這時范老太太一邊追一邊罵，楊勝仁知道她誤會了，想站住和她分辯一下，范老太太那裏聽那些，過去一把把楊勝仁拉住，照着楊勝仁的乳房低頭就是一口，老太太專會咬人，以為這一口了去，得叫那女人疼死，誰料楊勝仁的乳房却是茶盃，老太太的牙正咬在盃足兒上。本來老太太的牙就不大結

實，噉囁一下，乳房分紋未傷，牙到掉下一個來。范老太太可更急了，不知那女人的奶頭怎麼會那麼硬。她更鬧起來，楊勝仁怕把跟人借來的衣服弄髒了，又趕緊跑，范老太太在後邊哭着喊着追。范統的屋裏也是噉噉大震，幾乎屋子都要塌了。茶壺都飛了出來，楊勝仁一躲茶壺，高跟鞋不俐落，自己「爬虎兒」，叭的一下，乳房碎了一個，茶壺的碴兒扎在肉裏怪疼的，他也喊叫起來。可是還得爬起來跑，因為范老太太並沒放鬆。楊勝仁的乳房碎了一個之後，手巾掉了，那個乳房也掉下來，嘩啦一聲，范老太太一看，是個茶壺，看熱鬧的都笑起來。范老太太道：「好呀，你這女人，跑到我兒子屋裏偷茶壺，你個要飯的女人。」說着又追。楊勝仁簡直沒地方跑了，跑到男廁所裏去。廁所裏正有人解手，一看有個女人跑進來，嚇得提起褲子便往外跑。范老太太追到這兒一看，是個男廁所，有男人走出來，她也不好意思進去了，站在門外叫罵：「你這個壞女人，快出來！跑到人家男茅房，不要臉！」楊勝仁蹲在廁所裏。雖然臭味撲鼻，究竟可告偏安。李斗這時跟了來，他怕打架到別人屋裏去，自己要挨罵的。他道：「老太太這是男廁所，你可別進去，您回到屋裏去吧。」范老太太又惦記自己的兒子，連忙又跑到屋來，見范老頭子還在打范統。范老太太可真急了，抱着范統哭了起來，乖乖寶貝的一哭，哭道：「孩子，我可真對不起你呀，你可受了委曲啦！一越哭越傷心。范老頭子氣還不出，坐在床上喘息，大聲喝道：「問他，這敗家子，還要多媽不要了？」范老伯這時又走進來，說道：「老三，你先息息氣兒，弟婦也別哭上沒完，問問孩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看看他是回家呢，還是要脫離，問好了我有辦法，老這麼打也不是事，萬

一出了人命，誰担得起？」他們正說着。巡警走進來。巡警是掌櫃的叫來的，他看着鬧得太兇了，再不叫巡警，公寓裏出了大亂子，自己担不起責任。巡警進到屋來，大家暫時靜默，可是范老太太還哭着。巡察道：「怎麼一回事？」范老太太道：「那個女人跑不了，不能叫她跑了。」巡警道：「怎麼還有一個女人。」李斗道：「我給你找去。」說着，跑到廁所，叫道：「楊先生，沒事啦，您就出來吧。」楊勝仁凍得直哆嗦，跟着李斗來到屋裏，他一見巡警，不禁大吃一驚。巡警道：「怎麼回事？」楊勝仁把帽子一摘，大家一看，不由驚了，楊勝仁跟着把衣服也脫了，鞋也脫了，換上了西服，大家不知怎麼一回事，連范老太太也吃驚了，楊勝仁道：「警察先生來了，好極了，你給評判一下吧，這些人，進門就打人，不知爲什麼。」警察道：「你們爲什麼打他？」范老伯道：「呀，你不是楊先生嗎？」楊勝仁道：「可不是，范老伯，怎麼他們進門就打我，怎麼回事？」范老伯道：「瞎，滿擰。我告訴你吧，是這麼一回事，簡直我也說不上來了。他這個，我先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范統的父親，老太太是他母親，這是范統的學伴兒楊先生。」巡警道：「你們別談閒話兒，倒是怎麼回事，我還得交待差事，要不然你們都跟我走一趟得了。」大家一聽，不由一怔，范老伯道：「得啦警察老爺，您多恩點吧。」楊勝仁道：「我們沒有打官司，把我們帶走作什麼呀？你有什么理由帶我們。我們打架也沒有打到街上去。」巡警道：「你如果那麼說可不成，我是掌櫃的把我找來的，有了原告，我就得帶被告。」李斗一聽，這可糟心，連忙說道：「您先等一等，我把掌櫃找來。」說着跑出去了，一會兒把掌櫃的找來，巡警道：「你把我找來，我現在

請你們都跟我走一趟吧。」掌櫃的一看這房裏情形，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作揖陪笑道：「沒關係您先到櫃上坐一坐，喝盃茶，沒關係。」巡警道：「什麼叫沒關係呀？至少你得跟我走一趟，把我找來，糊裏糊塗的叫我走了，這不像官話。」掌櫃的道：「我們錯了，他們既然已經私了，也就不必經官，您算是給我們了解啦，叫他們謝謝您，還不成嗎？」楊勝仁道：「謝謝，謝謝呀？我挨了打挨了罵，還叫我謝，我不能幹。」巡警道：「你若是不說這話，也倒罷了。你一說這話，我生帶你。」楊勝仁道：「憑什麼帶我。」巡警道：「你男扮女裝，有傷風化。」楊勝仁一聽，也有點傻了，不過他還說：「我們這是化裝排戲，我也沒招搖過市。」巡警道：「那不成，你在公寓裏就不應該。」大家怕事鬧僵了，真要帶到區裏去，也真怪難看的，只說好的把巡警讓到櫃房去了，掌櫃的賠了一包茶葉，一盒烟捲兒。這裏大家一看范統，已經弄得鼻青臉腫，少一半是打的，多一半是自己碰傷，其實他要是傾着叫他爸爸打，也倒打不到那兒，他這麼一躲不要緊，胖腦袋在桌腿上，牀角上，牆壁上，亂這麼一碰，撞得這麼鼻青臉腫，范老太太剛才沒有看清楚，現在這麼一看，可心疼壞了，她又大哭起來，抱着范統足這麼一叫寶貝心肝的。她哭道：「都是你這老頭子，把孩子打成了這個樣兒，你真下毒手呀，好狠心的老不死的，你看你把孩子打成了什麼樣兒！」范老頭子先還不知怎麼一回事，後來聽范老伯一說他們這是排話劇。他們排文明戲都是這樣，男扮女的。女扮男的，范老頭子心裏好不後悔，他又一看兒子被打得鼻青臉腫，心裏更覺難過。范老太太這麼一哭，他也落了眼淚。范統一看，他倒有了理，說道：「我們招着誰了？進門不問青紅皂

白，給人打了這麼個鼻青臉腫。他居然說了這麼一句俏皮話，自己又要笑，沒笑出來，反把嘴撇得更高。范老伯道：「你瞧瞧，那時候看我擺棋，也就沒有這回事了。」范老頭子道：「要不是你給我寫信呢。這總還是怨你。」范老伯道：「他這，說正格的，上一回我來聽見你們在裏說話，是不是也在排戲？」楊勝仁道：「是呀，我們排了有一個禮拜了。」范老伯道：「我可沒進來看，如果進來看一看就好了。」楊勝仁道：「那沒錯兒。您聽那聲兒是不這樣？」說着，他伸臂細了嗓子說了兩句話，范老伯笑道：「是是，楊先生，您先洗洗臉吧！」楊勝仁道：「我全嚇糊塗了，進門這一通追，真倒靨。」范老太太也樂了，說道：「誰知道你們是排戲呢？可也是，你們怎麼排這個戲呢？」范統道：「學校叫我們演的。」范老太太道：「學校也不是東西，盡叫人演這個戲。」范老伯道：「得啦，楊先生多閉屈啦。」楊勝仁倒水洗臉，說道：「我們也沒有給您砌茶。」范統道：「我叫李斗砌茶。」范老伯道：「不用，咱們澡堂子喝去吧。喝完了吃個館子，我的請。一來給你爹洗塵，二來給楊先生壓驚。」楊勝仁這一來倒佔了便宜了。他洗完了臉，又叫范統去擦。范統的臉平常就那麼腫腫的，今天這麼一來，越發顯得腫，范老太太一陣一陣的還直心疼，直埋怨范老頭子，恨不能叫范老頭子給孩子跪下陪不是才合適，他們都收拾了收拾，范老伯叫李斗雇洋車拉澡堂子，范老太太不能去，叫她直接到家裏去等，范老太太叫范老頭子給范統點兒錢，說今天打得不輕，給他錢叫他養病。范老頭子也覺虧心似的，拿出幾十張票子給了范統，說道：「先花去，省着兒花，不夠上你大伯那兒去拿。」范老伯道：「用錢就跟我，沒錯兒。」他也覺得有點

對不住范統似的。他們走了出來，坐上車，范老太太到范老伯家裏去了，他們四個人來到澡堂子，范老伯最愛上澡堂子，他倒不是爲洗澡，他只是想脫得赤裸裸的，躺在暖呼呼的屋裏一睡，伸出腳來叫修腳的一捏，那才舒服，楊勝仁方才凍了半天，這時在池子裏一泡，出了一身汗也覺得鬆動多了，他們洗了半天，一邊串着腳鴨縫兒，一邊喝着茶，差不離的肚子餓了，直叫喚，這才穿上衣服，又出門找個館子，爺兒四個一喝酒一吃菜，楊勝仁方才在院子跑了半天，和范老太太運動了會子，這時也真餓了，足吃足喝，范老伯還真有點對不住楊勝仁似的，再三道歉，楊勝仁却希望常來這麼幾回才合適，吃飽喝足，范老伯和范老頭子回家，范統和楊勝仁回公寓，范統道：「爹那天回去呢？」范老頭子道：「我也許在城裏兒住兩天，買點年貨回去，你得好好用功，錢總要少花，該花的也得花，不該花的儉省着點兒。」范統道：「這一到新年，聽差的都要節錢，朋友也短不了聯絡，都是費的。」范老頭子道：「那麼再給你點兒。」說着，又掏了些票子來，給了范統。楊勝仁在旁邊看着，直替范統喜歡，范統接過錢來，對楊勝仁道：「你跟我買點藥去。」楊勝仁道：「好好。」范老伯道：「盡累人家楊先生。」楊勝仁道：「沒關係，我們哥兒倆，最投緣了。」說着和范老頭兒告別，他們走了。楊勝仁道：「咱們上那兒買藥去，」范統道：「馬馬虎虎，買不買沒關係，這點兒青腫算什麼，抹點藥膏就成了。」楊勝仁道：「這一來你倒合適了。」范統一吐舌頭笑道：「馬馬虎虎」說着，他們進了西藥房，買了藥膏，當時就抹上了些。楊勝仁道：「咱們上商場玩會兒去，新到的正熱鬧，可是價錢並不便宜。」范統道：「當然，你沒打聽租金多貴呢。他不



賺出來成嗎？我說。咱們買點兒什麼點心回去呢？」楊勝仁道：「隨便，買不買沒什麼，來張彩票是真的，胖子，你買一張，我買一張，你借我一塊錢，這個得不得我都還你。」范統道：「得啦吧，你怎麼老說這話，一塊錢的交情還沒有嗎？」楊勝仁道：「親是親，財是財，別看這一塊錢，下月就是兩萬，到時候我真得了兩萬，你說這錢怎麼辦，反而我到爲難了，這樣算清了呢，那麼我得了頭獎，白送你一萬，你得搭我一萬的情不是。」范統道：「這也到是，我想咱們這兩條都能得。這是幸錢，你說是幸錢不是？」楊勝仁道：「當然是幸錢，告訴你說，一月來這麼幾回，我看倒不錯。」范統道：「那我可受不了，雖然不算多疼，可是抹這麼一臉藥膏也不大好呀。」楊勝仁想着這個碴兒樂。范統道：「你樂什麼？」楊勝仁道：「我樂我的藝術成功了。」范統道：「怎麼？」楊勝仁道：「你看，當然我化裝得像，他們才打你的，要是不美的話，他們能這樣動心嗎？」說着，笑不可抑，又道：「你還得感激我，沒有我，你能白進這些錢嗎？」范統道：「咱們咖啡館去，我請你一杯咖啡去。」他們進了咖啡館喝了杯寇寇茶。然後又到了商場玩了玩，買了點心和彩票，一人一張，出來一同回到公寓。楊勝仁肚子已經滿上加滿，可是看着點心不吃又覺得怪委曲的。吃了兩塊，幾乎都溢出嗓喉來了，倒是范統的肚子消化力比楊勝仁強的多，他又吃了好幾塊，楊勝仁又把彩票拿出來，念了念號碼兒。說道：「我這張準得，你那張也得。」范統道：「你要得了頭獎，我就不能再得了。」楊勝仁道：「頭獎兩個，各得二萬元。」范統道：「是嗎？那敢則咱們一個人一個，可是怎麼那麼好兩個頭獎都叫咱們得了呢？」楊勝仁道：「那可不一定，咱們

有這命運就許都得。」兩個人又談了些話，楊勝仁覺得肚子直鬧得慌，方才喝了不少冷風，現在有點不合適，他道：「明天見，我回去了。明天咱們化裝照個像，留作紀念，你說好不好？」范統道：「好極啦。明天見。」楊勝仁道：「姑得拜，哈羅。」楊勝仁非得在這時候才想起來說外國話。他走出來急急忙忙往學校跑，肚子一陣作痛，彷彿要大便出來，他又不敢跑快了，跑快了蹲得肚子疼。進了校門直奔廁所，走在路上兩隻腿都直打蒜，總彷彿要拉出來似的，到了廁所嘍嗑拉了出來，才覺得無官一身輕，楊勝仁自己都樂了，像這樣蠢，還要裝女人，真「改」透了。女人是多麼秀氣呢。出了廁所，回到宿舍，想到自己今天化裝成功，十分得意，明天非照個相片不可，乳房還得想法改，茶盃太不合算，今天范統損失不少，茶壺茶盃都碎了。明天買兩個橡皮球擱在裏面，橡皮球還有彈性，軟乎乎的到像個乳房。他一邊想着一邊睡着了。第二天起來上課，大家都問他話劇怎麼樣了？楊勝仁道：「成啦。氣死雷雨。不讓日出。阿士比亞的作品，也不過如此。昨天爲了化裝，還惹了一場大禍。」大家問道：「怎麼？」楊勝仁遂把昨天的事說了一遍。說得大家全笑了。吳世飛道：「我說，把這些事情也編在劇本裏，多麼熱鬧呢？我去范統的父親。」范統道：「你別找便宜了。」楊勝仁道：「我說老吳，求你一點事兒成不成？」吳世飛道：「什麼事？」楊勝仁道：「給我們化裝照個像。」吳世飛道：「成成，這還有不成的嗎？下午，我把像匣子帶來，你們化裝，化好了裝在學校園裏照。」楊勝仁道：「在學校照，好極啦。我還得買兩個橡皮球去。」吳世飛道：「橡皮球幹麼？」楊勝仁道：「弄乳房呀。」吳世飛道：「網球就成。學校有網球，

借兩個來。」楊勝仁道：「對。」商量好了，到了下午，楊勝仁便在教室裏化裝起來，同學的便全跑來看，女生圍了一大羣，彷彿在看希希哈兒似的。大家說說笑笑，楊勝仁好不得意。大家給他出主意，說那一點該塗紅，那一點該抹白。你一句我一句，等到楊勝仁化裝完了，大家一看活像妖怪，大家都笑起來，跟着又全誇好。楊勝仁又穿上衣服，借來兩個網球，放在胸前，然後穿上高跟鞋，走了出來，大家都隨着看，楊勝仁還故意一扭一扭，招得女同學都掩着嘴樂，范統扛了冰鞋，吳世飛道：「你這冰刀子返光返得厲害，最好別扛着，跨着吧。」楊勝仁坐在椅子上，說先照一個求婚的姿式。叫范統跪在前面。大家看這兩個寶貝，真叫好玩。吳世飛開了匣子，便給他們照，一共照了幾張，也不知誰說了一句：「再照一個接吻的吧！」楊勝仁道：「照接吻的也不含忽。」吳世飛道：「我沒有片子了，有了工夫再照吧。」楊勝仁道：「今天不叫你白照，叫范統請你，我作陪。」他們又回到教室，這時趕上上堂鐘打了，先生走了來，楊勝仁現換衣服來不及，大家說：「你就這樣上着課，沒關係，這堂是國文老先生不認識咱們。他又近視眼，怕什麼。」楊勝仁果然真的化裝上課了，國文老先生是個近視眼，也看不出誰是誰來，不過他看着楊勝仁總有點眼生，二來他打扮得又與別人不同，有點刺眼，他道：「這位小姐是新生來的嗎？」楊勝仁用着女人的聲音說道：「Yes!」老先生沒有聽懂他的話，看他那樣子怪特別，別人說道：「先生，他不是中國人，由安南來的。」老先生也沒見過安南人是什麼樣，說道：「安南人上課是不摘帽子嗎？」學生道：「是的，女人是可以的。」老先生道：「你叫什麼？」楊勝仁可想不出來了，想了半

天才道：「我叫希多里諾夫。」老先生道：「倒像俄國人的名字。」大家全笑了。這一堂，馬馬虎虎的過去了，楊勝仁給他一個不言語，也就算了。老先生也不十分究竟，下了課是體育。這堂老先生晚下了十分鐘，下了國文便上體育，楊勝仁還是沒有換衣服的工夫，同學的把他一直牽到操場。體育是男女生分開來的。楊勝仁站在男生隊裏。體育先生一看，是男生隊裏跑出個女生，便叫道：「女生和女生站在一起。」男生一聽，便推楊勝仁，楊勝仁不肯過去。體育先生說：「你爲什麼站在男生隊裏，過到這邊來。」楊勝仁剛要過去，女生都喊了起來：「我們不要他，我們不要他。」體育先生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女生道：「他戴着帽子呢。」體育先生道：「你把帽子摘去，上體育那有戴帽子的呢？」楊勝仁道：「先生，我今天請假，不能上體育。」先生道：「爲什麼？」楊勝仁道：「有病。」先生一聽有病，只得叫他站在一旁，可巧這時候訓育主任走了來，楊勝仁一看，嚇得撒脚便跑，連體育先生都駭了一跳。訓育主任認識那件衣服，是自己太太的，太太怎麼會跑到這裏？又爲什麼見了自己又跑了他便追了下去，楊勝仁同訓育主任轉了影壁。同學的都無心上體育，也全跟着跑下來。楊勝仁跑到教室，大家也追到教室。楊勝仁急忙脫了衣服來換。可是訓育主任已經走了進來，他一見大怒，說：「這是愚弄師長，應當受處分的。」楊勝仁便辯白說是化裝表演話劇來着，被同學拉到操場。訓育主任一聽，也無法了，只得說道：「以後不準這樣胡鬧，你不知已到上課鐘點，爲什麼還化裝？」說着訓了他一頓，走去了。大家全笑起來，於是全不叫他洋聖人，而叫他希哥里諾夫了。這天是聖誕節。白天放了一天假，沒事的都跑到溜冰場溜冰，有

事的在忙着佈置遊藝會的會場。黎士方和汪晴瀾已經約定好了，這天要一塊兒玩。他們一清早見了面，便拿着冰鞋到北海去溜冰。天氣是很好，溜冰的人非常多，黎士方道：「啊，早晨的空氣是多麼好啊！假如每天早晨給我們這樣一個溜冰機會，那真是幸福極了。」汪晴瀾道：「你真是一個享受主義者。」黎士方道：「我真羨慕太古時候，那時的人民，無拘無束，什麼叫國家？什麼叫社會？完全不理會。每天只是在大自然裏過生活，沒有憂慮，沒有苦惱，不必去求知識，不必去謀職業。這是多麼快活呢？爲什麼文明進化了，反而把社會鬧成這個樣子，連戀愛都不自由。」汪晴瀾道：「那時的生活簡單，可以說都是爲了個人。現在要爲了給別人謀幸福，所以不得不追求知識了。」黎士方道：「爲大衆謀幸福，而大衆却更不幸福起來。」汪晴瀾道：「因爲社會組織複雜了，所以給大衆謀幸福的方法，也就越來越多，什麼主義都來了，什麼宗教都有了，什麼政治都施行了。可是我們看現在的人類，却越活越痛苦，可見現在所有的任何主義，任何宗教，任何政治都不是最好的方法。」黎士方道：「今天是我聽講了。」汪晴瀾笑了笑說道：「去年教你的，今年又忘了嗎？」黎士方道：「真怪呀，又一年了。去年你給我的印象，我是永遠不會忘的。」汪晴瀾道：「誰問你印象了？我問你溜冰的事。」黎士方道：「溜冰的事呀還得慢慢溫習，你再教教我。」汪晴瀾道：「來，我們拉着手兒溜一溜。」於是他們便拉着手兒溜起來。一直快溜到正午他們才上岸，這時人越發多了。擁擠不動，連換鞋的地方都沒有了，汪晴瀾在換鞋的時候，不知誰一擠，幾乎把他摔倒，手却按在冰鞋上。黎士方道：「人太多，沒辦法，我們還是快些走吧。」於是他們

走了出來，坐車到市場，進一家飯館子，在一個單間裏坐了，要了飯菜。他們仍舊談着。忽然汪晴瀾呀了一聲，黎士方道：「怎麼了？」汪晴瀾道：「這手的小指破了，大概是方才手扶在冰刀上一划，划傷了一點兒，當時沒理會，現在一暖，血液流出來了。」黎士方道：「買點藥去吧。」汪晴瀾道：「不要緊，僅僅一個小口兒，只要用布裹上它就成。」黎士方道：「我看看？」汪晴瀾便舉着手給他看，她那意思是不叫黎士方握着，但黎士方却一把握住了，他不即刻看傷痕，手撫弄着她的手，又低下頭去，吻她的手背。汪晴瀾道：「我看你真有點色情了，」黎士方慚然道：「我太愛你了！呀，我想起來了；我這裏有布帶，乾淨的，本來是爲擦鞋的，但是沒有用，扯開來給你裹上吧。」說着，掏出一塊白布，撕了一個窄條兒，說道：「我給你裹上。」說着，便握過她的手，給她裹那布，他只想多握一會兒，真有點不忍釋手了，所以他故意慢慢的裹。汪晴瀾道：「我自己裹吧，你作這麼一點事都不成。」說着，她只用了另一手，把那布條裹好，然後又極靈俐的結了一個結子，她還要再繫一個結子的時候，黎士方道：「這個結子我給你繫吧。」汪晴瀾把手又交給了他，他揪着布條的兩端道：「結一個活扣呢？結一個死扣兒呢？」汪晴瀾道：「死的好。」黎士方道：「是的，我也說死結子比活結子好。」說着慢慢的結了一死扣呢，又道：「底下這個結子是你結的，上面這個結子是我結的。這是我們的同心結。願我們的愛情，永遠像這個結子！」說着，把結子結好，又吻了一下，深深的吻了一下，她的手是那樣柔膩細潤，觸在他的唇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他陶醉了！汪晴瀾道：「你今天吃得好嗎？」黎士方道：「吃得很好。我

真高興。」汪晴瀾道：「我看你今天吃得很少似的。」黎士方道：「今天我還算吃得多吃呢。」說着，掏出紙烟來。汪晴瀾道：「你吃烟嗎？」黎士方道：「我有時候吸一支的，但是我不吸也成。現在有時候，在問題解不開的時候，一個人靜坐着，吸一支烟，倒是可以增加一點興味，另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幻境，腦子裏一活動，問題也許就解開了。」汪晴瀾道：「給我一支！」黎士方道：「你爲什麼要吸呢？」汪晴瀾道：「我也慢慢領略那種滋味。我有時也一個人靜想，可是什麼也想不出來，反而苦惱。有紙烟幫助我，我一定可以悠然得一種朦朧的愉快。」黎士方道：「那麼我把我這支末吸的給你吧！最好在你吸着的一端，用墨筆寫上黎士方三個字，然後再含在唇上。」汪晴瀾笑道：「你倒比我想得週到。我們上那兒去呢？」黎士方道：「看電影去。」汪晴瀾道：「時間還早。」黎士方道：「我們先在街上散步。」汪晴瀾點頭道：「好吧！」他們出了飯館子，仍在街上走着，黎士方道：「快放寒假了，我們大約定一下，寒假裏老在那兒相見。」汪晴瀾道：「不，寒假裏我們不能在一塊兒。像今天這樣，已經是很過了。」黎士方道：「你爲什麼總是這樣冷，難道你一點不覺得我們在一塊時候的快樂嗎？」汪晴瀾道：「我知道，我也願意成天在一起，可是你得知道我的環境。」黎士方道：「一來就環境，兩來就環境，究竟什麼環境，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的寂寞的心情，你也永遠不會知道。」汪晴瀾道：「女人如果得着一點安慰或甜蜜，她能夠想許久，夠許多日子的回味。男人就不然了，得了一點還想多得一點，永遠不滿足，永遠無厭。」黎士方道：「這是男人比女人熱情的緣故。」汪晴瀾道：「不要揀好聽的說了。」我們

一直走到電影院，時間還早些，他們買了票，坐在裏面又談起來。黎士方道：「明天元旦節，我們上那兒玩去？」汪晴瀾道：「今天玩了一天，明天還玩嗎？」黎士方道：「快放寒假我們爲什麼不乘着這幾天先玩玩呢？」汪晴瀾道：「這些日子越玩得快活，到了寒假越寂寞了。所以我們不如這幾天先冷着點兒，到寒假也就不嫌冷清了。黎士方道：「不，我甯肯寒假裏寂寞得死，而這時候却不能不享受熱愛的快活。我是這樣的積極主義。」汪晴瀾笑道：「什麼時候又積極；什麼時候又消極，你的人生觀，須沒有一定了。」黎士方道：「在你愛我的時候，我就積極；不愛我的時候，我就消極。」汪晴瀾道：「我問你，假如你失戀的時候，你怎麼樣？」黎士方道：「你幹麼問這個？」汪晴瀾道：「問着好玩我們反正也是談天兒。」黎士方道：「你猜？」汪晴瀾道：「你再愛一個去。」黎士方道：「胡說。」汪晴瀾道：「我若是失戀的時候，我就再愛一個人去。我決不自殺，我也不當和尚。」黎士方道：「你永遠沒有失戀，驕傲永遠是屬於你的。」汪晴瀾道：「是嗎？」黎士方道：「是的，我問你，你真的愛我嗎？」汪晴瀾道：「你問這個幹麼？」黎士方道：「問着好玩，反正也是談天。」汪晴瀾道：「我還不知道呢。」黎士方道：「你瞧，說着說着又說笑話了。」汪晴瀾道：「不是你說的反正也是談天嗎？」黎士方笑道：「我真愛你，你是這樣聰明而美麗。」汪晴瀾道：「小一點聲，人家都要聽見了。」他們說了一會兒，電影便開演了。他們便止住話頭兒，看着電影兒，等到電影散場，他們又到西餐館吃西餐，吃完飯之後，回到學校。這時已經燈光遍校，人聲噪雜，有的出來，有的進去。那大禮堂更顯得擁擠熱鬧，雖然還沒有開幕，可是會場裏已經滿坑滿谷，楊勝仁帶着一個紅綢條兒，出來進去。表示他是演員，回頭還是他的話



劇。話劇之後，還有兩齣舊劇。來賓非常之多，憑票入場，概不收費。學校印得票很多，每人三張。本來那個大禮堂，也就能容全校同學。現在要裝三倍的人，怎不擠呢？別看戲不好，可是不要錢就有人看。所以還沒開會，台底下便大人喊小孩子哭的亂嚷嚷一片，黎士方和汪晴瀾 好容易找了兩個座位坐了。一會兒，搖鈴開會，大家略爲鎮靜一些，一開幕，便是主席致開會詞，主席真能說，說上沒完了。台底下的本來是爲看戲，搖鈴開幕，以爲是戲上場了，所以暫時安靜會兒，可是跟着一聽是演說，台底下又亂起來。孩子直哭，要回家。本來小孩子每天到晚上就困，這時候就該睡覺了，但大人爲聽戲，不得不叫孩子醒着。孩子如何熬得了這種精神，直叫：「媽走！媽走。」媽媽說：「你瞧，開戲啦，那個人出來了。」小孩子一聽開戲，便伸起頭來，往台上看，看了半天，見那人也沒有動彈，不禁說道：「媽，走！」於是台底下，亂起來，台上講的是什麼，越發聽不見了。好容易把那人耗了下去，遊藝開幕了，先是音樂，廣東音樂 大家有愛聽的，可是究竟帶響兒比那講演強，音樂下去，又是西樂，有的更不愛聽，鬧得一團亂，等到魔術上場，還有個意思了，雖然變得那麼笨手笨脚，可是究竟是戲法兒。戲法兒下去是跳舞，跳舞來勁了，人人都振起精神來，尤其是男賓，鼓掌不絕。他們並不是懂得舞術，乃是對跳舞的小姐起哄，起哄最容易長精神，於是小孩子也樂了。到楊勝仁和范統表演求婚這幕怪劇，楊勝仁早已化裝好了，在後台坐着，有時候穿着高跟鞋來回的扭。黎士方看着遊藝，不感興趣，他道：「還不如在外邊談天好。」汪晴瀾道：「走，我也覺得沒意思。」於是他們兩個人走了出來。會場裏的人非常多，又全注意台上，所以他們兩個人出來，就沒有人理會，要知二人來到何處與怪劇的表演請看下章：



24  
with

24

24

~~scribbled text~~

scribbled text